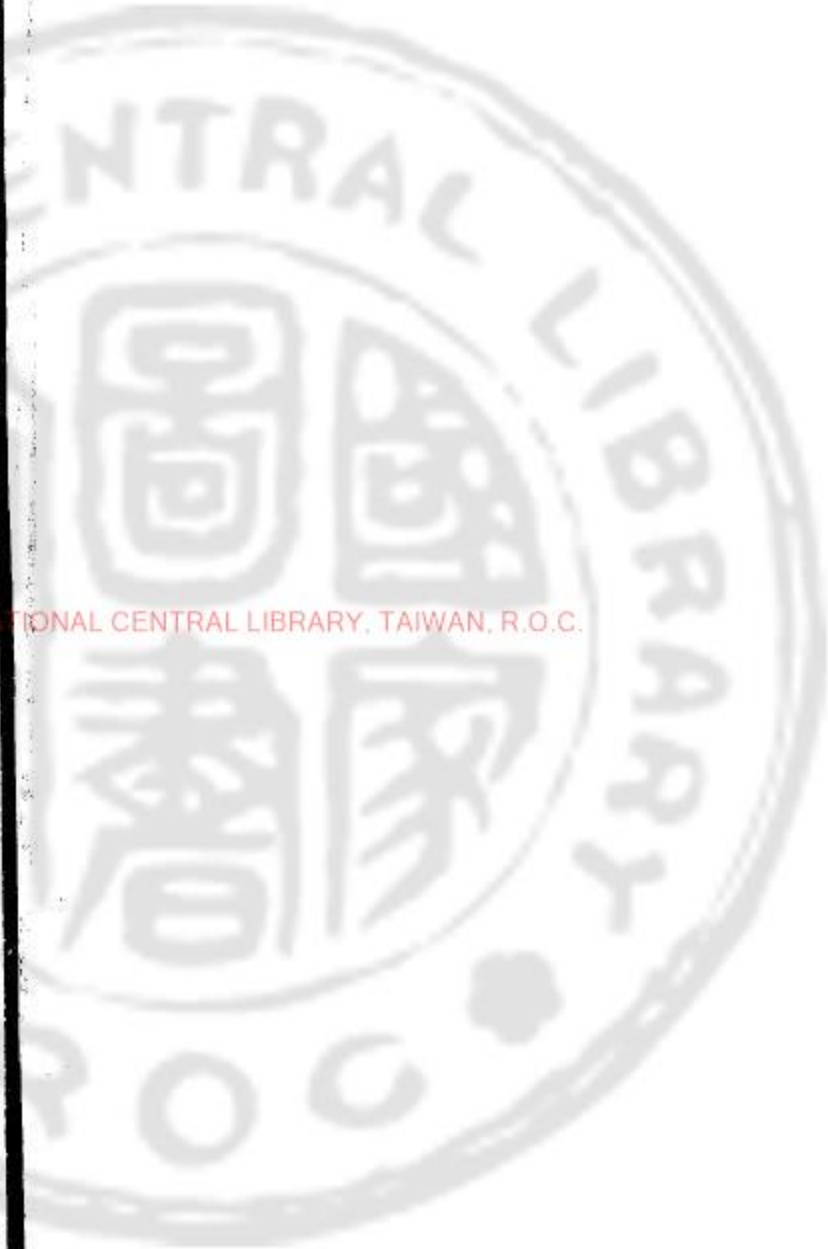


全集序

文成夫子曰顏子歿而聖人之
學亡何亡乎蓋在聖門以顏子
者好學今也則亡況以後之人
乎噫非果學不好抑亦好非學
也迨文成出而良知一脉直接

馬一浮藏書

家藏書



性善之宗豈非顏子再世而天
實未亡聖學耶心齋先生其當
門子也先生未及門時深思力
踐已透入性命之奧故遇而傳
傳而遇文成之學多有所發明
而鄒錢王歐諸公又多藉所提

子而江先生師淵源所自不

大小子履神交不翅面命私淑
殊甚雨化于是登先生之堂躬
承樂學之宗而不建維揚十州
縣之會俊又鬱起非徼福先生
之靈有是于惟先生好悟類顏

精脩類會勁挺類子輿氏而勤
儼造士隱隱尼山父不厭倦之
緒其載在鄒子真儒編劉子學
案周子聖宗統者言言學人著
祭矣茲語錄者何重修之爲嗚
丁傳海錯者不在其多望枵腹
有惟恐其少耿司馬表章

歟先生性真不侈文字而隨
指點散在士林識大識小舊籍
未之悉也諸孫氏之垣等旁搜
而增益之稍稍成先生全書世
興道也道興世其有量乎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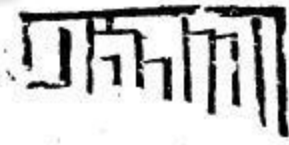
子既為孚先矣

萬曆疆圉協洽歲林鍾之二元

安私淑弟子陳履祥拜手書

都仁會上

序畢



王先生全集序

序文。附從祀孔廟疏代巡憲票

馬疏

計二道。首列守庵公像行畧

遺像

附贊

危坐小影

附贊

冠服蒲輪等製圖

安豐塲圖

心齋故宅圖

附發刊紀事

心齋墓圖

附考

東淘精舍舊圖

附始末事狀

重脩精舍祠圖

附報德齋考朋來館紀。報德齋視文朋來館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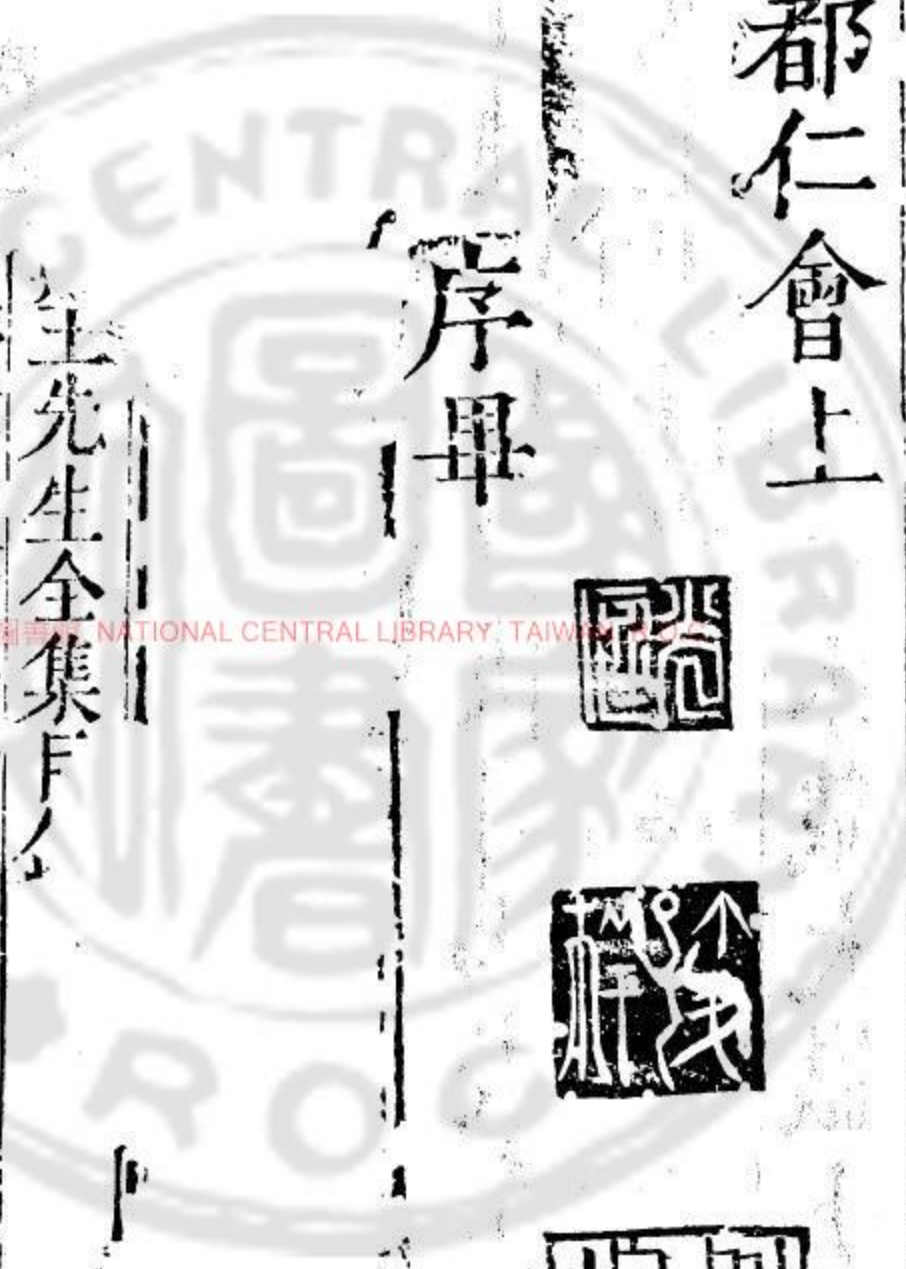
泰州圖

吳陵崇儒祠舊圖

有引

重脩崇儒祠圖

附報德齋考朋來館議



祭器圖

謀梓遺集尺牘

初刻譜錄姓氏

附子孫八人

卷之二

年譜

附出處事蹟

門人私謚

門人子孫誄詞

世系源流截畧

圖考

門人董後序

卷之三

評二十七段

安定書院別言

叩誓保身論

勉仁方示諸生

天理良知說

答諸院諸

卷之四

張跋

蔡刻曹跋

蔡刻管跋

吳跋

尺牘密證

計二十札

與俞純夫

答徐子直

其一

再答子直

其二

答林子仁

其一

再答子仁

其二

再答子仁 其三

答朱惟實

答宗尚恩 其一

再答尚恩 其二

與薛中離

答鄒東廓

答太守任公

答朱思齋明府

答侍御張蘆岡

答節推徐鳳岡

答劉鹿泉

答劉子中

與南都諸友

答王龍谿

戶大尹黎洛溪

與徐子直 其一

字直 其二

樂學歌

又孝翁箴

樂學歌

大成學歌

寄羅念庵

鯀鯀賦

詩一絕

詩附

共計二十三首

初謁文成公

詩二首

和萬鹿園

五言古風

示學者

五言絕句

又示學者

七言絕句

答先師問良知

七言絕句

天下江山一覽

七言絕句

其一

詠天

其二

詠下

其三

詠江

其四

詠山

其五

詠一

其六

詠覽

題淳朴卷

五言絕句

贈友人 五言絕

送胡尚賓歸省 五言

次先師除夕韻 七言律詩 勉友人處困 七言律詩

次答友人 七言律詩 再次答友人 七言律詩

和王尋樂韻 七言律詩 勉學者 七言絕句

寄東廊先生 七言絕句 送友人 七言律詩

答問補遺 計二十一段 尺牘補遺 計八札

與薛中離 與歐南野 附歐札

與林子仁 其一 再與子仁 其二

與諸山 一書

均分草蕩議 方寸三言八

卷之五

譜餘 諸當道作 知府失公祭文

知縣黎公祭文 知縣陶公李公祭文

祭酒鄒公 祭酒鄒公 等祭文 尚書歐陽公祭文

給事中黃公祭文 給事中戚公 等十人 祭文

副使王公祭文 贊善羅公祭文

郎中劉公 會憲曾公 等祭文 瑞昌王祭文

編脩趙公墓銘

鹽臺胡公府志

督學馮公定祀典

督學胡公祀鄉賢

督學胡公扁額

鹽臺張公入鹽法志

撫臺李公脩墓

督學耿公特祀祭文

撫臺毛公扁額

督學耿公祭文

太常卿郭公碑記

並祀安定祠祭文

門人宗部等祭文

別傳附譜餘

從祀孔廟奏疏

刺卷之一

祀典

附儀注物類彙考

祭田

附帖文

文移

附帖文

馮公正學考

憲副馮公薦辟考
請謚疏

又從祀孔廟奏疏

詩

門弟子姓氏

門弟子配享列傳

私淑門弟子姓氏

卷之六

宗孫小引

續譜餘諸當道作典事蹟

憲副程公特祀

祭文

知州蕭公對聯

撫臺王公吳公交置祭田

大學士李公碑記

都憲凌公碑記

諭德韓公等

請從祀孔廟

鹽臺陳公扁額

知州譚公扁額

運判周公

脩精舍祠

撫臺周公扁額

知州游公扁額

禮部陳公祭文

學訓李公祭文

李公真容贊

尚書耿公傳文

侍郎曾公祭文

扁額

刑部郎中陸公

祭文

陸公樂學跋

學訓彭公祭文

學正王公祭文

兵憲曲公祭文

海陵門人唐子祭文

海陵劉公對聯

節推曹公祭文

知州張公祭文

吉水鄒公贊語

知府楊公等肖像

節推徐公府志

徐公肖像祭文

學訓寇公等祭文

度吉士王公館課

傳文

少叅周公對聯

新安陳子祭文

按臺黃公扁額

兵憲張公扁額

操江耿公修祠

文移

操江丁公繼脩

祠宇

督學楊公扁額

新安陳子對聯

明來館

海陵顧子對聯

稜陵焦公扁額

華陽尹公修祠

文移

鹽臺彭公致祭

扁額

運判郭公脩祠

彭公重脩精舍祠

宗孫元鼎對聯

學訓郝公扁額

清江陳子祭文

補遺

海陵吳子對聯

賈葉二場宰祭文

補遺

於趙李公奠文

補遺

塑像祭文

補遺

仲男王襍等祭文

補遺

兵憲熊公

並祀維揚書院

府同蔣公

協刻全集事宜

目錄終





重刊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一

全梓

校政

海陵 四代孫王元鼎 全校

五代孫王 校政補遺

首錄

王 煇

薦疏

六代孫王

翻刻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一 薦疏

一

右副都御史臣劉節謹

題爲

開讀事據泰州申准知州任洧關訪得本州儒士王良學問淵源孝友純篤淮揚南北鮮見其儔不以科舉文字做出身楷梯每以聖賢義理爲入道門戶杜門養素絕迹城闈淡然無仕進之心確乎有尚友之志縉紳傾仰遐邇聞名且狀貌魁梧春秋盛壯慮其所蘊大川有餘誠滄海之遺珠一世

之高士也輿論攸歸理合薦舉關州轉達等因備申到臣除批仰揚州府再行查勘是實照例起送外臣竊惟人才難得自古爲然我

朝立法求賢網羅才俊百六十年于茲濟濟在位可謂盛矣仰惟我

皇上孜孜圖治寤寐英豪旣開三途竝用之例以旁求一時之人才尤恐薦辟有遺次錄未盡故又

特從大臣之請再舉懷才抱德經明行脩不干
名利伏居巖穴者悉令有司薦舉臣等撫
按官覈實送部考驗奏

請量才擢用此立賢無方誠近代所無之
盛典也士生斯世何其欣幸雖隱居草莽稍知
脩厲者孰不彈冠相慶以委質爲臣效忠
圖報哉但三代以下人鮮全才取其長或
棄其短責其實不徇其名則人皆可用而
野無遺賢矣今據秦州儒士王艮田野布

衣不求聞達講學厲行篤志前脩庶幾海
濱之善士

聖化之逸民也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朱
孔陽議照前因相應舉薦欲候該府覆實
至日具

奏恐違期限除再催督揚州府將王艮查勘
如果學行可取素重鄉評徑自起送赴部
聽候今將前項緣由依限先行

奏報如蒙

皇上開薦辟之途

廣求賢之路乞

勅該部候起送至日考其德行而不責以文藝
量才度能奏

請擢用則天下之士聞風興起者愈衆而世道
復古大有進益矣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

開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令人

親齎謹

題請

旨 嘉靖八年十二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吳悌謹

題爲舉逸民以昭

聖治事歷觀古神聖之君凡制禮作樂以開一
代文明之治者莫不急登賢之舉勤旌車
之招蒐攬巖穴羅而致之示天下以不遺
遺之意而後体烈盛美輝耀天地雖深山
窮谷海隅絕漠之濱猶知與奮故曰舉逸

民天下歸心焉伏惟我

皇上撫運中興

躬致恭道天下豪傑之士彬彬嚮用于斯爲盛
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是之謂
矣臣又聞之九二曰不遐遺言泰之時賢
人衆多其有退脩靜養伏在僻陋者不可
以遐而遺之也夫衆賢方彙征而尤慮其
遐之遺焉茲非聖人保泰之心不自消者
歟稽諸古隆盛之時罔不率由斯道暨宋

司馬光呂公著輔政當國首薦河南處士
者其亦有見於此矣矧惟我

皇上聖性夙成道存敬一臨御之初

親發德音以示天下固將與斯民胥入於道者

而謂四海之廣獨無伊人可與朱之邵雍

程頤暨

先朝吳與弼陳獻章輩後先相望以繫

當宁不遐遺之思則是厚誣天下之無人而

皇上立教之心亦孤矣臣實惑焉臣始嘗聞人

言東海之濱泰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
其選者然尚竊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
士驚虛聲以欺世者亦時有之故惟藏之
中心久矣臣近因奉

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于衆庶聞其蚤歲僅受
讀孝經論語亦不甚解蓋本非業儒者比
及三十時一日偶有感於事親之際忍覺
此心之開明於前時所讀書若或啓之者
遂從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全

乃始論交于天下之士證疑於孔氏之書
久之而所得日以邃焉其孝友忠信孚於
鄉黨宗族臧否共歎其隨人開導務盡其
材四方之欲問業辨惑者群至其門其好
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其名實果亦符
應然後就而訪之見其人襟懷灑落儀度
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雖頃因執喪哀
毀氣體稍弱而議論疊疊曲中人心精誠
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于自得不

落於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長
不踐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
其工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
深就其所至其殆庶幾乎若玉之琢不復
為璞若金之鍊不復為鑛視世之拘儒曲
士斷非所可擬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爾
章之流也斯可謂

聖世逸民矣臣獲之實竊慶喜乃歎

聖人闡道以先天下天下必有應焉者殆不其

然也茲當竣事之期敢以上獻伏望

皇上安保泰之道

軫不遐遺之思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言非謬查照

允朝典故將良致之

闕下惟所

簡用之於治道風教必有裨補臣叨承

命使與有觀風之責山林隱逸分宜薦揚抑聞

之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臣之所知莫先於此固將舉之以爲天下
兆也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舉逸民以昭

聖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

親齋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

從祀孔廟疏

右春坊右諭德韓世能一本議從祀以崇

聖道事據禮部手本開稱該御史詹景昂講奏

前事請以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

孔廟該本部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

公品騫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該科道諸臣

先後具題吳與弼胡居仁蔡清陳真晟羅倫

等懋黃仲昭鄒守益王艮等俱宜從祀臣等

竊以存獻納何敢言及之而不言乎

臣聞自古帝王中天地而主神人必秩祀典

以明教化蓋典禮秩而教化明然後天地位而神人悅此不易之道也人之言曰孔子之道在萬世宜孔子之祀世萬世從祀隆禮談何容易臣以孔子之所以萬世祀者以道存也而孔子之道所以萬世存者以代有人之羽翼也往昔皆然何況

聖代然則惟其能羽翼孔子之道則當從祀孔子之廟無容議矣所以議者顧所羽翼之人何如耳臣聞之師曰議聖人之道易身聖

人之道寔爲難匪身聖人之道難而心聖人之心乃能身聖人之道是爲難耳是說也非所貴之漢唐以來訓詁諸儒獨宋濂洛諸君子蓋庶幾焉由今而後考其人品究其心術粹乎聖人之徒真無愧於羽翼使有宋及明得接統於鄒魯諸君子身道之力也自宋而下蓋寥寥矣幸我

明興開國斯道重光我

祖宗列聖親率表章於上而治化之美又以甄

陶長育於下故其人才在永樂天順間則有
河津薛瑄南海陳獻章餘姚王守仁此三臣者皆能卓
然振拔於詞章成化嘉靖間身任乎聖道之
傳雖其所造就遇合不必皆同而要之契悟
不詭於聖真操行無媿於先哲訓迪有功於
來學或爲之前而先倡或爲之後而益大誠
如諸臣所疏其爲孔門之羽翼並無可議乃
薛誼旣得從祀而守仁獻章之祀迄今未定
所以言官因海內人心久鬱之望而請之不

置也語曰禮樂待時而興衆言必折諸聖今
日之謂矣臣請得竟其議考之記曰有道有
德者生長教焉沒則以爲祭於鼓宗宗者學
宮也二臣所謂有道有德者非也一宜祀祭
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
二臣之師世範俗皆曰法戢亂定難皆曰勞
二臣有焉二宜祀昔我

世宗皇帝於孔廟特進陸九淵而黜馬融二臣
之心學不媿九淵者也三宜祀三人占則從

卷之一
二人之言今之言者久而益多非二臣懿美素孚何以得此當輿論以慰人心四宜祀昔者文武造周壽考作人鎬京辟雍垂祚八自知所先也

陛下臨御於茲十有二年矣講學親賢

聖德不可殫述而獨盛典曠焉未舉人心望一不宜緩近世學術不明士心險頗饕餮功利勇近浮華悖道者衆有司議殿賢祠撤講學舍以消阻抑向學者之志今崇祀一舉

使天下人心曉然知

聖德所嚮以鼓舞而更新二不宜緩

世廟時議祀薛瑄止擇於一二臣之言遂令公論不申而終正於

莊皇帝之獨斷今獻章守仁之議也已十七年其人品已覈而愈真公論已久而愈定更復何待三不宜緩大化之運也陽一陰二聖人之治也扶陽抑陰重道盛節崇儒美事皆陽道也寧過而扶之毋過而抑之四不宜緩耳

目所觀記

聖朝理學之臣不止于楊濂所錄言官所舉如吳與弼胡居仁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鄒守益王艮輩聖澤所濡賢哲嗣起超越前代真表表爲後學師赫赫爲國朝重大者矣

陛下誠進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俎豆之末斯文正色其餘諸臣或先議祀於其鄉或稍俟論定而後進則教化行人心淑 聖治光盛

美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

巡按朱公孔賜憲牌

嘉靖八年

竊惟聖賢中正之道存於人倫日用之間本諸身心見諸事業光明通達平易和樂卑鄙則流於污隱怪則失之異三代旣往淳風漸澆惟人心之千古俯塵莽之就空吁聖愚同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盡無人以絕將來之望也山林田野夫豈無格物窮理講學明道修身治行爲

振古之人豪者乎間一有之同類者議其矯俗
當道者議其好名豪俠者嫌其迂鄙俗者忌其
矜必欲同流合汚苟隨於世盡沒其平生與常
人無異而後已至有詞翰微長科名顯耀者則
衆相標榜以爲間世麟鳳不思詞翰罔切於身
心舉業何關於理性何怪乎道脉之微而世俗
之僞日益甚耶據該府所舉儒士名王良者修
身篤行好古敏求孝弟著於鄉邦道德聞於遐
邇觀此則潛究聖賢篤厚倫理匪獨一世之士
尚餘有用之才與本院所訪無異除按臨親詣
拜訪及會同巡撫另行外仰府行州卽查本院
無碍紙銀量支備買羊一牽果四盤米一石酒
一罇書本院姓名禮帖令州官親送及門用表
菲意取回票入遞先行繳報

号庵先生像

於維我考儼可得而見神不可得而傳考
軀之修兮遜周文聖之七寸考年之末兮
爲周武聖之壽元考德之隱以紳兮非語
言之所可悉考志之倚以垂兮端埃乎述
之者之爲可法爲可傳



心齋先生全集

仲男良百印贊

卷之二 一 号庵公像

十四

一百七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箬笠子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祖視其孫

余于先生令子

指心齋先生

聞孫

指東厓先生

及玄孫

出篋中遺像贊而識先生又知心齋先生非

阿私阿翁以欺我者也猶歎先生家泰州遂

家世泰州以比于公卿大夫之世祿其門者

榮辱失得真星淵哉余僭竊孟夫子之語而

爲之辭曰聞泰州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

余以豐城熊思誠先生招過海陵譚學調先忠武營壘祀處及謁心齋先生于普院先

生四世孫元鼎出遺像贊相示曰此余先曾爲之而未及書之留以待先生之筆也元鼎復不棄問道于肯不辭其請而遂漫紀之時萬歷壬子中秋旣望日也

構李後學岳元聲識

突然天造粹然自存淮南發始道學啓源壽

幾百歲德澤綿綿不先有開誰裕後昆烏虜

若人小子有言

歷陽後學郝繼可贊

心齋先生遺像

心齋先生全集

像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心齋先生像贊

於乎惟先生之容儼兮其若客惟先生之心
坦然其無不獲蓋先生之言曰匪學胡樂匪
樂胡學然則先生之學固其所以爲樂而先
生之樂又其所以爲學而其無不學無不樂
者固先生之所爲躬行心得而後人之先覺
也耶

永春後學李開藻撰

糟備道

元化不息主持者人若續若斷以通以湮

昔有宋元公崛起不有伯淳誰承承其云胡
數傳而墮支離惟我文成開斯世迷先生事
興海濱獨請取證姚江貞符允契我拜公像
昂昂繼開千古教澤無疆於千萬祀云
胡可忘

上元後學李登頓首拜書

知縣

浩浩之氣巖巖之風其容肅肅其度雍雍樂
學居仁格物知止天挺人豪心齋夫子

淮陰後學馮世明贊

諸生

身未六旬道通萬世掌握乾坤包羅天地仁
以勉仁學以樂學允矣師模啓我後覺

海陵私淑門人唐 珊贊 布衣

先生有真體不在耳目與口鼻身以備三才
貌以偕四序有手兮掌握天地有足兮東西
南北是固非口舌之所能形亦豈畫工之所
可恣我儀思之渾然太極

楚房郡後學李香撰 訓道

浮海一嘆哲人挺生匹夫有志泰山貞珉師
門致知行為力行卽修爲悟力行近仁高風
百世是欽是承

新隄私淑門人陳履祥贊 貢士

形忝而安色溫而厲歌著大成箴昭孝翁九
弄乾坤道通天地孔孟同心垂憲萬世

清江私淑門人陳魁類撰 布衣

誰不有形色先生天性是誰不有天性先生
形色是格物格此物修身脩此身東海一托
跡姚江傳至真仰瞻何所似太極自渾淪

宛陵後學注有源撰

集

粵維夫子人相厥真僊丰道氣玉骨金筋子
曰否否惟聖統天文成嘆曰鐵漢鐵漢從今
觀之果然果然天何言哉小子述焉

歷陽私淑門人郝繼可撰

訓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危坐小影

心齋先生全集



危坐小影

十一

小影贊

超凡入聖之資龍馬海鶴之性薦實剛明之
行經綸闔闢之才

豫章鄒守益題 祭酒

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

豫章吳 悌題 刑部侍郎

剛毅之資淵泉之學道足以謀王不求其祿
德足以輔世不求其名勉仁之教尤惓惓于
後學良知之學獨得其真傳

雙橋朱懷幹題 揚州知府

右危坐小影者乃先生四十時遊學江浙諸
同志繪以贈者也端巖蒼古鬚眉酷肖笥藏
七十餘年兔芒直射沒世雖云陳編實乃神
寓遂授剞劂用廣後生敬與鄒吳朱公並垂
不朽

冠服蒲輪等製圖

五常冠 明道巾 深衣製 紳絰製

手板笏 方履製 蒲輪製

發軔紀事

發軔者紀先生之始生也故宅者始生之遺址也是遺址也偏東洵東北隅彈丸之地也西至街東至海河計四畝許南至一倉巷北至本場街盡直計八畝許乃始祖伯壽公自姑蘇始遷占籍之遺址也坂堤峻危雄峙洵為作室堂表先生之崛起也右為省退處左宅後築斗室環海河中皆寗學宴息處也前後若干楹後正學大明南遷精舍書院去故宅二里許號堯九世而下氣運偶寒中葉蕭條故宅民居悉皆板蕩曾去幾何今為丘墟過留城者盡與九原之思而為先生之嫡派者不覺替然矣是烏可不紹正學關發軔之其繩武新故室之業端在後八尚勉旃哉一端在後人勦旃勿替故宅左掖舊有古榴樹一樹間先世某待戍邊城去一十八載榴花

盡息後大赦歸其花復開至今老幹古枝脩然仍昔人皆異其不偶也因併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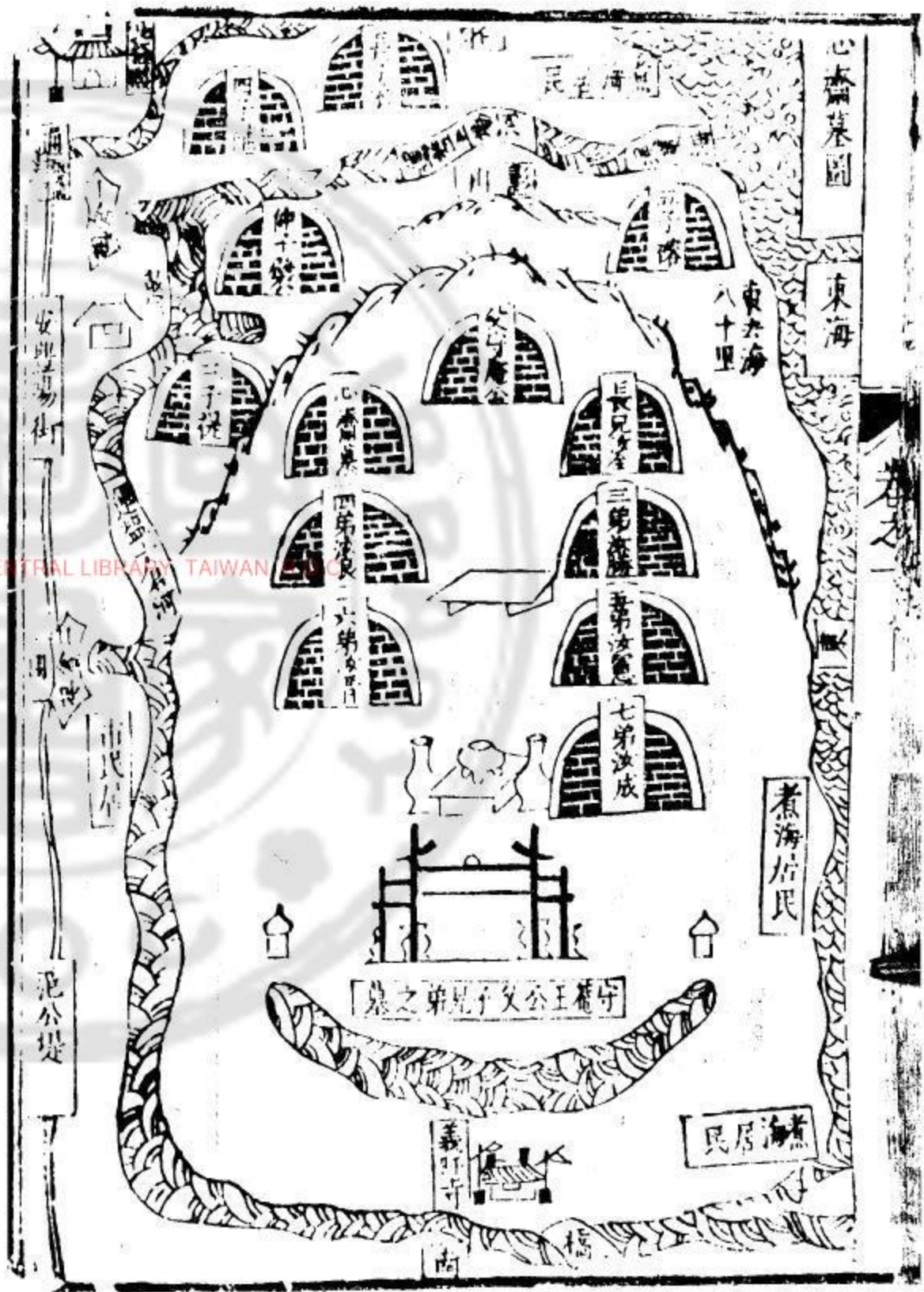
議建故宅遺址碑亭

碑式

高六尺五寸
廣二尺八寸



明大儒心齋王先生講學故址



王氏佳城說

嘗聞佳城之設所以愛先靈非為裕後計也
 心齋王先生之見及此乃擇范公堤之東空
 地一畝計三十畝平原廣闊無衝突無缺隔
 運鹽海河遠於北義町東寺峙於南煮海居
 民列於東本場街市列於西沙水護衛形勝
 抱絡名哉天造地設以待德福兼隆者乎卜
 焉既城乃扶守庵公厝於中先生兄弟七人
 依長幼東西對列後築上山二層巖聚風氣
 前建石坊一座雄壯觀瞻先達波石徐公題
 其坊曰守庵王公父子兄弟之墓體先生骨
 肉一堂之意也先生五子咸厝斯城之西北
 承歡膝下依然在目海上之幽宅孰踰於此
 愚素慕之親謁瞻拜徘徊跳望竊為之說曰
 先生佳城盛矣繼其後者祭掃封塋尚揚然
 思幡然悟求以培墓之根本增墓之光榮乎

廟堂始末事狀

先師家安豐場嘉靖丁酉延鹽察院覺山公按場謂先師門人四集而無會所欲為書院固辭之先師舊有園一所堂三間門林東城出銀十兩倡門下諸友量出有差事恢益覺山公聞之發助無碍官銀九兩增蓋講堂三間東西掖房各五間堂前門門對有池池上有橋齡折橋而東以門恒以竹木環以周垣題曰東洵精舍者矣豐之別名也庚子先師疾終時家胡宗師挾揚巡鹽門人請祠祀先師公即精舍改作祠堂第安豐去州治百二十里司既為道遠所隔而場官又非主祭之人命于孫門人春秋致祭去年丙午午山宗師別欲作祠於州以明祀典尋以榮宗師本州劉知州中議用銀四十兩買給本州劉知州中議用銀四十兩買

有司或教官一員在至其

明宗師復有再建州祠之命尚未及成然安豐固先師根本之鄉朋友聚學之地前後諸公作興盛典與乏表揚而先師學術之正脈之真亦必有待名言然後可以示來學垂不朽也嘉靖丁未春門人王棟戴邦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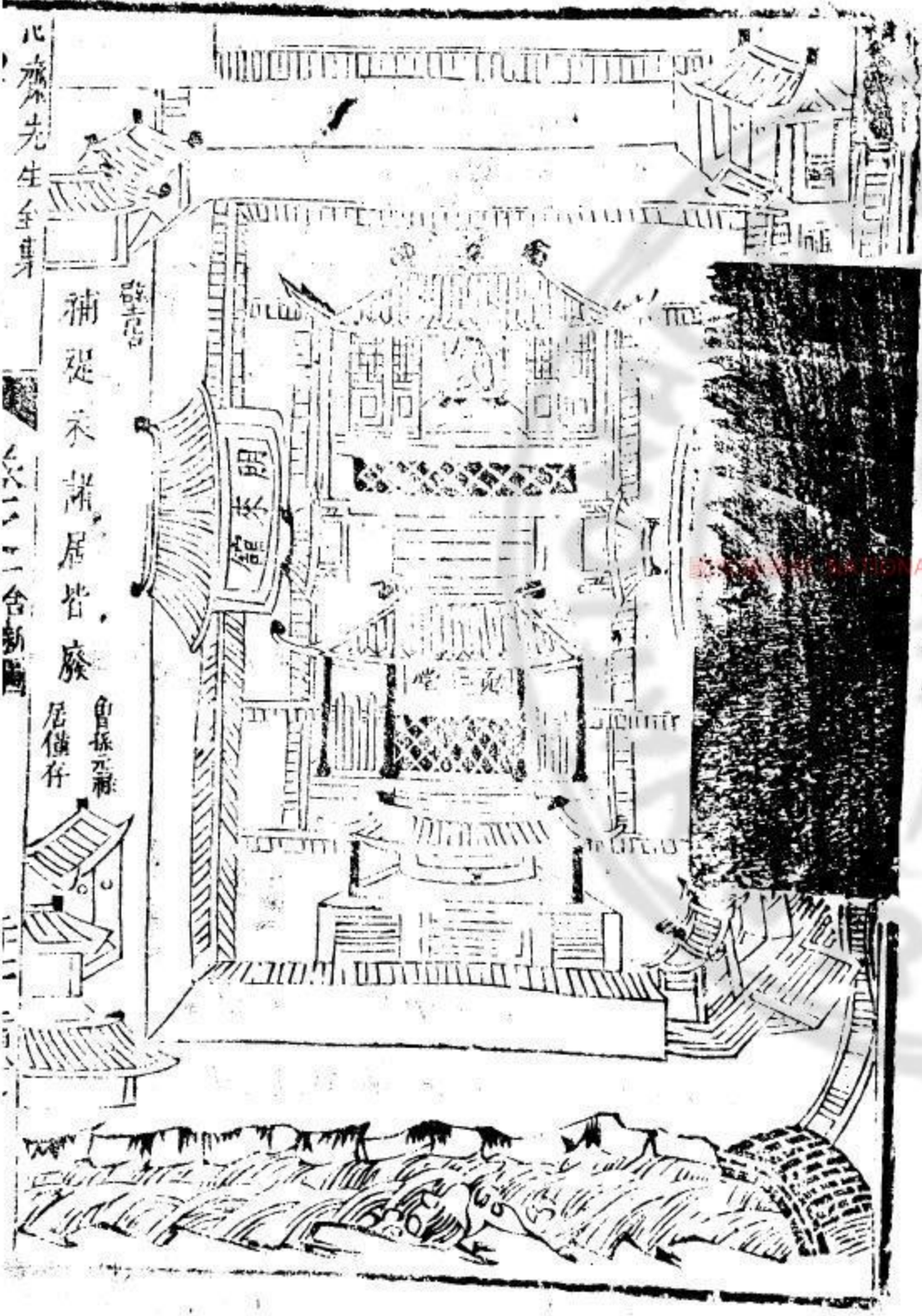
東洵精舍小引

兩淮泰州安豐場別號東洵吾先子桑梓在焉去泰百有餘里

武廟改元先子偕明此學勸文成公而師之信從者眾鹽法洪公構書院三楹居四方來學之士編云東洵精舍先子逝後督學胡公改書院為精舍祠置祭田春秋特祀

今上笑未分司蔡公毓吾先子像于祠中其左右配享則後周公海門氏之特典也續置園田八畝供配享祀事給券末云如有豪強侵奪執此呈理若子孫擅自賣廢追奪還官噫嘻深哉周公給券之意乎豈徒令土豪

心簡也守是祠者尚思祖宗倡學之心當道
 作興之意奮然振拔卓然植立期為孔之俛
 曾之西庶無忝爾祖而上人嘉惠後學者永
 垂不朽矣垣不肖何足為家人法第蚤夜以
 思有深憂亦有深懼敬陳圖末以致相勉之
 意云萬曆丙午冬三世宗孫王之垣謹識
 以上精舍舊址吾先太父東塋于居環于西
 東隅東里東日三叔祖環居西北今僅存東
 厓祖居而餘皆丘墟矣天復之舉不無望于
 後人云萬曆辛亥冬曰代宗孫王元鼎識于
 三水纂譜宗舍



此廟先生全書

補從承諸居皆廢

會孫元祿居僅存

卷之二舍新圖

合圖辨舊辯

四代宗孫王元鼎曰東海有精舍吾先子輩
學之書院在焉王戴二公為之狀先大人為
之引愚小子復析其圖者示辨也舊改舍為
祠者仍講學之故址無可私臆于其間者也
未幾傾圮日久墻垣悉廢兩廂拔房倒塌不
堪而寢失其故吾夫賴鹽法使者彭公端
吾親臨修整前撤三門建勉仁室撤舊掖
房為報德齋朋來館若于楹乃先泰州而為
之者也初易之衆如滋議迫樂成而後煥然
聿新夫亦何為之考與紀于末

報德齋考
設是齋之旨陳同歸為之說于吳陵矣而愚
小子復申之者何蓋場祠誠光于桑梓所在
發軔所遺也其久而彌光者賴諸當道作興
之盛德德繼繩勿替也奈之何不趨其源以崇
其報母乃前人著德後死忘焉不仁孰甚為
我孫子不憬憬然乎惟是各立木主報建精

一人則

鹽臺洪公垣交薦二人則

二人則

督學顧公植置祭田三人則

三公則

運判周公汝

一人則

文範特建門樓一人則

一人則

彭公

一人則

共計十一人以時稱報

一人則

承多槩

一人則

來館紀

一人則

東海吳陵地蓋相去而朋來一也在泰曰議

一人則

乃謀以竟其志而茲曰紀者直書其事也為

一人則

之設榻置醴屬詮叔主之此猶未耳愚小子

一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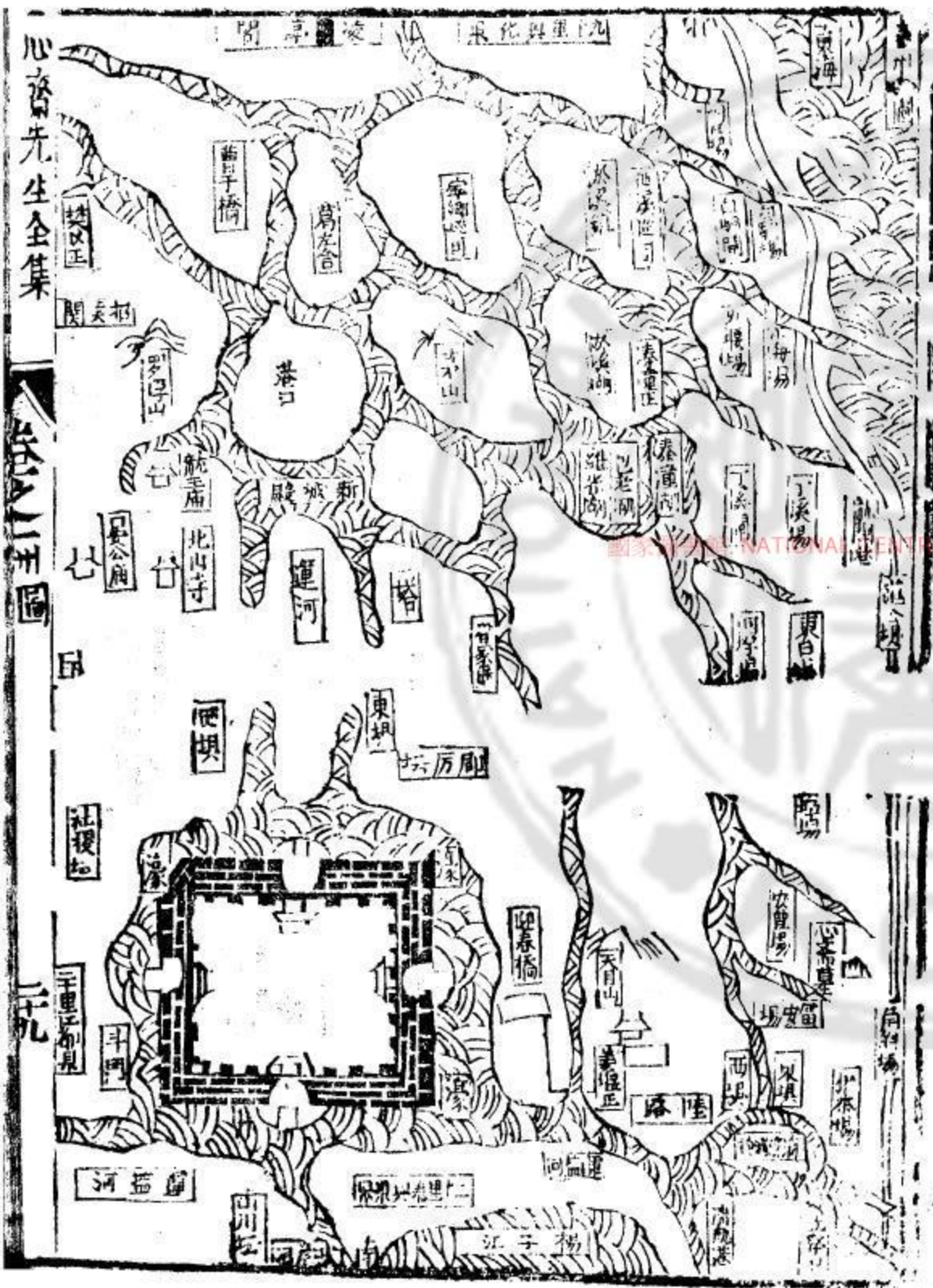
夫苟立孔子思之志明格物之旨斯門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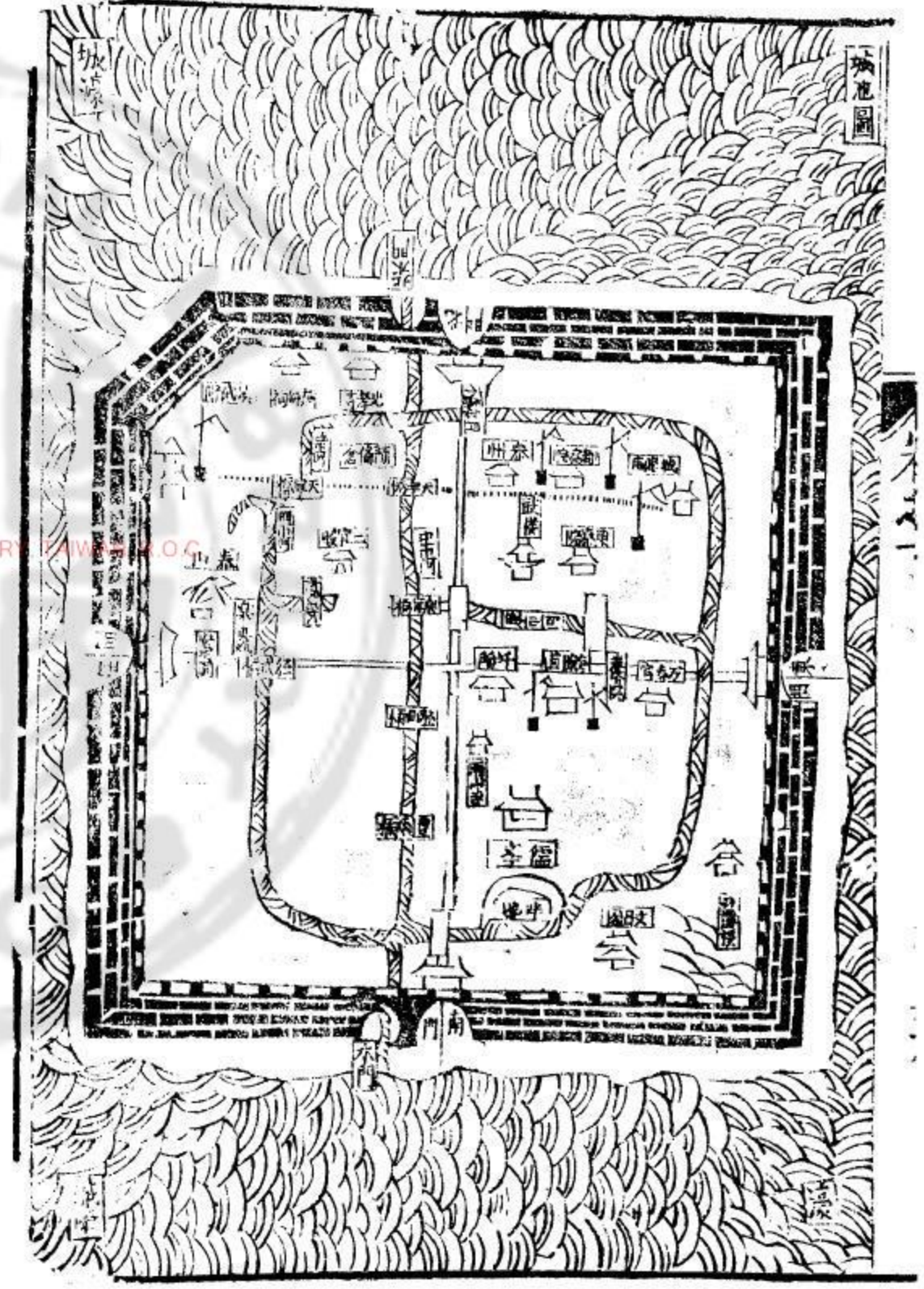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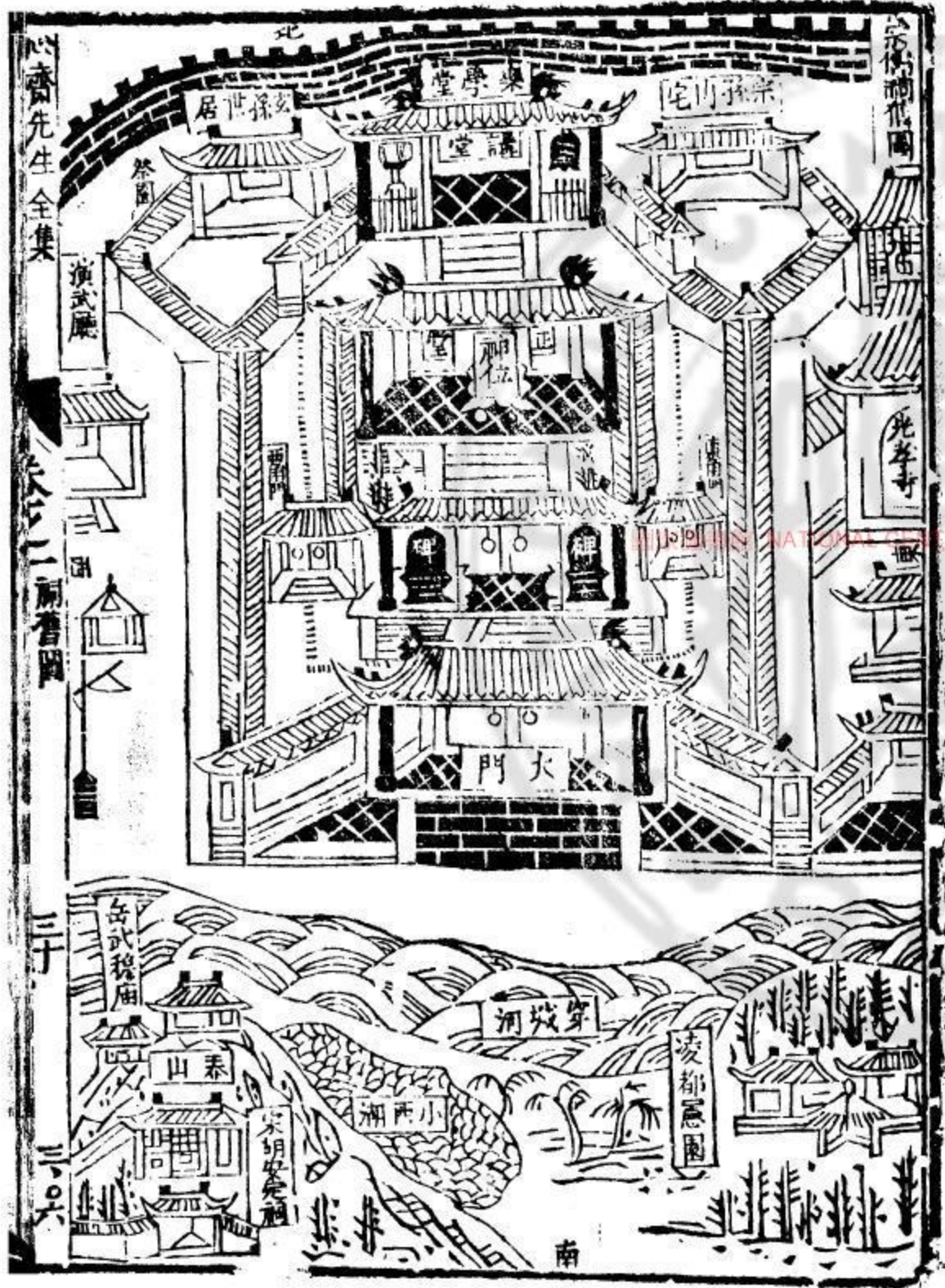
一人則

君子門外君子至庶幾不愧先子于地下也

附報德齋祝文

惟列公台輔之器賢聖之心表揚先哲佑啓
後人今當^某祭惟德惟馨謹以牲醴用申虔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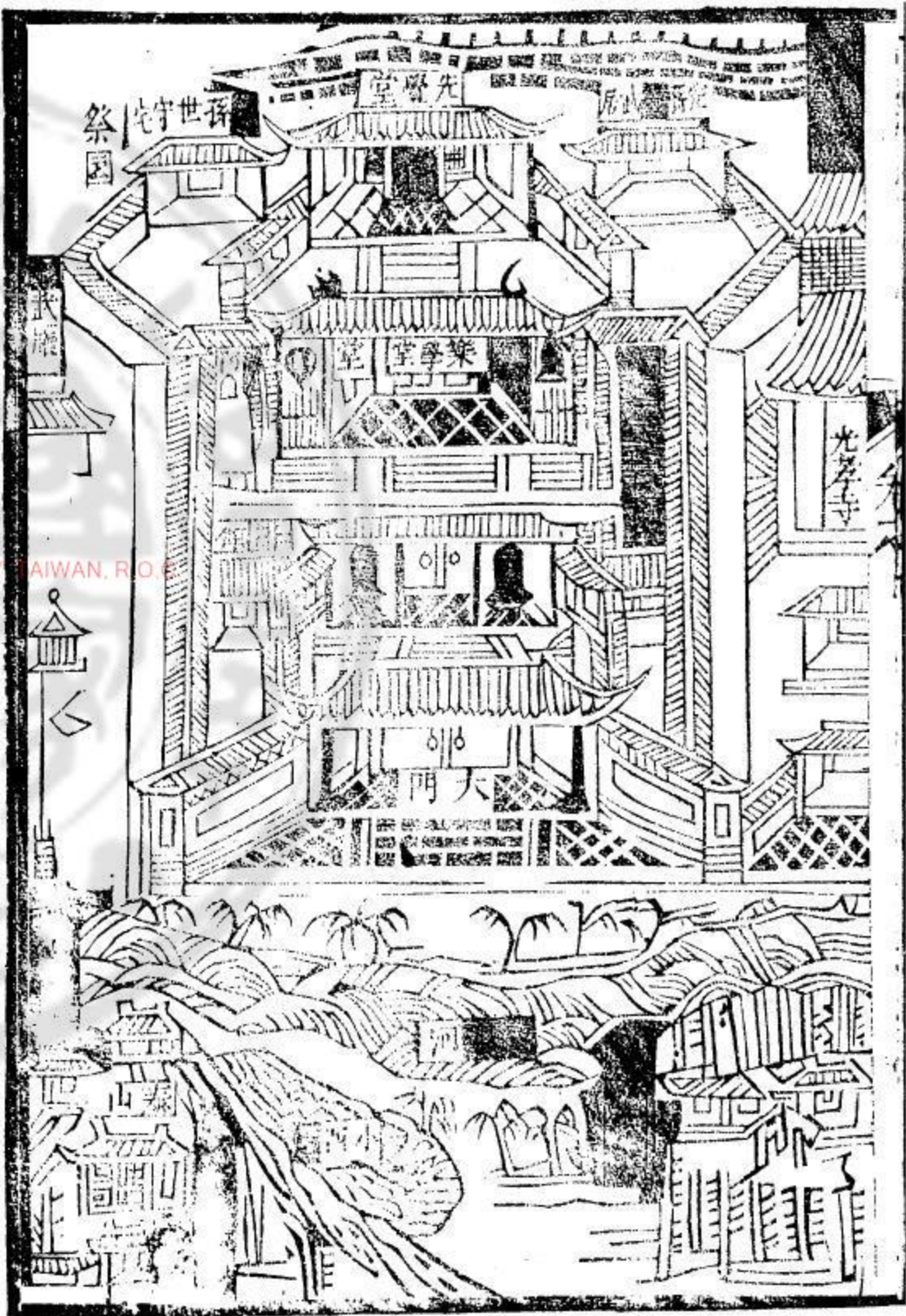


崇儒祠小引

萬曆丙子兵憲程公小蒲體中丞耿公天臺之德意建先生祠於州城之西凡三楹門垣整飭正堂扁云樂學堂發孔顏之心訣也大門扁云崇儒祠遵萬古之正脉也厥旨微哉泰和蕭氏景訓盡心經畫貽謀久遠申呈云本州捐金建祠既隆一方之盛舉得人承祀攸關後代之禮文任用既宜於慎始供需當要於有終勘得本祠為儒者之居非緇衣黃髮之流可以濫守徭編有一定之數其加增編派之類難以速行況王氏子弟素稱謹厚以全祠而付之其愛惜也必至兼本州民田今多典賣得數畝而耕之其取給也有餘合無置附廓田并以其祠托王氏則先生廟食之需可安享萬年而當道作典之義亦未保無斃矣遂買祠後僧人園田六畝南山寺西民人園田十畝給券付長孫王之垣收租供祭傳至曾孫王元隅世守焉南兵部右堂耿

公叔臺操院丁公改亭相繼修葺誠斯文之光也祥謁先生祠而私淑之躬逢盛舉不勝忻躍猗歟休哉先生乃振古英豪故足紹孔孟正傳而當道作典與羽翼則延津淵之一脉寧有既哉敬志之以垂不朽
萬曆丁未春歲祀祠門私淑門人光庭陳履祥識
新舊圖說

育靈居士陳應芳曰祠一也而圖以新舊分非好事者故為紛張也乃時勢之自然耳其初祀先生于中堂後為樂學堂二門東西分二角門以待士夫之講習頃州大夫吳公道立以當道謁臨者環角門而進謂聚講之不便于是移先生于後寢改中堂為樂學堂塞兩旁角門俾進祠者由升堂而入室頗善府推徐公鑿肖先生像督學使者楊公廷筠扁曰先覺堂而議徐定焉東為繩武居西為世守宅則兩中丞耿丁氏重新意也又先生四代孫元鼎氏創崇先啓後之特典改東角門為報德齋西角門為朋來館而崇儒之業一新夫是以為之考與議于新圖之後



報德齋考

忘報

齋名報德乃王氏子孫不忘德之設也先生
 泰祠當道嘉惠多歷年所核其志同道同時
 建特簡者為之木主食報于中每歲春秋下
 祭禘祀建祠置祭田三人則戶部尚書耿公
 定向准揚兵憲程公學博都憲凌公儒肖
 公景訓協建祠一人則郡
 像一人則節推徐公鑾重脩一人則兵
 部侍郎耿公定方共計六人已往者祀以神
 位見在者供以長生揆之不敢忘報之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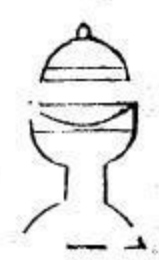
崇儒明學館議

先生學學王于悅心而朋來共證樂學之倡
 也一庵于嘗言曰莫把詞章供聚樂須將道
 義結同盟是館之設殆謂是歟于中設陳榻
 具孔龢先生曾孫元鼎氏實主其盟願四方
 有志之士同宗尚義之人來此講學論道考
 德問業一切博奕游徒所當屏之門外是在
 至盟者謂何耳至于迎來供贍之需俟之同

志當道權之本族宗會其次第舉也夫
萬麻丁不秋郡後學陳應芳識識之樂學堂中

祭器圖

尊字九竹爲之以爲果麥容
四升赤州儒學堂王高丘
王立志置數十
豆十六木爲之以薦相醢
四升曾孫元陽置數十
登如豆以薦八美經一簣外方內圓盛稱香
尺八寸高二尺四寸開穆之器數二
置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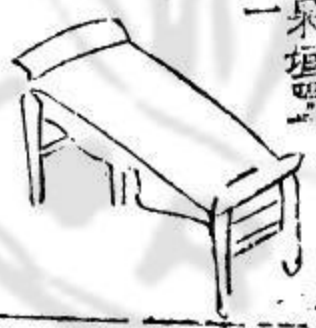
簋內方外圓盛稱黍稷
罍酒器刻爲雲雷
象以黃金飾之數一
樽酒受二十升兩柱洗注水以潔其爵陶
以成其爲之曾孫元陽置數
通也銅爲之六寸孫之二
置置



勺以銅之酌酒十爵
也正兩置數
祝一



供桌壇
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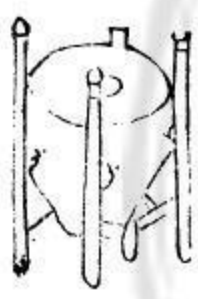
帛履壇
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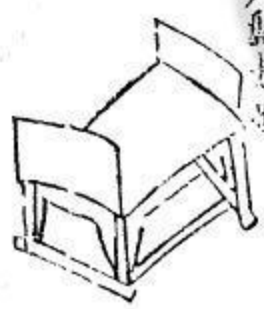
鍾
銅爲之訓導和州
郝維可置



鼓
私淑門人唐珊置



組木爲之以載牲體今歲年正爲之亦置
以大房代之即俗呼大
方盤是也



銘
火扣大鳴小扣小鳴
日彼日聲且越且清
二振金声千古尚音

鍾
鐵爲之唐置

銘
扣之有聲不扣無聲
惟是無聲是以有言
求我友声洗耳來臨

先生祠用春秋仲月上丁後二日釋菜依督自學
耿公憲副程公郡侯蕭公議定禮儀用筵十
九個曾三獻其若豆登蓋簋等先生分可以
兼之但制未考數未備以俟後之君子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二祭器
三十三
三十一

謀梓遺集尺牘

舊稿

門人董燧寄伯子王衣仲子王襍 其一

曩約 師尊遺集不知今與 圖翁作何擬
議日望未見音示或商訂尚未定耶或阻絕
於兵戈爾仰 師尊立本之學通天下傳萬
世自愚夫愚婦以至聖人可措之日用常行
不費氣力凡夫可造神妙者此也孔孟的脉
何以踰此雖不假文字而道自在但今見而
知者有限聞而知者多又不得其真也以故

海內有志之士咸以不見全書爲恨爲此
不容不傳也煩兄與 圖翁留意留意能
過武英共一訂之尤妙第考滿當在明秋稍
遲恐不及矣

門人張峯寄王衣王襍 其一

生處 師門極承 至愛旣不能共襄大事
踰年而後走弔罪不容追况復辱 賜教何
敢當竊以 師之特起東海悟孔孟不傳之
秘雖其道未能大明於世豈容以不傳於天

下後世哉顧 師首不以言語爲教然愛禮
存羊世必有興焉者也夫語錄固嘗面致意
焉但 師生身出處還須詳錄一冊以脩年
譜如 師某年生二歲何如三歲至九歲十
歲何如其某歲自悟爲學其詳何如其某歲見
陽明夫子於某處聞良知之教其詳何如其
歲造車適 京師其詳何如其某歲遭內臣某
取鷹事其詳何如其某歲何以濟荒某歲悟格
物之學某歲遭喪其某歲卒其中凡有所知者

一一書之以備纂脩此其至要兄可急記之
則凡爲傳爲銘皆有稽焉生至任必差人來
取千萬加意

又寄王襪 其二

先師遺稿及 諸祭文今已將入梓請兄速
將各原本親過江浦一面訂之庶無後悔更
語錄及詩文有可錄者收拾持來專候此實
吾兄至孝之實行決不肯草草者

其三

先生語錄前與竹山畧有定本但未爲完備
須補其所未及乃成全書可以傳也還約親
訂何如生更無別本請卽發之

其四

先師教錄向已入梓矣近蒙踈山公重加校
正其中未免有去留此公於先師甚是尊

崇餘當面論

又寄王衣等

其五

先師遺錄已刻完先送十部存覽其序文難

有作者姑俟圖之以二奏疏而爲編首蓋
趙大洲意也然先師能言者亦惟大洲
南翁師祠記當脩書催請之不盡
門人徐樾寄王衣等

仰愧師門未能身明此學以大行於天下
以繼先師無一民不明不覺之志且久負
銘狀之委未能慰二兄孝子之心一則愧不
能贊吾師之美一則以吾師之學關於
繼往開來每臨文竦懼未引筆而長歎也其

疎之哉與海內豪傑同入聖域登尼父堂
明先師學庶其無謬也二兄亮予衷哉予
亦日孜孜也

又寄王衣等 其二

承委 老師銘狀諸事第具狀趙大洲為銘
王龍溪作傳更請東郭公表墓道也此皆第
輩責任兄無累念也

初刻譜錄姓氏

板藏東淘
王宗順宅

門人六人

吳標 布衣

王汝貞 布衣

羅楫 布衣

董高 郎中

聶靜 給事中

子五人

王衣

王襞

王禔

王補

王裕 以上俱
布衣

孫二人

王之垣 廩生

王之翰 奉祀

刻粹語後學一人

板藏
蔡衙

蔡國賓 兵道

初刻遺錄于江浦

板藏本
縣官署

繼刻于義陽書院

板藏
書院

門人一人

張峯

知縣

重刻年譜語錄

板藏吳陵
王之垣宅

後學四人

程珩

憲副

劉芙

貢士

宋儀望

提學

鄭人達

知縣

門人四人

董燧

知府

聶靜

吳標

王貞

諸生
非汝貞

三刻遺錄于姜堰鎮

板藏
本宅

王棟

學正

四刻譜錄於海陵

板藏崇
儒祠

後學二人

吳一棻

揚州府
推官

陳仁

泰州
知州

孫一人

王之垣

貢士

五刻今集于海陵板藏崇儒祠宗孫宅

後學四人

耿定力兵部侍郎府城耿天臺弟

丁賓保江御史人

焦竑編修南京人山東日照籍

陳應芳太僕寺少卿本州人

蔣如萃本府清軍廳同知山東益都縣人

王元鼎諸生

曾孫一人

齋先生全集卷一終





重鐫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二

楚黃 耿定力

全梓

攜李 丁賓

標 斌

全校

海岱 翁如莘

年首附山處

先生諱良字安止號揚之泰州安豐場人其
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國祥生仲仁為
場首大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信公美生處
上絕秀江別號守菴古朴坦夷里中稱為長

心齋先生全集卷之二

長三年譜

卷之二



名曰... 湯氏任... 其有法度訓誨諸
子... 然先生身身長九尺隆額修眉骨
貌... 珠在掌左一右二如分陰陽時時
起... 若與氣機相為升降若人咸異之
先生... 之後... 築室僅方丈時宴息其
中... 先生自號... 齋創冠服蒲輪等制行
十世其後四方... 稱心齋先生云存日撫
按劉... 父...
朝後門人... 飛峯... 景訓田大年張位...
文貞... 能... 請後... 孔廟待...
朝

明憲宗純皇帝成化十九年癸卯六月丁丑先

生生

是為六月十日
六月十日時也

孝宗敬皇帝弘治二年己酉先生七歲

受書鄉塾信口談說若或啓之塾師無

難者

六年癸丑先生十一歲

貧不能學辭塾師就理家政

九年丙辰先生十四歲

母孺人湯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十四年辛酉先生十九歲

客山東

奉守菴公命商遊四方先生以山東關里所在徑趨山東

十五年壬戌先生二十歲

親迎孺人吳氏

十六年癸亥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家居經理財用始事時人多異之及措置得宜人復以爲不能又自是先生家日裕遂推其俗以及隣里鄉黨

天字

卷三

客山東

先生有疾從醫家受倒倉濃旣疾愈乃究心醫道

武宗毅皇帝二年丁卯先生二十五歲

客山東過關里

謁先師孔子及顏曾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歸則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

冬十二月丁酉子衣生

三年戊辰先生二十六歲

冬十一月

守菴公以戶役早起赴官家方急取冷水盥面會先生見之深以不得服勞爲痛遂請以身代役自是於溫清定省之儀行之

益謹

四年己巳先生二十七歲

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于有得自是有必爲聖

賢之志

六年辛未先生二十九歲

先生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

題記壁間

先生夢後書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於
座右時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

冬十一月壬申子璧生

七年壬申先生三十歲

築斗室於居後

暇則閉戶坐息其間讀書考古鳴琴雅歌
九年甲戌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講說經書多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或
執傳註辨難者卽爲解說明白族長者知

先生有志天下每以難事試之立爲辨所
及各場官民遇難處事皆就質于先生先
生爲之經畫不爽毫髮

十年乙亥先生三十三歲

家日繁庶先生總理嚴密門庭肅然子弟
於賓客不整容不敢見

十一年丙子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諸弟並畢婚諸婦粧奩有厚薄者門
內譁然先生一日奉親坐堂上焚香座前

召諸昆弟誠曰家人離起于財物不均令
各出所有置庭中錯綜歸之家衆貼然

十二年丁丑先生三十五歲

徹神佛像祀祖先

里俗家廟多祀神佛像先生告于守菴公
曰庶人宜奉祖先守菴公感悟遂祭告而
焚之因按文公家禮置四代神主祀焉守
菴公性復喜獵間張網溪上取鴈日獲十
餘先生幾諷之公焚其網縱鴈飛去適守

菴公患痔痛劇先生徬徨侍側見血腫以
口吮之守菴公瞿然曰兒何至此痔尋瘥
人以爲孝感所致

作孝弟箴

略去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爲心其理
自識愛之敬之務致其極愛之深者和顏
悅色敬之篤者怡怡侍側父兄所爲不可
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

十四年己卯先生三十七歲

江西宸濠亂

武宗南巡駐蹕維揚所

過騷動遣嬖幸佛太監神總兵沿海視獵
場至富安場校尉及先生門索鷹犬急守
菴公懼詣先生曰兒勸我毀神佛今神佛
禍作奈何先生曰大人無恐天之所佑者
善也何禍爲明日策馬偕校尉執贄往見
神佛以安守菴公佛曰鷹犬安在先生曰
里中失獵久矣何問鷹犬佛曰朝廷取
鷹犬能禁弗與耶先生曰鷹犬禽獸也天

地間至賤者而至尊至貴孰與吾人君
不以養人者害人今以其至感而貽害
至尊至貴者豈人情乎佛聽其言色動乃
令先生往來趨步而熟視之觀謂神曰疇
昔之夜所夢異人非耶延先生坐與語甚
歡抵暮先生以父恐辭歸佛喜曰君孝子
也厚遺以遺約旦日早來及旦先生往
佛復喜曰君信人也遂與俱獵時師行凍
餒有司供奉不能給軍士有道死者人情

澗澗先生以善言語佛且勸

主上早旋蹕以安天下遲回海上

王上必心動而致疑脫乘輿六一旦卒然臨之何

以備驅逐佛爲感動四此獵因強先生謁

上可得柄用先生委曲決助以歸歐陽南野德

聞而歎曰立談之頃化及中貴予不及心

齋遠矣

製冠服

一日喟然嘆曰孟軻何言言堯之言行

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於是按禮經製
五常冠深衣縹經笏板行則規圓矩方坐
則焚香默識

書其門曰

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
傳之

夏五月 子禔生

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八歲

時陽明王公講良知之學，豫章四方學者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吉安人也，聽先生說論語首章曰：「我節齋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訝曰：「有是哉！」方人大夫士汨沒于舉業，沉酣于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河就其可否而無以學術誤天下，卽買舟以俟，入告守菴公公難之，長跪榻前。至夜公繼母唐孺人亦力言于公，乃許之。行得卽起拜登。

舟舟中方就枕，遂夢與陽明公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舟次大江，會江寇掠舟中先生，揖寇聽取其所有，寇見先生言動，乃捨去，抵鄱陽，咀風舟移，日不得行。先生禱之，輒風起，旣入豫章城，服所製冠服，觀者環繞市道，執海濱生刺以通門者，門者不對。因賦詩爲請，詩曰：「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良地。

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
人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礎
磨第愧無胚朴請教空空一鄙民陽明公
聞之延入拜亭下見公與左右人宛如夢
中狀先生曰昨來時夢拜先生于此亭公
曰真人無夢先生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
公曰此是他真處先生覺心動相與究竟
疑義應答如響聲徹門外遂縱言及天下
事公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草莽

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公口
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
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公然其
言先生亦心服公稍稍隅坐講及致良知
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
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聞有不合
遂自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公亦曰
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公
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予

所甚樂也乃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先生
心大服竟下拜執弟子禮公謂門人曰吾
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居七日
告歸省公曰孟軻寄寡母居鄒遊學于魯
七年而學成今歸何亟也先生曰父命在
不敢後期先生旣行公語門人曰此真學
聖人者疑卽疑信卽信一毫不苟諸君莫
及也門人曰異服者與曰彼法服也舍斯
人吾將誰友先生初名銀公乃易之名良

字汝止歸七日先生復欲往豫章守菴公
以阻風遇盜途中已兩見之難其行先生
曰爲善必吉誠可動天某此行自有神護
族長老亦設故以難先生曰汝言誠可動
天今天日方晴汝能禱雨以證汝父必許
豫章可往也先生卽齋心焚香以情告天
出過鹽倉見鹽使曰急收藏無緩午當大
雨停午果雲起雨下如注族長老異焉守
菴公亦忻然許之遂如豫章

復往豫章過金陵

是年先生復入豫章過金陵至太學前聚
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爲
諸君發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脚
也心卽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
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
悅服大司成汪咸齋聞先生言起入質問
見所服古冠服疑其爲異乃問先生曰古
言無所乖戾其義何如先生曰公何以不

問我無所偏倚却問無所乖戾有無所偏
倚方做得無所乖戾出汪公心敬而憚之
世宗肅皇帝元年壬午先生四十歲

時陽明公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
門道院僧房至不能容於是先生爲構書
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
間然猶以未能徧及天下一日入告陽明
公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天下
有不及聞此學乎因問孔子當時周流天

下車制何如陽明公笑而不答既辭歸製
一蒲輪標題其上曰天下一箇萬物一體
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啓發愚蒙遵聖
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
人爲善無此招搖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
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鯁鱗賦其略
曰 道人閑行於市偶見肆前育鱗一礪
覆壓纏繞奄奄然若死之狀忽見一鯁從
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周

流不息變動不居若神龍然其鱗閱鯁得
以轉身通氣而有生意是轉鱗之身通鱗
之氣存鱗之生者皆鯁之功也雖然亦鯁
之樂也非專爲閱此鱗而然亦非爲望此
鱗之報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於是道人
有感喟然嘆曰與吾同類並育於天地之
間得非若鯁鱗之同育於此礪乎吾聞大
丈夫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幾不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

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頃忽見風雲雷雨
交作其鯀乘勢躍入天河投於大海悠然
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回視樊籠之鱗
思將有以救之奮身化龍復作雷雨傾滿
鱗碯於是纏繞覆壓者皆欣欣然而有生
意俟其甦醒精神同歸於長江大海矣云
云 沿途聚講直抵京師會山東盜起德
州集兵守關不得渡先生託以善兵法見
州守守曰兵貴勇某儒生奈怯何先生曰

某有譬語請爲公陳之家嘗畜雞母其所
畏者鳶也一日引其雛之野鳶忽至輒奮
翼相鬪盖不復知鳶之可畏其故何也變
雛之心切耳公民之父母州之民皆赤子
也倘不忍赤子之迫於盜何患無勇將見
奮翼相鬪者愈於雞母也州守聽其言悟
益嚴於爲備遣人護先生渡河復先於其
所往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
行兩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先生適至

時陽明公論學與朱文公異誦習文公者頗抵牾之而先生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大異會南野諸公在都下勸先生歸陽明公亦移書守菴公遣人速先生先生還會稽見陽明公公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大奇欲稍抑之乃及門三日不得見一日陽明公送客出先生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公不顧先生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於是陽明公揖

先生起時同志在側亦莫不歎先生勇於改過

二年癸未先生四十一歲

往會稽

是歲春先生在會稽侍陽明公朝夕

夏四月貸粟賑濟

淮揚大饑先生故所游真州王商人居積富雅敬重先生於是先生從真州貸其米二千石歸請官家出丁冊給賑時有饑甚

不能移者則作粥糜食之既謁巡撫公
請大賑因以其所賑饑民狀對撫公疑其
言先生曰賑冊在場官所可稽乃羈先生
於空廨中令人偵先生出入并所與往來
言者時廨中有就羈有司三二人先生坐
其中惟與三二人講究理學暇則彈琴自
娛絕無一言及外事亦無一人往來偵者
以實告撫公會所取賑冊至撫公覽之大
悔曰幾失君矣已乃大喜曰君布衣乃爾
何言有司明日就先生問讀何書曰讀大
學更讀何書曰中庸又曰此外復何書曰
尚多一部中庸耳曰何謂也曰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已備于大學
撫公悟大發賑行將樹牌坊表揚先生先
生固謝之秋大疫先生又日煮藥飲廣爲
調濟全活者甚衆

三年甲申先生四十二歲

在會稽

是年春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
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
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
卽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
知便會失同志惕然有省未幾陽明公謝
諸生不見獨先生侍左右或有論諸生則
令先生傳授會守菴公壽日先生告歸上
壽陽明公不聽命蔡世新繪呂仙圖王琥
撰文具上因金克厚持往壽守菴公并

歌以招之於是守菴公至會稽與陽明公
相會

春正月 子補生

冬十二月歸省

四年乙酉先生四十三歲

春正月往會稽

先生奉守菴公如會稽并諸子姪以從

會廣德

時鄒東廓守益以內翰謫判廣德建復初

書院大會同志聘先生與講席

作復初說

略云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東廊

子書院成因名曰復初刻先生說於其

秋七月會孝豐

郭中州治時尹孝豐聘先生開講刻詩學
宮以示諸生

冬十二月歸省

五年丙戌先生四十四歲

秋八月會講安定書院

時王瑤湖臣守泰州會諸生安定書院禮
先生主教學

作安定集講說

明先生遵良知精一之傳來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構安定書院召遠近之士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家居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召而往學焉予謂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

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幸而得良友鼓舞於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枝葉異端者鮮矣

冬十月作明哲保身論

時同志在宦途或以諫苑或譴逐遠方先生以爲身且不保何能爲天地萬物主因瑤湖北上作此贈之其略云 明哲者良

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有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

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

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 是年泰州林春王棟張淳李珠陳芑數十人來學先生揭大傳論語首章于壁間發易簡之旨

作樂學歌

略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五歲

至金陵

會湛甘泉若水呂涇野柵鄒東廓歐南野聚講新泉書院

作天理良知說

時甘泉湛公有揭隨處體認天理六字以
教學者意與陽明王公稍稍不同先生乃
作是說略云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
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爲天然
自有之理惟其爲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
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
是也天理也惟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
便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曰致曰體
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曰以子之
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人又以爲
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者各
自以爲異耳

秋九月在會稽

送陽明公節制兩廣

冬十一月歸省

月

子雍生

是年揚州王俊本州宗部朱軌朱恕殷三聘來學

七年戊子先生四十六歲

在會稽

集同門講于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於學則可謂之

聞道則未也賢智之過與仁智之見俱是妄一時學者有省

招俞文德

時廣永豐俞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云略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澄停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叅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

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
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
之僻乎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俞得書
卽出山受學

冬十月陽明公計聞

先生迎喪桐廬約同志經理其家

冬十一月

江西貴溪徐懋張士賢來學

八年己丑先生四十七歲

冬十一月往會

會葬陽明王公大會同志聚講于書院訂
盟以歸

冬十二月撫臺劉公梅谷節疏薦

略曰竊惟人才難得自古爲然

皇上孜孜圖治寤寐英豪旣開三途並用之例
以旁求一時之人才尤恐薦辟有遺收錄
未盡故又

特從大臣之請再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

名利伏居巖穴者悉令有司薦舉覈實送部量才擢用今據泰州儒士王良田野布衣不求聞達講學厲行篤志前修庶幾濱之善士

聖世之逸民臣會同巡按御史朱孔陽議照前因相應舉薦

答太守任公書

略曰 兩辱枉召感愧殊深恭聞執事以賢舉僕矣果如所舉則不敢如所召果如

所召則又負所舉矣于此權之與其負所舉寧不敢如所召也孟子曰有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僕固非不召之臣亦不敢不願學也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爲人子者此心當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如召也伏願執事善爲僕辭使僕父子安樂于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豈曰小補云乎哉

九年庚寅先生四十八歲

在金陵

會鄒東廓歐南野萬鹿園表石玉溪簡聚
講雞鳴寺

夏五月如會稽

爲陽明王公子正億議禮部侍郎黃公久
菴縮之女爲婚復至金陵

十年辛卯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四方從游日衆相與發揮百姓日用

之學甚悉

冬十一月

徐樾復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
語樾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
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遊至小渠邊先生
躍過顧謂樾曰汝亦放輕快些樾持益謹
若遺一物旣樾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樾
費却許多精神

十一年壬辰先生五十歲

是年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兩昌
程伊程俸先後來學初汝貞持學大版先
生覺之曰學不是累人的因指旁斲木匠
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夏五月如會稽

經理陽明公家携正億赴金陵託黃文菴
公遂大會金陵

十二年癸巳先生五十一歲
在金陵

南野公嘗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
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
在指點良知自是甚相契黃洛村弘綱常
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
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
洛村謝過先生笑曰兄又欺矣洛村未達
先生曰通變而宜此豈爲欺乎在座皆有
省是歲縉雲丁惟寧來學

十三年甲午先生五十二歲

在金陵

復携正億北上託久菴公至徐州還

夏五月

脩撰林東峰大欽給諫沈石山謚訪先生
會講秦州復會金山時江都令王卓峰惟
賢同登金山東峰乘輿直躋山頂卓峰追
弗及氣喘先生携手緩步氣定而復行東
峰竟先登先生曰子察否東峰曰何察先
生曰同行氣喘弗顧非仁也無何東峰跌

足坐地先生曰隸從失瞻非禮也東峰歛
容以謝是歲東鄉吳怡偕數友來學時在
學同志有燕安氣先生不直言其過託聞
陽明公事語諸友曰先師昔與諸友在一
寺中有太守見過張席行酒酒罷先師歎
曰諸君不用功麻木可懼諸友竟不自知
跪請先師曰第問汝止諸友乃轉問先生
曰太守行酒時皆燕坐不起果皆麻木時
燕安者慚悚若無所指先生教人大率在

言外令人自覺自化

十四年乙未先生五十三歲

請賑濟

是歲復大饑族家子至除夕多不舉火先生命伯子衣以所食粟賑之因以勸鄉之富者會御史徐芝南九臯按部先生請曰其有一念惻隱之心是將充之乎過之乎芝南曰充之先生曰某固不忍民饑願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不忍民饑充之以

及民何如於是芝南慨然發賑造門謝先生有東臺盧氏月溪澄者其先世曾捐粟千五百石賑饑蒙先朝旌揚是歲感先生言出豆麥一千石施賑因以其子榮請見先生嘉其世濟陰德允淮海積善之家遂以孫文訢配焉

十五年丙申先生五十四歲

春正月

撫州樂安董燧自金臺來學留三月一日

燧瞑目趺坐先生臨其旁不覺先生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吉未豐聶靜亦自金臺來學

夏五月

會王龍溪畿金山訪唐荆川順之武進道出京口靜令丹徒率在門下上侍先生信宿金山寺中因語靜曰欲止至善非明格物之學不可蓋物有本夫遺本先遺末失人欲止至善難矣異日先生遊招隱寺

隸卒前導先生謝去謂同遊曰茲遊與物同樂使人識官從避去吾誰與樂也旣先生如金陵偕燧數十輩會龍溪邸舍因論羲皇三代五伯事同游未有以對復遊靈谷寺與同遊列坐寺門歌詠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龍溪至同遊序立候迎先生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隸卒較騎價爭擾寺門外先生曰此非五伯景象乎羲皇三代五伯亦隨吾心之所感應而已豈必

觀諸往古

秋八月御史洪公垣構東淘精舍

洪覺山訪先生與論簡易之道覺山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其旨何也先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簡易於是覺山請訂鄉約令有司行之鄉俗爲之一變爲構東淘精舍數十楹以居來學婺源董高丹徒朱錫南昌喻

喻 羅楫先後來學

勉仁方

時先生因在學諸友氣未相下乃作是方略曰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合外內之道也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爲己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

哉故君子反求於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必有深望於予者也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必也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自改自化而後已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已之

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大人之學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如斯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冬十二月考守菴公卒

守菴公年九十三先屈八袞適遇

恩例授高年冠服先生侍養周旋曲當公意每暇日輒令瞽者彈說古今興廢事以怡朝夕公亦竟日喜聽無倦至寒夜則伏枕側

寢息未嘗少間公嘗語人曰吾有子克孝
獲延歲月至此一日無疾而卒先生躡踊
哀號不食者三日毀瘠幾不支戒子弟執
喪禮甚肅明日州守率僚友遣祭四方同
志者吊唁無虛日塋公時天大寒先生冒
寒築塋域由是構寒疾先兩月前五更時
公覺枕上有日光覆左眼屢拂不去及曙
以語先生先生曰日君象也大人將沐
恩乎遂刻時日記之殆公卒日會州守奉

恩詔以公年逾九十齒德並隆具冠服粟帛
門致優禮公尚未殮先生乃拜受冠服以
告公靈而粟帛一無所受稽頌

詔之日與日光照日之辰相符

十六年丁酉先生五十五歲

是歲先生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曰其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乃嘆曰聖人以道濟天
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
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輕於出則

身屈而道不尊豈能以濟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曰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其身正則天下歸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爲物格而後知至故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切應用失身失道皆謂不知本而欲求未治者未之有也其於天下國家何哉故反己自修皆是立木工夫離却反

己謂之失本離却天下國家謂之遺末亦非所謂知本本末原是一物是以有出爲天下師處爲萬世師云時有不諒先生者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

冬十一月御史吳公疎山悌疏薦

是年春吳疎山按淮揚造先生廬冬復會先生于泰州疏薦先生于朝略曰

皇上撫運中興躬致泰道天下豪傑之士彬彬

嚮用于斯爲盛暨司馬公呂公著首薦河
南處士矧

皇上臨御之初親發德音以示天下而謂四海
之廣獨無伊人可與宋之邵雍程頤與先
朝吳與弼陳獻章後先相望是厚誣天下
皇上之無人而

立教之心亦孤矣臣實惑焉臣始嘗聞人
言東海之濱泰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
其選者向竊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故藏

之中心久矣臣近奉

命巡兩淮乃得博詢于衆庶聞其蚤歲僅受讀
孝經論語亦不甚解蓋本非業儒者比及
三十時一日偶有感于事親之際忽覺此
心之開明于前時所讀書若或啓之遂從
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
論交于天下之士證疑于孔氏之書久之
而所得日以邃焉其孝友忠信孚於鄉黨
隨人開導務盡其材四方之間業辯惑者

羣至其門好學之心老而愈篤臣乃就而訪之見其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而議論亶亶曲中人心精神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於自得不落於言語文字之詮故其工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茲當竣事之期敢以上獻

復林子仁書

略曰 得書見疎山公薦疏書中云當道

氣味殊別乃理勢之自然無足怪也求之在我必有一定之道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也若君相求之百執事薦之此中節之和吾邀可以望行矣吾 之出可謂明矣易曰求而往明也若君相不用百執事薦之不過盡彼職而已矣在我者雖有行亦不過應故事敬君命而已矣況沉疴之疾不能行與又何必其道之行與不行也前此大儒昧於此道至於入而後量是

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大學曰物有本末始知吾身爲天地萬物之本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知天下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是故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不然朝滿夕除大行必加窮居必損此分未定故也可不懼哉願吾子仁默而識之

十七年戊戌先生五十六歲

再答子仁書

揚州守劉愛山託子仁欲召見先生書復

子仁辭謝之略曰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者公山佛肸召子尚欲往而況其以上者乎欲往者與人爲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爲善不誠也使其誠能爲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

以下者乎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
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 先生從精舍還
遇甫取履門人爭取以進異日先生如精
舍吳從本問曰昨取履時有小子可使何
先生自取也先生曰昔文王伐崇至黃竹
墟革鞋繫解顧左右皆賢莫可使因自結
之昨自取履亦以諸友皆賢也復笑曰言
教不如身教之易從也 先生有疾諸友
侍榻前先生顧諸友歌諸友未達先生問

若輩在外歌乎又未達先生乃自歌謔
相與和歌聲徹內外 御史陳公讓按緝
揚訪先生至泰州病目不得行作歌呈先
生曰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云云先生
讀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
之學我不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先生曰伊
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
已孔子則不然也 時安豐場籠產不均
貧者多失業奏請攤平幾十年不決會運

佐王公州守陳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謀
先生竭心經畫三公喜得策一均之而事
定民至今樂業 泰和張學會昌胡大徽
歙縣程弘忠天津陳應選丹徒陳佐先後
來學

十八年己亥先生五十七歲

時先生多病四方就學日益衆先生據榻
講論不少厭倦徐子直書至問疾

答徐子直書

略曰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
切也但此學將絕二千年不得吾
曾口傳心授未可以筆舌諄諄也志
冬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
後與道合一隨時卽欲解官善道於此
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
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後沿途
欣欣自嘆自慶但出處進退未及細細講
論吾心猶以爲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

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

冬十一月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林子仁率同郡諸生黎洛溪率邑諸生並集先生堂上先生以病不能出念菴就榻傍述近時悔悵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

行考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天地育萬物欄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論正己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念菴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

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是夕欲別去先生留之復與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樣命可見性能易命也

作大成歌

寄贈念菴其略曰 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言 聖說此與人便是師

云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心知自古英豪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十九年庚子先生五十八歲

冬十二月先生卒

先生卧室內夜有光燭地信宿始散衆以爲祥先生曰吾將逝乎先生病將革猶集門人就榻前方疾傾論門人出諸子泣請後事先生顧仲子璧曰汝知學吾復何憂諸子復大泣先生顧諸季曰汝有兄知此學吾何慮汝曹惟爾曹善事之人生苦患雖索雖時序友朋于精舍相與切磋自有口衣益無一語及他事神氣凝定遂瞑目乃

新不朽之精神時披拂焉樂安董子永豐聶子繼屬樾曰知夫子之深孰如吾子非吾子孰能啻夫子不朽哉樾受而拜曰吾夫子之學關於繼往開來游夏不能置一語吾夫子之品間生二千餘年樾何人能啻不朽哉將爲之銘慮片語不居其要爲之傳恐繁衍不悉其真由是十年閣筆風月傳神山斗在望晤二子曰予三人非阿私所好爲夫子私謚可乎二子曰不然夫

子已銘之傳之矣安用續貂爲樾曰否狀
不足則銘銘不足則傳樾將求其足也舍
謚奚往焉二子曰不然古者生無爵歿無
謚我

明官至二品皆得請于

朝謂賞罰不足勸懲借謚榮辱身後庸知濫請
者溢美浮實則不如無謚吾夫子不仕敢
犯今之濫以誣隱德哉樾曰然夫惟請者
不真則吾私謚益慎曩者黔妻展禽不聞

殮容色猶瑩然不改爲是月八日丑時
人董高王汝貞朱錫李珠羅楫朱恕輩治
喪四方吊者畢集鄒東廓王龍溪率同志
爲位哭于金陵門人聶靜董燧率同志哭
于京師逾月塋先生于場之東附守菴公
墓從遺命也四方會塋者數百人董高王
汝貞張峰羅楫輩經理塋事

門人私謚

貴溪徐樾

雲南布政

嗚呼歲當甲辰樾將有雲南之官夫子由

丈生塵積二十四甲子矣初樾聞師訃有
東廓鄒子龍谿王子爲位哭于金陵門下
汪子朴與其弟相爲位哭于祁門黃子文
明與董子燧聶子靜王子紹爲位哭于京
師周子良相爲位哭于道州而董子高盧
子皞輩數百人爲治任哭向失聲靡不痛
道將墜地斯文喪天人心之不死耶抑亦
二三子之沐罔極之恩耶緬思夫子菴棺
近冷必壞之骸骨不可復活惟念遺澤猶

以妻而私其夫淵明伯淳不聞以友而過
其情三子輟然啖舌曰噫若是乎謚法之
在講院不在太常也試揚夫子萬一可
乎二子按諸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夫子
註脚六經身承道統非文乎明炳幾先曰
哲夫子學止至善利用安身非哲乎請私
謚文哲先生樾作而言曰是不可朽夫子
矣殆有進焉按謚法節介堅白曰貞夫子
道師萬世立本尊身非貞乎請私謚文貞

先生三子互肯首曰予三人非阿私所好也敢曰謚法之在講院不在太常也耶請以俟之太史氏焉

嘉靖庚戌遺稿後

欽諡文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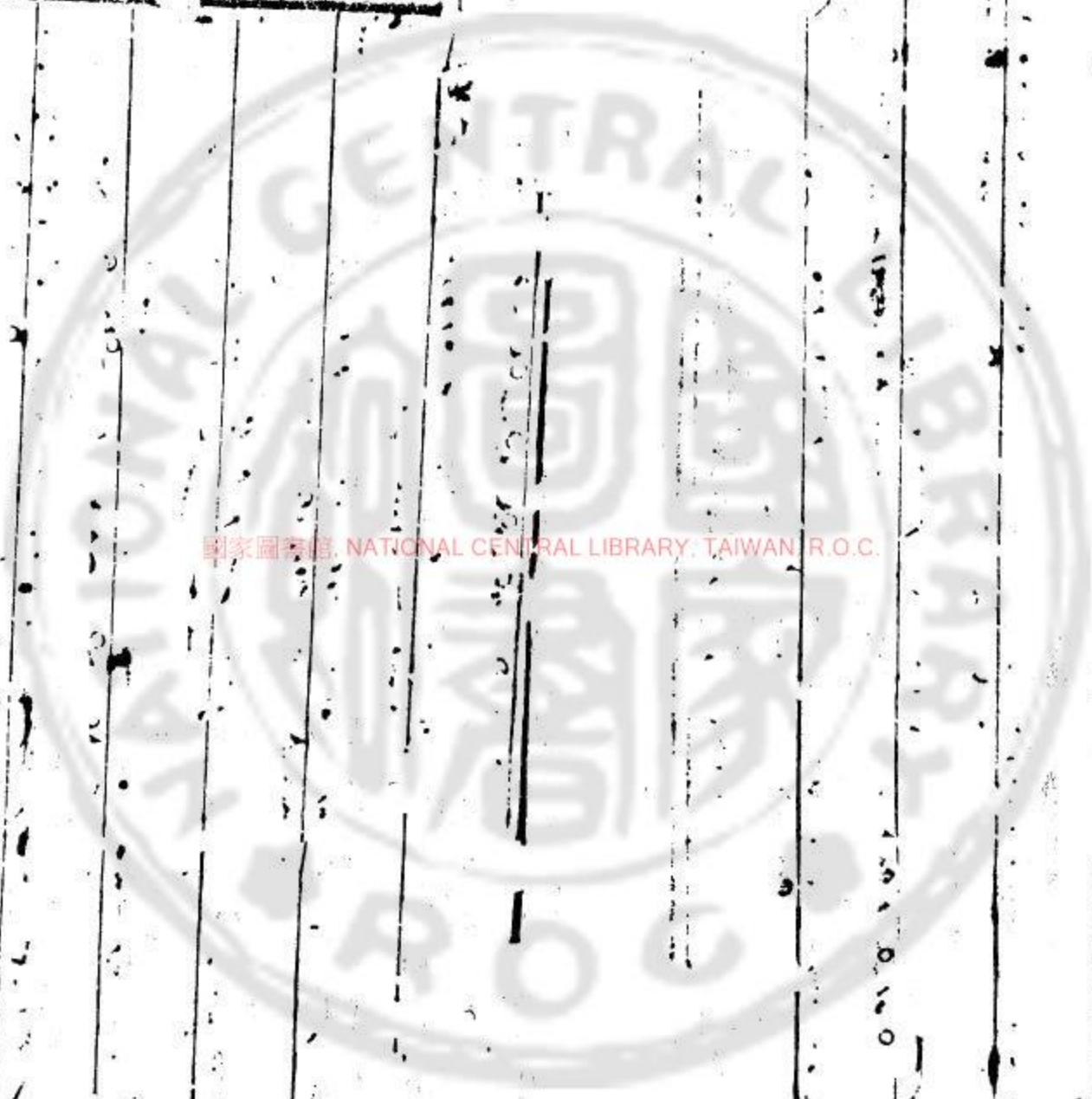
世系大綱截畧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玄孫共三十人

世系詳註截畧圖 有引

宗孫王之垣曰我

太祖高皇帝

統一海內朱元南渡者

仍徙江北復中原之故土故吾族始祖

伯壽公自姑蘇徙淮南安豐場此吾宗之鼻

祖也前代王氏世家不敢妄扳吾族自心

齋公七世而上及伯壽公始祖七世而下

子孫自九一十三世前列大綱紀其名講

大畧復立詳註以悉其行實截畧云者謂王

氏有譜而茲特載心齋公一人淵源大派

而言也蓋成人無位以始遷之祖為始自

世之五世列一圖五世派盡仍以第五世拾

頭復統五世而之九列列一圖自五世而之

九世派盡復以第九世拾頭而之十三世列

一圖例而百世一義也故字號生卒娶配葬

一世

伯壽 太宗

自姑蘇徙居安豐場心齋始祖字號

生卒失紀業畧

朱氏合墓場北河西亥山已向子三

國祥國瑞國禎禱

析居場北瑞析居泰州姜堰鎮禎析心齋先生全集

二世

國祥 太宗

伯壽第一子心齋高祖字號

生卒失紀析居本場北感園

稱場北玉家古

竄籍者海配歸詔撥戍四川寧審氏四大都先氏家亦任場百夫

三世

仲仁 太宗

國祥子心齋高祖字號生卒失紀業備存日任本場百夫長官

督徵鹽課後奉

衛墓于伍配吳

氏墓本場西亥

四世

文貴 太宗

仲仁長子心齋曾祖字號失紀

生于洪武五年五月十三日卒

于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壽八十七歲業商析居場北街東遂

五世

儋 繼始祖太宗

此後五大支俱詳東漢王

氏族譜不悉重錄

佐

佑

向及事蹟顯著鄉人所共知者遂一詳載圖中父子豎線水源本根也兄弟橫線同氣連枝也宗法縷析世及不紊也載及女婿世好有承也雖然此為心齋公一人設也若曰全宗別派另詳之家譜又奚容復贅焉

居場南今第修合
族被譜法而追其
所自始乃太原一
脉大獻公之後也
初徙新安次徙姑
蘇開門
國初復徙淮南安豐
州時有從居南新
州者後生詞林逸
史王盤字鴻漸號
四樓者皆闔門苗
裔也以俟稽考焉

例封四大郡夫
人故云後公往
姜堰探瑞弟病
故仍用姓歸水
燕遂墓本鎮天
目山之東馬溝
韓氏仍墓本場
子一仲仁戶口
繁衍計八百餘
丁詳載族譜卷
之二

國瑞

伯壽第二子心設下三丁攢一防
齋高高叔祖子
號生卒失紀析
居姜堰鎮遂傳

定鼎之初生齒幾
幾

御邊階故合鄧
滕王三姓永成
寧藩衛焉墓仰

山已向于二文
貴文德女三長
適場鄧宅次適
姜宅三適墓宅

洪武初年未設場
司令軍目代督
鹽課後弊生別
簡灶民學而有
德者代之官名
百夫長至二十
七年始設場司
先是

稱東分王家存
日捐資獨造廣
容橋運誌有儼
配孟氏子一儼
儼側室尤氏于
五儼傳佐佑儼
合墓月塘河東
亥山已向六子
昭穆列厝長子
儼絕

文德

仲仁次子心齋
曾叔祖字號生
卒失紀業農析
居場北街西遂
稱西分王家配
丁兄合葬見墓

儼

俊

繼嗣小宗

偉

此後三大
支俱詳東

億

洵王氏族
譜不悉重
錄

姜皇王家古氏
籍業農配尹氏
仍用始歸承墓
遂墓本鎮玄帝
廟前子三貴卿
善禦軍卿戶口
繁衍計六百餘
丁詳載族譜卷
之三

國禎

伯壽第三子心
齋高高叔祖字
號生卒失紀析
居本場南盛園
遂稱場南王家
後母配徐氏墓

仁勇敢何奴遂
以戰卒亦忠國
之一班云後鄉
絕勝述而王氏
之成猶昔此成
之所從來也

之右亥山已向
子四使俊儼億
女一適場儼榮
官吳以清長子
儼絕



垂世

信 大宗

文貴第一子心齋
祖字公美號夫紀
生于永樂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卒于
成化五年六月初
二日壽六十一歲
葬海豐吳氏金墓
考夢照 家多山

場東亥山已向
子一本立戶口
繁衍計五百餘
丁詳載放譜卷
之西

玉 繼始祖大宗

公美第一子心
齋長伯父字振
芳配吳氏黃氏
蔡氏子二詳族
譜

珽

七世

八世

九世

巳向子四玉珽 珽

公美第二子心
齋次伯父字大
芳配蔡氏周氏
子四詳族譜

珽

公美第三子心
齋父字紀芳號
守庵古林坦夷
里 壽者生可
正統十年三月
十三日卒于嘉
靖十五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壽
九十三歲業農
奉

金 繼嗣小宗

守庵第一子心
齋長兄字汝全
配曹氏盧氏子
四詳族譜

良

守庵第二子字
汝止號心齋生
于成化九年六
月十六日巳時
卒于嘉靖十九
年十二月初八

衣

心齋第一子字
宗乾號東塹生
于正德三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
卒于嘉靖四十
一年八月十五

之垣 繼心齋
小宗

之漸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世系

四十九

吳氏無出繼配
湯氏子六金良
錦錢錫鑄女一
適場理學周崇
壽繼配唐氏子
一鏞合葬場東
亥山已向七子
昭穆列厝焉

瑞

公美第四子心
齋叔父字志芳
配韓氏子二詳
族譜

日子時壽五十
八歲業儒身長
九尺廣額隆準
丰骨奇古有肉
珠在掌左一右
二如團基于大
時分陰陽有握
乾把坤之象思
親有異孝善友
諸兄弟齊家最
嚴師事餘姚理
學陽明王公悟
明正學世稱大
儒門人徐樹等
私謚文哲文貞
先生存日撫院
劉公節巡按與
公梯交前學
日壽五十五歲
業儒秉性剛直
內外威服會物
有本木之旨啓
父格物之學後
虎墩北洋崔公
輓云格物曾聞
啓至聰輪果
酷肖陽公體
登年督理家業
瞻父遊學之需
中年幸翁袋遊
學江浙立宗命
光大家學配享
崇儒祠配丁氏
合葬場北一舍
堤河東午山子
向子云之頃之

朝後萬曆十三年

論德韓公世能
郎中蕭公景訓

請從祀 孔朋奉

年該部議二十七

位沈公一貫郎
中田公大年給

事王公士性
請

肯從祀 孔廟三
十七年給事中

曹公于沐胡公
忻請

肯待謚 有
遺像年譜語錄

答問等書冠服

漸女一適車臺
場太學生盧榮
先是心齋公勸
賑榮父盧公隆
慨捐粟一千五
十石嘉其積善
以孫女配焉適
榮甫十八生于
世德世美榮逝
守節訓子義方
鄉人稱之

鑒

心齋第二子字
宗順號東崖生

于正德六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之奇

之翰 繼嗣小宗

蒲輪等製傳
 世配吳氏克盡
 婦道名爲內助
 生于成化二十
 二年七月二十
 五日巳時卒于
 嘉靖二十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
 寅時壽六十五
 歲合葬考塋穆
 穴子五衣幾
 禔補裕女一適
 場吳光泰按譜
 男子詳而婦人
 畧此獨詳生卒
 者蓋夫子明
 正學亦以長內
 助芝賢也公
 卒于萬曆十五
 年十月十一日
 壽七十七歲業
 儒德性溫良學
 問純粹遊學江
 浙師事餘姚理
 學龍谿王公緒
 山錢公獨得先
 傳倡明家學立
 宗會以睦族衆
 著詩歌精翰墨
 有遺集行于世
 配享精舍祠議
 崇祀鄉賢配吳
 氏女一適泰州
 丁堯年側室方
 氏子一之翰繼
 配倪氏子五之
 之介
 之羨
 之文

存日四方來學
 杏泉師法御文
 洪公垣構東洵
 精舍居之公池
 嘉靖二十五年
 鹽法御史胡公
 恒改精舍爲祠
 專祀公于東洵
 無何胡公柁學
 南畿祀公于泰
 之鄉賢祠又分
 祠於公文範肖
 公像于東洵精
 舍遺公仲子棗
 世襲孫之詮守
 焉萬曆四年南
 京戶部尚書耿
 公定向移機海
 詮之奇之介之
 夢之文女二長
 適富安場梁
 翰次適梁塚場
 周時寧其墓合
 塋場北二倉塋
 河東長山坤向

之蕪
 繼嗣小宗

防兵憲程公學
博泰州知州蕭
公景訓特建崇
儒祠專祀公于
吳陵二十六年
揚州府推徐公
鑾肖公像于崇
儒祠遺公長子
衣世襲孫之恒
曾孫元鼎守焉

錦

守庵第三子心
齋三弟字汝勝
號道成配趙氏
徐氏子六詳族
譜

人嚴介者詩歌
精翰墨閑投畫
禮晚年註先公
遺錄私釋有語
畧等書傳于世
配享精舍祠。
公存日海上大
饑帶南庄捐賑時
往浙有會稽僧
相公陰隲文見
歸子兼生適昭
台先是公艱于
嗣配周氏無出
繼娶崔氏側室
林氏以妬惡一
時併去復繼娶
劉氏亦以惡
去

錢

守庵第四子心
齋四弟字汝良
號一山有志正
學痛死心齋歿
以策臣得其傳
遂師事之人皆
異焉配杜氏子
一詳族譜

錫

守庵第五子心
齋五弟字汝憲
號南湖配黃氏
羅氏賈氏子六
詳族譜

合葬
填河東
葬後已山亥向
繼娶徐婦合葬
本堂子一之葬

補

心齋第四子字
宗完號東日生
于嘉靖二年三
月十七日卒于
隆慶五年六月
二十三日壽五
十歲業儒者周
易解族譜序詩
歌等書傳于世
配享崇儒祠配

元麟

子

錡

守庵第六子心
齋六弟字汝晉
號一泉配周氏
子二詳族譜

錡

守庵第七子心
齋七弟字汝成
號春坡配梅氏
子四詳族譜

呂氏合葬一倉
塋河東兌東塋

塋左側已山亥
向無嗣呂氏苦

節四十餘年有
傳女一適富安

豐崔汝修後
產業田糧悉歸

三房猶子之垣
痛其絕嗣乃以

弟之漸第二子
元麟繼焉

裕

心齋第五子字

崇化號淵海聽

明穎異克任家

學年一十八

九世

之垣

東塋長子心齋宗
長孫字得師號印
心生子赫靖二十
年六月初六日戌

十世

元鼎

印心子心齋四
代宗長孫字
號天下具萬歷
七年四月初四

十一世

孫元

繼心齋
小宗

天真第一子心
齋五代宗長元
孫字自陽號樂
天萬曆三十二

十二世

未娶歿亡易
日此處是我形
影子留與家人
作裏傷一十八
年原寄住清風
明月是吾藏人
皆惜之墓守處
祖塋外東北

十三世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世系

五十三

時卒千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亥時壽七十歲以詩經廩泰庠賦性耿介制行端方克任家學士類推重以心齊長孫世守泰州崇儒祠臨貢目督通授冠帶兒元開歸東淘纂修族譜創遺稿諸字惜未竣逝焉合族咸歸其功娶泰州新鄉司門已公次女入子元開甫九歲氏逝公二十四

日巳時生以禮記補泰庠生學院陳公子克准承泰州崇儒祠十世襲泰祀衣巾師事理學新安陳公履祥立志向學遵交遺命力纂族譜大合東淘三水族象醴諸嘉遺稿戮力維艱族人委服其功立宗會議建家廟義維族族象訓子弟習者太學臆操靈譜內族公

年十一月初二日生世襲泰州祠奉祀習禮記攻舉業師事理學宛陵汪公有源終身宗室泰州沈煌次女

天真第三子心齊五代次元孫字曰辛號同天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生習禮記攻舉業聘泰州庠生

載其不續院道高其義舉行優交旌紹道昧義重光先及貢讓缺塩法御史夏邑彭公端吾表云敦義崇讓有印心行性鑑摘題行于世樂學堂會友吳公士賢私謚孝義先生配享崇儒祠特祀三水家廟合葬一倉填河東考塋昭一穴子一元鼎女二長適安豐塲泰庠生周應選方修行有志正學次適塲傅本治心齋先生全集

文貞祖高唐水傅等書行于世娶塲泰庠生徐懋勛次女子四長孫元次自卑聘塲楊燦長女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幼殤三孫凱四孫龍出繼堂叔之廉後女一適泰州天真武林山名文成勳賢嗣在焉先公心齋配祀本祠

附號天真其二
脉關情也夫

之漸

元祿

孫達

繼祖

東瑛次子心齋
孫字美中號西玉
生于嘉靖三十年
二月二十五日卒
于萬曆十八年六
月初六日業農
性剛勁室心公平
善操琴精音律存
目以祖遺水田糧
差逋徵高郵州諸
艱歷試没于河濱
宗人_之表以義
傳年三十有九歲
子元祿殮歸墓場

西玉第一子心
齋四代長曾孫
字世卿號懷西
隆慶四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已
時生業農蚤年
代父糧後繼于
高郵後師事理
學新安陳公履
祥有志向善協
弟元鼎_之力族
譜編于三世齒
序嗣傳于世爰
富安場何稽次

懷西子心齋
代次元_自
裴號夢周萬曆
三十九年二月
二十五日生業
聘_氏

女子孫達

一合填河東考坐
繆穴娶富安場

元龍

郭志仁次女痛夫
逝苦節當道交旌
其廬子三元祿元
麟出繼叔補為嗣
元寵女一適場周
至願

西士第三子
齋四代次曾孫
字錫卿號振玉
萬曆十年九月
初一日生業農
惟勤胼胝自食
薪水娶_氏

之翰

東厓長子庶出心
齋介孫字遠中號
見心生于嘉靖三
十六年二月二十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三 二世系

五十五

一日卒于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背詩經攻舉業通律詩編譜稿有司舉以奉祀衣中未給乃歿配曹氏合塋場北二倉河東考塋昭一穴無嗣女一適場村崇勳

之詮

東厓次子滿出心齋介孫字田中號休佳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初十日戌時生業儒德器淳厚持躬曲謹以心

元台

繼祖小宗

休佳子心齋四代介曾孫字輔卿號柱國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生官舉業開氏

終頂神

奉祀衣巾配周氏無出塋場北二倉垣河東考塋後女一適場周日長繼娶方婦一元台女二未聘

之奇

東厓第三子心齋庶孫字材中號念厓隆慶六年三月初一日生業農力搜先筭遺羊有眷族譜娶馬氏

之介

齊先生全集

卷之二世系

五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厓第四子心齋
庶孫字耿中號師
厓萬曆三年六月
初四日生業農娶
氏

羨

不厓第五子心齋
孫字和中號景
林四年十月
生業農娶

后十年八月
日生業農娶

之庶

不厓第六子心齋庶孫
字繁中號孝賜生
于萬曆五年正月
十三日卒于三十
九年十月初七日
業農娶同藏父
祖遺地他考墓側
公者東隅公力績
家學堂猶子元請
痛其無嗣以第四
子孫龍以孫繼祖
焉遺寡祖母徐婦

孫龍

繼祖少宗

孝賜嗣孫心齋
五代庶孫字自
荀號繩孝萬曆
四十年三月初
二日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依鼎爲之供贖
殯殮托橋遊聘樊
氏子王思樊共刻
夕公遺祠西北基
地一段約六畝許
徐意遺孫龍壽堅
不受仍與堂叔詮
堂兄林創業焉

補

心齋第四子詳註
見前

元麟

繼祖小宗

東目嗣孫心齋
四代庶孫字祿
卿號望日萬林
元年六月二十
四日生業農娶
氏

截畧終

心齋王先生年譜後序

嘉靖丙申春燧與聶子子安同受業於先生之
門今幾四十年矣不四五年先生卽捐世今又
適三十年後數年子安補儀曹又數年燧亦備
員南比部咸欲編先生年譜鋟梓以傳顧考訂
未備於時孰亦有弗逮壬戌秋先生之子宗順
宗飭宗元攜先生行實至金陵并同門吳從本
王惟一輩相繼以至始得按先生行實草創爲
譜大書其綱小書其目直書其素履詳書始之

所悟入與其學業之大成出處之大致時同門者遂欲梓于金陵燧念玉蘊而山輝珠藏而澤媚至寶在天地間秘之愈久精光愈射來世也矧四方同志之士於先生嘉言善行得於覩記者遍滿宇內而是譜所載萬有一之或遺非所以愛先生而傳之遠矣癸亥之夏燧亦解組西歸復攜其稿過子安共參訂之已巳春而仲子宗順亦以譜事來會于永豐乃又與素慕先生者程子振之劉子茂時相校讐焉參伍不遺詳

畧具備燧與子安遂併其語錄而俱梓以傳呼先生之素履平譜可傳而其學問之大非譜所能盡也先生之學語錄可傳而其精神之非語錄可盡也今觀其譜讀其錄亦庶幾乎先王之大槩矣燧也不類願學未能仰負師門多矣然天下後世善相馬如九方臯之後豈復無伯樂者乎不於其形而得其良於牝牡驪黃之外斯其爲知馬矣然則後之知先生者其徒以譜與錄歟其不徇於譜與錄歟

隆慶三年己巳歲孟秋既望門人樂安董燧兆
時甫頓首書

心齋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重鐫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三

許慎說文解字詁林卷之三

楚黃耿定力

全梓

檇李丁賓

秣陵焦竑

全校

海岱蔣如萃

畏孫玉衡表孫

全輯

語錄計七百四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

先生全集卷之三 語錄



物却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以下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格物之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卽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
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止己
而物正也。
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

在脩其身脩身在正其心而正

在誠其意誠意不言在致其知可見致

誠意正心各有工夫不可不察也

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

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

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

出止字來

纔着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

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

伊尹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

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當以見龍

家舍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之玄微處至其

易簡宗旨却不會言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衽之問孔子不答

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
孔子早年事也

請討隱德仁也不從而遂已智也若知其必
不從而不請亦智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
且智所以爲孔子

及人直到人亦愛敬人互到人亦敬信人直
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一爲無欲教一番沾動一番新先

此言以行

者但知孟子辨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
其辨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
復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主曰伊傅之事我不
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

伊傳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此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此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則百姓之日用卽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時

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卽無極一卽太極

無極是無欲到極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可與幾也去而不失首君臣之

義可與存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曰行義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不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
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爲飛魚躍同
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
勝已者正已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已亦惟正已而已矣故曰不怨
天不尤人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光師常
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
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
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
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
做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

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
子是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
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
獸同羣者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
德而隱九二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
棨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
非見而何

會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
三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
爲非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宥不會
出行三子會出行却無家宥孔子則又有
家宥又會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爲迂所以卒死衛輒之難
事君有三君有可諷不可諷君有可諫不可
諫君有可犯不可犯匪石之貞不可與幾

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諷字從風其入也微

仕以爲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也何有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三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屯卦初爻便是聖人濟屯起手處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書禮樂學易逐段

研磨乃得明徹之至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宋之用其邵學已皆到
聖人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
格物而止至善安身而功便智巧

周茂叔牕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
此不好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則

隱之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澤
然與物同體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
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
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
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

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門人歌道在險夷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時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慎然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爲學最難吾人莫若且做學而後入政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之非必問於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直中者自無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明之至無物不覆及求諸身欄柄在手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握其機何少窺陳編白沙之意有不
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
時中今在韋編三絕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夢周公不忘天下之仁也不復夢見則嘆其衰之甚此自警之辭耳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魯一變至於道之道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也於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卒未

知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孔子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與諸人者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
之大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人之仁也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五
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
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外來
則不着人力安排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舉止之得時也三
嗅而作是舉得其時也翔而後集是止得
其時也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
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
父與君

元武召子陵與其榻伸私情也非尊賢之道也子陵不能辭而直與其榻失貴貴之義也賢者亦不如此自處故加是帝腹子陵之過狂奴之辱光武之失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便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子謂暮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差

古之時百工信度故數罟不入污池凡宮室器用一切皆有制度百工惟信而守之莫或敢作淫巧以取罪戾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爲所以令易行而禁易止也

孔子卻顏路之請早而不禁門人之厚死無

成心也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微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爲奴庶幾免死故次之比干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無私故同謂之仁而優劣則於記者次序見之矣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爲超脫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別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仕則仕義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義畢矣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

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媿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

已故出則必爲帝者師處則必爲天下萬世師出不爲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或言爲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盛德乎
蓋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
而後言可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仁取義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是皆孔子言也何事異而稱同邪先生曰湯武有救世之仁夷齊有君臣之義旣皆善故並美也曰二者必何如而能全美曰

紂可伐天下不可取彼時尚有微子在邲而立之退居于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君臣之義兩得之矣且使武庚不至於畔夷齊不至於死此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回侍孔子而論學仲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

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間而已顏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比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用乎路之直在

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能容人而教之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溫柔有之矣然而致袒裼裸裎於我側此其不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已

也恭其待物也恕不失已不失人故曰隘
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衆人之心也衆人不知學
一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
不亦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
學道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幾微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
能格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大
人

隱居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
是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
以後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

孟軻真是一句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
子麓處所以多忽略過學術宗源全在出
處大節氣象之麓未其害事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易位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
不可以不諫而諫之也當不在於虐罔之
後而其去之也當不爲儉德辟難已焉可
也昔陳恒弑其君孔子去魯去位之臣也

且沐浴告於魯而得義以請討則微子

箕子者猶當六也智矣蓋三分天下

文武有其二也豈不知之也周家

歷年仁義忠子豈不知之也文

武有天下三分之也周之時足以格紂
也明矣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則可諫
其無伐殷之念而易位之舉亦可必其協
同襄贊而有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且夷

齊清風高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
之安知其不詢謀僉同而有以安社稷
之危故孟子曰民爲其社稷次之君爲輕
也且不惟成湯之祀所以永於無疆而
箕子不至於囚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
無相悖之道矣此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
識之有未盡焉耳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實於德據仁義

禮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
長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於
藝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禘之說正不王不禘之以公也知不王不禘之
說則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
誠如示掌之易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卽求而往
明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卽女子貞不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爲行道而
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爲
貧而仕者爲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問辭受取與固君子守白之節不可不慎如
顏子之貧孔子何不助之先生曰吾

情則累於道君子之與受視諸道而已
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
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
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漢高之有天下以縱囚斬蛇一念之仁韓信
之殺身以聽徹襲齊一念之不仁故人皆

有是惻隱之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四體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
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
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爲下矣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

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旣明傳不復用矣道旣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

心而已矣

陽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十金難買芰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買莫春衣

易自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先生曰初多休六多周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

也

當屯難而乘馬班如者要在上有君相之明
求而往明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時
耳此君子出處之節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
失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
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
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
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
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問能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

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爲
不足與校云耳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
皆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
是吾身不方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爲飛魚躍便是此體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
法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
工夫去較量人過失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
物之智處

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爲物所動智者順利乎
仁而不爲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
樂而善道矣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

工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
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
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
聞以道徇人者也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
先生常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子曰處變而不失其
常善處變者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常
道也故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不以其害已而或間也
此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點之意何如對曰點
得見龍之體故與之也曰何以爲狂也曰

以其行不掩言也曰非也點見吾道之大而略於三子事爲之末此所以爲狂也門人問先生云出則爲帝者師然則天下無爲人臣者矣曰不然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帝者尊信吾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吾道傳於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師也不待其尊信而銜玉以求售則爲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爲之主宰

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旣不行雖出徒出也若爲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壯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以行道也不爲祿仕則莫之爲矣故吾人必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欄柄在手隨時隨處無人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

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
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遺其末矣皆
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外之道也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以端端本誠其心
而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
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
爭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

人只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
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
知以復其初也東廓子構成書院因名曰復
初故述之以此

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通書曰易爲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
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

於此哉昔宋安定胡先生泰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祀爲百世師況天下之至善乎今豫章瑤湖王先生予同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一之傳來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構安定書院召遠近之士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家居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召而往學焉予謂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明師良友鼓舞於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于異端枝葉者鮮矣予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今瑤湖先生轉官北上予亦歸省東行辱諸友相愛後會難期故書此以爲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贈別瑤湖北上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

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

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肉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己此恕也所謂致

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
曰守身為大會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
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
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
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
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
世之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勉仁方書壁示諸生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
惟恐其不能遷善改過者一體相關故也然
而不知用力之方則有不能攻已過而惟攻
人之過者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疎也是以愛
人之道而反見惡於人者不知反躬自責故
也予將有以論之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
合外內之道也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
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

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
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矣
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
君子爲已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
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
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
責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
人以及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如此之用功

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
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
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不獲其所
卽已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已是故
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
之志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
日望之此予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
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觀其離父母別妻子置

家業不遠千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
深望於予者也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
乎是在我者必有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
欲其成就是予之本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
達焉必也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
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改自化而後已故君子
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
矣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己之責也引道之不

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容是己之
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已之過
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己者非大人之學也故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
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
斯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
知矣文王小心翼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

見其仁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以
四海困窮爲己責其仁可知矣觀夫堯舜文
王孔子之學其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下
之殊然其爲入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吾儕其勉之乎吾儕其勉之乎然則予之用
功其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友
抑不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

友乎噫我知之矣而今而後予當自仁矣予
當自信矣予當自仁而仁於諸友矣予當自
信而信於諸友矣然則予敢不自用功而自
棄而棄於諸友乎予知諸友之相愛肯不自
用功而自棄而棄予乎故知此勉仁之方者
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諸其身而不至
於相親相信者未之有也

天理良知說答甘泉書院諸友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爲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

便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曰致曰體誠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人又以爲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者各自以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爲是以

人之所見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
知字矣是既以已之所見者爲是又知人之
所見者亦爲是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答問補遺計二十一段

子謂諸生曰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
部完書喫緊處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
四字本旨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
得却不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中
庸論孟周易洞然脗合孔子精神命脉具

此矣諸賢就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子曰明明德以立體親
民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師辨之悉矣
此堯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爲
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
卽言心之本體矣三揭在字自喚省得分
明孔子精蘊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
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

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悟透此道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又說箇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未治正已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未治者否

矣本末亂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如此而學如此而爲大人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會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爲安身則亦何所據乎子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

大學說簡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
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
善也物有本末故物物而后知本也知本
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節乃是釋格物致
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
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
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

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修身立本
也立本安身也後文引詩釋止至善曰緝
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嘆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
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
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

諸生問格字之義子曰格如格式之格卽後
絜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不
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
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
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
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
者否矣一句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

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
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
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
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
家事是之謂失本也就此失脚將或烹身
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
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

下手工夫不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由此而措之耳此孔門家法也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于末定也如是而
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
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
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
安如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問友已格物否子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
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
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荅是謂行
有不得于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
已反已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
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此正已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
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

之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亦莫之能親民也
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
本也

子謂諸生日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
正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
誠其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
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

誠而後心正此等處諸賢曾一理會否也
對曰不知也請問焉子曰此亦是喫緊去
處先儒皆不曾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
其國者言國治了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
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家齊了而國之儀
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脩其身脩身在正
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却不在誠意誠
意不在致知誠意而后可以正心知至而

后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纔着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是誠意工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無必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則正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誠意却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須物格

知至而後好去誠意則誠意固不在致知內亦不在致知外故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誠意毋自欺之說只是實實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不可便謂毋自欺爲致知與聖經皆不先誠意就去正心則正心又着空了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意又做差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却助了却不可以

誠意爲正心以致知爲誠意故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有誠意工夫意誠而后有正心工夫所謂正心不在誠意誠意不在致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旨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知所以爲學矣

子謂朱純甫曰學問須知有箇欄柄然後用功不差本末原委不開此於天下事必先

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安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人安天下也不遺末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子學問精緻奧領處前此未有能知之者故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大學工夫惟在誠意故誠意章前後引詩道極詳備文王緝熙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以至沒世不忘止至善也衛武公

學問自脩恂慄威儀以至民不能忘止至善也 皆做到至善 所謂盛德至善者也孔子合下便要止至善便是攔柄在手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謙訓作自慊何如子曰

此正承物格知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未只是好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畧無纖毫假借自是自滿之心是謂自謙卽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然工夫只在慎獨而已故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子謂周季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
慈止於信若不先撓得箇安身則止於孝
烹身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饑死結纓有
之矣必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
能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緝纜
詩在前然後引文王詩做誠意工夫纔得
完全無滲漏

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

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便尊身與道何
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
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
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
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
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
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必不以道殉乎人使有王者作必來取

法致敬盡禮學焉而後臣之然後言聽計
從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
義入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避世避地避
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易曰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也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知止矣哉
又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若以道
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

彼尊信哉及君有過却從而諫或不聽便
至于辱且危故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
足自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樾甚慚于夫
子之教

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
本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本無不同焉飛魚躍此
中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

春也保合此中無思也無爲也無意必無
固我無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
之學也者學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
致纖毫之力乃爲修之之道故曰合着本
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
體然後好修的工夫

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

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
成成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
常存便是持養真體不須防險不識此理
莊敬未免着意纔着意便是私心

劉君錫問常恐先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
子曰且道他失到那裏去

子謂子敬曰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
克之惡念動則去之曰善念不動惡念不

動又如何不能對子曰此却是中却是性
戒慎恐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
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常
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
自克惡念自去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
知立大本然後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更無
滲漏使人人皆如此用功便是致中和便
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子謂諸生曰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
語未瑩恐誤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
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
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
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
氣質也故曰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張子云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
要善者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
天下萬世師 疑先生好爲人師何如先
生曰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
生曰子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
終教之先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
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修

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

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

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

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

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

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吾脩身立本

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

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已立後

自配之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
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必
與吾人講明脩身立本之學使爲法于天
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
達庶幾乎脩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
斯處也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立
出也以道狗身而不以身狗道其處也
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日

民止至善矣

心齋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觀感錄傳贊

李二曲先生著

心齋先生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洗俗學支離之陋毅然以堯舜孔孟以來道脈自任當是時兩化風行萬象環集先生抵掌其間啓以機鑰導以固有靡不心開目明霍然如牯得脫如旅得歸門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州朱箴刑部郎中董燧給事中聶靜文選郎中林春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承傳其學轉相詔導而布政徐子直布衣顏山農尤最著子直之後爲內閣趙文肅山農之後

爲參政羅近溪何心隱近溪之後爲少宰楊復所
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後先相繼至今流
播海內火傳無盡先生之道彌久彌尊嗚呼盛矣
先生嘗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爲
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云云言言
透髓字字切實吾人所當服膺也





鐵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四

楚黃

耿定力

全梓

構李

丁賓

秣陵

焦竑

全校

海岱

蔣如莘

與俞純夫

尺牘密證

計二十一

與俞純夫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恐所爲雖是將不免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踊厭動之僻乎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

答徐子直

來書所謂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足見用功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夫良知卽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外內之道也其一來書謂虛靈無礙此云道之體也一切精微

此云道之用也體用一原知一體而不知用其
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
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
一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
故曰精則一一則精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
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
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
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又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
辭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
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
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
道也昔者公山佛肸召子尚欲往而況其以

上者乎欲往者與人爲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爲善不誠也使其誠能爲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東城於此默而識之可也

又

得書見疎山公薦疏書中云云亦理勢之自

然也求之在我必有一定之道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也若君相求之百執事薦之然後出焉此中節之和吾之道可望其行矣吾之出可謂明矣易曰求而往明也若君相不用百執事雖薦之不過盡彼職而已矣在我者雖有行亦不過敬君命而已矣前此諸儒忽於此道至於入而後量是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

身爲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吾東城默而識之

答朱惟實

得書知尹高陽可慰來謂旣云敬慎不敗矣又云患所以立夫良知卽性性卽天天卽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

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真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卽所謂不敗卽所以立也平齋求之良知更何疑于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乎上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能反求自不怨天尤人更有何事

答宗尚恩

來書之意已悉但某欲吾九齋爲第一等人
物惜乎今日小用之非我所望也所謂欲自
試云者古人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爲學
此至當之論吾九齋且於師友處試之若于
人民社稷處試恐不及救也進修苟未精徹
便欲履此九三危地某所未許有疑尚當過
我講破

又

來書謂爲祿而仕足見謙德古之人欲仕
疆必載贄三月無君則弔君臣大倫豈一日
可忘昔者孔子爲祿而仕爲乘田必曰牛羊
茁壯長而已矣爲委吏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牛羊不茁壯會計不當是不能盡其職是爲
不及牛羊茁壯會計當而不已者是爲出位
之思是爲過之過與不及皆自取其罪過在
九齋當了然此道自不至於如彼喜而不寐

區區本心但休戚相關不能不爲之慮耳爲
祿爲道無入而不自得者有命存焉若夫仕
之久速此又在吾九齋隨時消息見幾自試
如何非我所能逆料也

與薛中離

昔高郵舟次歌濂溪先生故人若問吾何況
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信卽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之意先師良知實際正如此也弟近悟

得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
則脩身見於世此便是見龍之屈利物之源
也孟氏之後千古寥寥鮮識此義今之欲仕
者必期通而舍此外慕固非其道陶淵明喪
後歸辭之嘆乃欲息交絕遊此又是喪心失
志周子謂其爲隱者之流不得爲中正之道
後儒不知但見高風匍匐而入微吾見其孰
與辨之

卷四
答鄒東廓先生

辱手教兼惠書布具感具感滿擬舊冬一會
請正賤疾不能出於心歉歉先生明先師良
知之學倡于青原興于南都今又入輔
東宮乃天地鬼神

祖宗社稷生民萬物之福也其任責豈不大
哉昔者堯舜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孔子不得
顏曾爲已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
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旣明而天下有
不治者哉故通書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師者
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
善其孰能與于此雖然學者之患在好爲人
師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
矣是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歸于自家不智以此爲學只見自家不能是以遷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然則抱道自高未免于怨天尤人此所以爲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緝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太守任公

兩辱枉召感愧殊深恭聞執事以賢舉僕矣果如所舉則不敢如所召果如所召則又負所舉矣于此權之與其所負舉寧不敢如所召也孟子曰有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僕固非不召之臣亦不敢不願學也學之如何堯舜執中孔孟爲仁而已程子曰一物

不該非中也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夫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夫不獲其所卽已之不獲其所也是故人人君子天地位而萬物育此僕之心也雖然僕又有所厚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爲人子者

此心當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如召也伏願執事善爲僕辭使僕父子安樂於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豈曰小補云乎哉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亦所謂脩身見於世也脩身見於世然後能利見大人能利見大人然後能不負所舉矣然非一體之仁者其孰

能若執事之薦僕哉故孔子曰賢者賢哉薦賢者賢哉子貢悟之亦曰薦賢者賢哉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差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承諭撫按薦舉竊思古之先覺者以萬物一體之仁而窮心思焉斯有萬物

一體之政是故出則必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程可以前定故曰三年有成曰必世而後仁豈虛語哉某本田野鄙夫豈足爲邦家用第僻處海濱以虛聞竊名鄉里有司以此過舉撫按以是知我哉所謂聲聞過情此心獨無愧乎

答侍御張蘆岡先生

昨拜尊賜又辱手教并佳什感激何如古所

謂先匹夫以貴下賤者於今見之矣佩服不敢忘蒙示有司云聖愚同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盡無其人以絕將來之望山林田野夫豈無格物窮理講學明道修身治行而爲振古之人豪者乎間一有之同類者譏其矯俗當道者議其好名豪傑者嫌其迂鄙俗者忌其矜此固執事大人萬物一體之仁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與人爲善之心也然而在修

身治行者反求諸身果有矯俗好名之蔽迂濶驕矜之偏自當脩之治之所謂非議嫌忌者無非砥礪切磋之師矣竊聞執事宣令首戒以省刑罰此又仁人君子存心愛物古人泣囚之意也生民何幸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古人刑期于無刑故能刑措不用今之爲政者非不慕此然而刑不勝刑罰不勝罰則必有所以然之說也豈人心有古今

之異抑時勢之不同而治之有難易歟將古之善爲政者必有至簡至易之道易知易從之方而後之爲政者未之思歟所謂人人君子刑措不用道不拾遺者不識何日而得見乎此僕之心固有所惓惓不敢不因知我者請教也非敢爲出位之思自取罪戾來諭謂心有所得足爲理學補益爲身心體驗爲世道經濟者愚謂此心綱紀宇宙流行今古所

謂天理也存此心是謂理學足爲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地體之身心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物不濟者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而已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徐鳳岡節推

來諭謂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爲立意做作足見知之真信之篤從此更不

作疑念否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嗻然教之曰脩己以敬子路以爲未足又曰安人安百姓亦惟敬此而已矣

信不及此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未

可執生疑惑

答劉鹿泉

來云三千歲花實者久則徵也頃刻花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無根無實者卽無聲無臭卽根卽實者卽天命之性也通書云無極而太極者卽無根而根無實而實也太極本無極者卽此根本無根實本無實也不然則

無根無實者淪於虛無卽根卽實者滯於有象而非所謂道矣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可須臾離也率此良知樂與人同便是充拓得開天地變化草木蕃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

此學者通患子中只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卽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忤故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搖動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子中當於明師良友處求之成就此學此天下古今大事堯舜

卷四
十五
孔曾相傳授受只是如此所謂道義由師友有之子中其念之

與南都諸友

都下一別不覺七八年矣思欲一會再不可得朋友之難聚易散也如此可不嘆乎先師之身既歿追之不可得也傷哉然先師之心在於諸兄不可得而傳之乎傳之者所以尊先師也不失其幾所謂時中也弟近有愚見

請質諸兄未知高明以爲何如裁示幸萬弟欲請教諸兄欲堯舜其君欲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簡至易至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煩難也所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見幾而作功易成也今聞主上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爲盡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爲先誠萬世之至訓也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卽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卽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聖人之德仁義禮智信而已矣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故上焉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下焉者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是上下皆當以

孝弟爲本也無諸已而求諸人是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有諸已而不求諸人是獨善其身者也求諸人而天下之有不孝者未能盡其術者也不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是未能盡其術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以孝也立乎高位所以尊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教天下以孝也取之有道取之不專是不敬事而慢也取之不漸則必至於求

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微而至者也初月頒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貴賤賢愚次二月頒取在各司之次位次三月頒賞爵祿次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頒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頒取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六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維持以

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養至六陽則人人知孝矣昔人有求千里馬者不得而先償乎死馬則千里馬馴至亦其驗也亦君子用心之微意也必月月而頒詔者使天下皆聽其諄諄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專也又得以宣暢其孝心使之無間斷也然一陽生于六陰之中知扶陽而不知抑陰則必爲所困矣六陰者皆不孝之

謂也是故先王教民六行以孝爲先糾民八刑以不孝爲先此以仁爲聖賢格言所以使天下有所稽也若以爲非者是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然而天下有爭鬪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能是賊其人也若曰己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便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絕人道棄天命也便入虛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爲萬物一體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

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邑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所以爲至易至簡之道然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愚見如此

高明以爲何如自古聖人作字以孝文爲教其旨深哉此道人人可知可能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幽合鬼神古合聖人時合當今其機不可失矣

答王龍溪

書來云羅子疑出入爲師之說惜不思問耳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師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須知孔子之學知孔子之學而丈夫之能事畢矣

答黎洛大尹

來書所謂動之卽中應之至神無以加矣是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動之卽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卽神先生爲民父母如保赤子率真而行心誠求之當擬議則擬議是故擬議以成變化又何惑之有哉民受海潮之難往

者不可追見在者仁政自能存恤以爲生生
不息之國本是故近者悅而遠者來何侯贅
言矣昔者堯爲民上而有九年大水使禹治
之而後天平地成湯有七年大旱能以六事
自責大雨方數千里此人事變于下而天象
應于上也所謂位天地育萬物參爲三才者
如此而已高明以爲何如

再與徐子直

前者書中欲吾子直思之未及明言然亦不
過率此良知之學保身而已故中庸曰君子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
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欺我哉竊
思易道潔淨精微雖不能盡述其詳然聖神
之出處上下已具於乾坤兩卦之六爻也以
此印證吾良知無毫釐之差自能知進退保

身之道矣今吾子直居九三危地而爲過中之爻乃能乾乾夕惕敬慎不敗如此是能善補過也故無咎夫陽者陰之主也陰者陽之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坤六三日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此之謂也將來或有時而近大人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所謂自試也故無咎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慎不

二

害也此之謂也其餘以此推之上下無所不通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所謂止至善也吾子其慎思之

屢年得書必欲吾慈憫教悔於此可見子直不自滿足非特謙辭已也殊不知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學更切切也但此學將絕二千年不得吾子直而會口搏心授未可以

筆舌諄諄也幸得舊冬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後與道合一隨時卽欲解官善道於此可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後沿途欣欣自嘆自慶但出處進退細細講論吾心猶以爲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餘俟面講不備

孝箴

父母生我形氣俱全形屬乎地氣本乎天中涵太極號人之天此人之天卽天之天此天不昧萬理森然動則俱動靜則同焉天人感應因體同然天人一理無大小焉一痛所昧目暴棄焉惟念此天無時不見告我同志勿爲勿遷外全形氣內保其天苟不得已殺身成天古有此輩殷三仁焉斷髮文身泰伯之

天採薇餓死夷齊之天不逃待烹申生之天
啓乎啓足曾子之全敬身爲大孔聖之言孔
曾斯道吾輩當傳一日克復曾孔同源

又孝弟箴

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爲心其理自識愛
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
篤者怡怡侍側父兄所爲不可不識父兄所
命不可不擇所爲若是終身踐迹所爲夫是

不可姑息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
復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陷之不義於心
何擇父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爲無過此
職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
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
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

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
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學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
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
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
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
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

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
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
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
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
知廣居正路致知學隨語斯人隨知覺自此
以往又如何吾儕同樂同高歌隨得斯人繼
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道心中和原來
箇箇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箇人心自中

卷四
三十一
汝化
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自此
以往又如何清風明月同高歌同得斯人說
斯道 大明萬世還多多

鯀鱓賦

道人閒行於市偶見肆前育鱓一罈覆壓纏
繞奄奄然若死之狀忽見一鯀從中而出或
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
不居若神龍然其鱓因鯀得以轉身通氣而

有生意是轉鱓之身通鱓之氣存鱓之生者
皆鯀之功也雖然亦鯀之樂也非專爲憫此
鱓而然亦非爲望此鱓之報而然自率其性
而已耳於是道人有感喟然歎曰吾與同類
並育於天地之間得非若鯀鱓之同育於此
罈乎吾聞大丈夫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幾不在茲乎遂思整車
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頃忽見風雲

雷雨交作其歟乘勢躍入天河投於大海恣然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回視樊籠之鱔思將有以救之奮身化龍復作雷雨傾滿鱔嗣於是纏繞覆壓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甦醒精神同歸于長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車而行或謂道人曰將入樊籠乎曰否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將高飛遠舉乎曰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如之何

曰雖不離於物亦不囿於物也因詩以示之
詩曰 一旦春來不自由遍行天下壯皇
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鳳歸來堯舜秋
詩附

初謁文成先生詩二首

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
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
聞得坤方佈此春告違良地乞斯真歸仁不

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
帝從違有命任諸君磋磨第愧無胚朴請教
空空一鄙民

和萬鹿園詩

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
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
性無爲亦無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卽良知宋
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曰惟性

者師先生因讀此和稿而問在坐諸友曰
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內一友
江西涂從國者答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
也再顧問諸友還有可以時習之學乎衆皆
不應良久忽一童子乃先生甥周泣者答曰
天下之學雖無窮亦皆可以時習也衆皆愕
然先生問曰如以讀書爲學有時又作文如
學文有時又學武如以事親爲學有時又事

君如以有事爲學有時又無事此皆可以時
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卽天德良知也如讀
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
學文學武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
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時在坐諸友皆有
省悟先生喟然嘆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
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
嗚呼如童子者乃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
者也故并錄之

示學者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
亦不錯

又

能無爲今無弗爲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
今誰弗爲爲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
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天下江山一覽詩六首覺友人

都道蒼蒼者是天豈知天祇在身邊果能會
得如斯語無處無時不是天

詠天

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裏乾坤大萬派俱
從海下來天大還包在地下

詠下

真機活潑一春江變化魚龍自此江惟有源

頭來活水始知千古不磨江

詠江

瑞氣騰騰寶韞山如求珍寶必登山無心於
寶自然得纔着絲毫便隔山

詠山

茫茫何處尋吾一萬化流形宜著一得一自

然常惺惺便爲天下人第一

詠一

千書萬卷茫茫覽不如只在一處覽靈根纔
動彩霞飛太陽一出天地覽

詠覽

題淳朴卷

一片青天日隱然星斗藏未曾當夜景何以見文章

贈友人

看破古今為先生志何處欲與天地參利名關不住

送胡尚賓歸省

之子家衡陽遠來路六千專心求我學一往即三年立志苟不勇焉能耐歲寒空無補而無

心孜孜問學焉既聞堯舜道知性即知天又明孔孟學繼絕二千年脩身乃立本枝葉自新鮮誠能止至善大成聖學全至易而至簡至近至神焉位育皆由我怨尤即失焉如有相信者敬將此學傳殷勤再叮囑萬負別離言

次先師陽明先生除夕韻

此道雖貧樂有餘還知天地以吾廬東西南

北隨吾往春夏秋冬任彼除混沌一元無內外
大明萬世有終初雲行雨施風雷動闢
闔乾坤振此居

勉友人處困

石得吾心有主張便逢無沛也無傷寸機能
發千鈞弩一柁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爲皆是
則窮通壽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爲
區區利欲忙

次答友人

入室先須升此堂聖賢學術豈多方念頭動
處須當謹舉足之間不可忘莫因簡易成疎
略務盡精微入細詳孝弟家邦真可樂通乎
天下路頭長

次答友人

若要人間積雪融須從臘底轉東風三陽到
處聞啼鳥一氣周流見遠鴻今日梅花纔吐

白不時杏蕊又舒紅
化工生意無窮盡
雨霽雲收只太空

和王尋樂韻

此樂多言無處尋
原來還在自家心
聖師專以良知教
賢友當爲切已箴
念念不忘爲積善
時時省認惜分陰
意誠心正身脩後
天地參同貫古今

勉學者

西風乍起季秋時
信信將寒寒至之
天道尚然人好法
猛克仁義莫教遲

寄東廓先生

東海灘頭老坎高
俯觀海內往來潮
有能立潮頭舞不用
葫蘆匪正操

送友人

數年心事一朝融
着實擔當樂未窮
上賴聖師陶冶力
下承賢友切磋功
悠悠歲月何時

了蕩蕩乾坤到處容迹此情懷期我友莫將
意見泥胸中

書荷軒卷

胡子遠來學一見心中樂樂得遠來朋以此
知多覺覺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
地同樂太平歌胡生荷軒子荷軒翁造始構
軒荷池上號稱荷軒耳周子愛蓮花以蓮爲
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_志繼志
刪葉追思爾能侍善山師又師洛村子二師
吾教人使_六四千里印證良知同使之知所

止欣然歸復師如斯而已矣

人蹟補遺

詩
札

與薛中離

良知者聖也安焉者學也故曰性焉安焉之
謂聖知其不安而安之者復其性也故曰
復焉執焉便是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曰以先知覺後知是聖愚之分知與不知
而已矣此簡易之道也先師良知之教

卓貫千古微吾兄其孰能與於此哉別後
先師家事變更不常其間細微曲折雖
令弟竹居先生耳聞目擊于此猶未知其
所以然也蓋機不可泄故耳向嘗請先
師立夫人以爲衆婦之主師曰德性未定
未可輕立請至再三先師不以爲然者
其微意有所在也正恐諸母生子壓於主
母而不安則其子之不安可知矣我輩不

窺先師淵微之意遠慮之道輕立吳夫
人以爲諸母之主其性剛無容使正億之
母處于危險之地無由自安母固如此億
弟又何以安哉遂使億弟陷於五婦人之
手當時太夫伯顯因汪白公懲戒之後誓
不入先師家內其危險至此幸得歐南
塾至越與樂村約齋商量拯救至南都白
與黃久菴何善山召弟商議人謀鬼謀已

定又得王瑤湖贊決李約齋之力遂拔正
億出危離險遂得翁婿相處吾輩之心始
安矣後陳吳二夫人送歸各得其所矣其
後吳夫人只可還歸原職蓋三從之道姑
叔門人不與焉我輩正當任錯改之使吾
億弟後無魔障可也此便是復焉執焉之
道無負於先師先覺之明也此又在
吾兄消息權度之力焉非區區所能

其不知此意者遂誹誹日甚雖有一二
志亦操戈入室矣而況他人哉此微意
能一一遍告使之知其所以然哉故曰
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可不慎乎

與歐南塾

附歐

貴鄉里曾雙溪至知久菴公丁憂正億弟隨
歸初公言以死保孤於今日事勢不知果
能終其所願否也過越恐伯顯老夫人相

留未知如何處之望 兄與龍溪兄扶持
豫謀萬全之策以保 先師一脉之孤如
何如何

附歐札

八菴老先生取正聰育之宦邸亦嘗反復籌
量不能自已蓋非但慮正聰保抱鞠育之
跡亦恐其長於婦人之手蒙養弗端或浸
淫以入於邪僻重遺先人之羞也非但爲
正聰求成立之道抑亦以同志諸友往來
處事輒有違言恐誹誹日甚或啓無窮之
釁也非但於正聰有翁婿之義 老師有
骨肉之恩抑亦於伯顯及四方士友有道
義同志之雅善爲調護使各不失其一體

之愛也伯顯有善欲出正聰自是大義至
情然觀之目前雖若割恩舍愛徐觀其後
伯顯亦將喜而安之矣 執事幸委曲成
之草草奉 聞惟萬萬

與林子仁 其一

自誠明謂之性苟非生而知之焉能自誠而
明也如此自明誠謂之教苟非師友講明
功夫頭腦并出處進退時宜焉能自明而
誠也如此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
學者之於師友切磋琢磨專在講明而已

故曰學不講不明

再與子仁 其二

別來不覺三載矣屢承惠問感激殊深始聞
高中而居要地誠有喜而不寐之意又得
龍溪先生諸友切磋學日益明此第一義
也故學外無政政外無學是故堯舜相傳
授受允執厥中而已矣故孟子曰經正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雖孔子必三年而後有

成有志於忠君愛民者求其萬全之策必
以此爲是矣王正億者乃吾先師一脉
之孤也愧我勢不能相隨看管此惓惓於
懷萬望 青目幸甚幸甚諒吾 東城推
此學之所自必自能照顧矣豈待贅言哉

再與子仁 其三

舟中所論人有道其言足以興無道其默足
以容卽大舜隱心揚善之道此所謂以爲

大知也吾 東城執此中而用之則徹上
徹下是爲明哲保身矣

奉緒山先生書

先生倡道京師興起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
與人爲善非 先生樂取諸人以爲善其
孰能與於此哉近有學者問曰良知者性
也卽是非之心也一念動或是或非無不
知也如一念之動自以爲是而人又以爲

非者將從人乎將從己乎予謂良知者眞
實無妄之謂也自能辨是與非此處亦好
商量不得放過夫良知固無不知然亦有
蔽處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齊王欲毀明堂而孟
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若非聖賢
救正不幾於毀先王之道乎故正諸先覺
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

致良知之道也觀諸孔子曰不學詩無以
言不學禮無以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則可見矣然子貢多學而識之夫子又
以爲非者何也說者謂子貢不達其簡易
之本而徒事其末是以支離外求而失之
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良知之
本也簡易之道也貫者良知之用也體用
一原也使其以良知爲之主本而多識前

言往行以爲之畜德則何多識之病乎昔
者陸子以簡易爲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
爲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爲是而以陸子簡
易爲非嗚呼人生其間則孰知其是非而
從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簡
易之道也克其是非之心則知不可勝用
而達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矣故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嗚呼朱陸之

辨不明於世也久矣昔者堯欲治水四岳
薦四凶堯曰靜言庸違方命圯族旣而用
之果至敗績四岳不知而薦之過也堯知
而用之非仁乎不能拂四岳之情舍己之
是而從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與於此也
是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岳曰胤子朱啓
明堯曰噐訟可乎是以不得舜爲己憂不
特仁乎天下亦仁於丹朱也舜卽受堯之

禪而又避位於堯之子使當時之人皆曰
吾君之子而立之不幾於失堯仁丹朱之
心乎不特堯仁丹朱之心亦失堯仁天下
之心也此是非之又難明也舜受堯之禪
是也而又不忍逼堯之子于宮中而避之
避之者遜之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皆
由己之德也孔子曰盡美又盡善是非明
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爲

也此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鄙見請正
一高明其裁示之

荅林養初書

林東城字

來書見所述孝弟之詳非身親履歷者不能
言也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中庸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謂尊賢也知天謂
聞道也如州中某某於道皆有所得吾

初能愛而親就之可謂尊賢矣尊之明
良知之學聞天命之性可謂聞道矣聞道
則中和之氣在我矣以之事親斯謂之孝
自有愉色婉容而無扞格怨尤矣是故
母悅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勞而不怨以
之事君斯謂之忠以之事長斯謂之弟以
至於天下之交則無所不通故易曰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脩矣養初能進於此可謂大孝矣乎

王道論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嫻不任不恤造言亂

民是也存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農而冗食遊民無

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
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
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
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
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
去天下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
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營其本如此則生者
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

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
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
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
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
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
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
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
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
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
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黨
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和睦相愛
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
者必見於人倫曰用之閭而一鄉之人無
不信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

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
而鄉大夫則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復考
其德行才藝悉以敬賢之禮遇之不若後
世之猜忌防閑也鄉大夫舉于司徒司徒
薦以天子天子拜而受之登于天府使司
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上者專以德行舉
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德行教
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

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于德行躬行
實踐于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間不復營
心于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自在其
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輔相
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也
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敢蔽
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
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異以至愚民愚婦皆

知所以爲學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
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
爲美亦非不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
取士者不專以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
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美在上者
以文藝取士在下者以文藝舉士父兄以
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
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上下皆趨於文

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浩瀚於辭章
沿沒於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藝爲務蓋
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登天子
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蔭子
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野叟兒童走
卒皆知欽敬故學校之外雖王宮國都府
郡之賢士大夫一皆文藝之是貴而莫知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學矣而況于窮鄉

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
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以至傷
風敗俗輕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
冒犯五刑誅之不勝其誅刑之無日而已
豈非古所謂不教而殺罔民者哉嗚呼言
至於此可不痛心今欲變而通之惟在重
師儒之官選天下之道德仁義之士以爲
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

廢月書季考之繁復飲射讀法之制取之
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于科貢之外別設一
科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
之典當重于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
進士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
必在所黜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

神意思惟以德行為主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德行為重六藝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
刮磨砥礪以趨於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興
可行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
而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徃而攸久不變則
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
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
公卿講學明理躬行于上以倡率之則徒

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事於此而惟未流是務則因陋就簡補弊救偏雖不無一時驩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又曰爲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

祖宗正大之規象陰陽自然之勢以天下治天下斯沛然矣

均分草蕩議

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蕩裂土之事也其事體雖有大小之殊而於經界受業則一也是故均分草蕩必先定經界經界有定則坐落分明上有冊下有圖下守業後雖日久再無紊亂矣蓋經界不定則坐落不明上下皆無憑據隨分隨亂以致爭訟是致民之訟由於作事謀始不

詳可不慎歟

一定經界本場東西長五十餘里南北濶
狹不同本場五十總每總丈量一里每里
以方五百四十畝爲區內除糧田官地等
項共計若干頃畝本場一千五百餘丁每
丁分該若干頃畝各隨原產草蕩灰塲住
基竈基糧田墳墓等地不拘十段二十段
丁坐落某里某區內給與印信紙票書
明白着落本總本區頭立定界址埠明白
實受其業後遇過亡事故隨票承業雖千
萬年之久再無紊亂矣

重鐫心齋王全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鐫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五

秣陵 焦竑

搜輯

古吳 錢化洪

翻刻

北平 孫道樸

校政

海陵 四代孫王元鼎

全校

王代孫王

校政補遺

六代孫王

翻刻

譜餘 諸當道作
典事遺

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冬十二月揚州府太府朱公

雙橋懷幹奠文

嗟夫孔子歿而大道乖周程喪而微言晦幸顛



陽明夫子倡絕學於東南海內英賢翕然知所振奮先生起布衣以道自任師事陽明剛毅之資淵泉之學道足以謀王不求其祿德足以輔世不求其名勉仁之教尤惓惓於後學良知之學獨得其真傳且江淮閩廣之賢聞先生之風而鱗集者殆數百人雖三尺童子皆知有心齋先生若林子子仁徐子子直是則行誼表著得先生之傳者也陽明之學大行於天下先生之教亦遠矣若先生者真陽明之再閱而濂洛之遺傳也懷幹昔也待罪海陵舊親教範和風慶

雲油然而不忍去矣茲叨守郡愚昧無能可賴先生啓我良心惠茲黎庶也至則先生其已矣海內考德問業者失其宗質政論事者失其主摧心喪氣恨不能復見先生之面而聞其教者猶赤子之失慈母也嗚呼世之學道者多矣孰有信道之篤如先生者哉世之知師者多矣孰有能自得師如先生之於陽明者哉世之以道淑人者多矣孰有鼓舞之速如羣弟子興起於先

生之教者哉世之以道終身者多矣孰有
如先生之既歿而感人之真切如是者哉
又孰有能繼先生之統而傳之無窮者哉
嗚呼先生之手不及六十先生之道在百
世聞先生之風而興起焉者又未必無其
人也仰止高山景行在望拂袂西風不勝
哽咽

如臯縣大尹西蜀黎公樂溪堯勳奠文

仰惟先生崛起海濱不由指授默契真心

真心惟何是曰良知良知之至不加毫
豈不易簡易簡卽師先生得師道在于茲
陽明鳴其立先生趨其趨振末學之卑陋
障狂瀾而東之慨然以師道爲已任漠然
好爵之不足縻故一時海內豪傑不遠千
里以追隨念昔己亥之冬聞念庵之在會
暨東城之往從時有雙橋戾止巽峰攸同
余乃率臯庠多士亦蹒蹒乎萃止安豐先
生力疾據榻雍雍隨叩隨應有若洪鐘遠

稽堯舜周孔下及大學中庸明精一執中之旨示中和位育之功口若懸河以東注貌若喬嶽之孤松載命賢郎歌浩浩之章歌韻其鏘鏘先生互答聲振林塘羣公多士剪燭共聽羅坐榻傍恍乎若暮春童冠之歸味嗒乎若程夫子弄吟濂溪之鄉時羣公之既別予于先生亦微有所商量意講解之過多恐元氣之內傷先生亦不以余言爲迂余于先生亦信其憂深而說詳

自是一別遂成參商書翰雖殷請謁未遑及余北上先生遂亡比余歸來則先生之玉已藏悲哲人之既萎嗟斯文之見殃謹遣兩生用告茫茫嗚呼傷哉辭章日熾正學孰開使孔子而尚在夫豈無天喪予之哀然先生往矣而道豈隨之往哉庭前令子門下英才興詩立禮成德達材精神命脉遍于九垓是雖乘大化以歸盡而實垂不朽於將來

縣尹陶公

悅李公

弘奠文

元氣之在天地間發育萬物周流不息篤
生聖人繼天立極是故堯舜周孔本同一
原子輿私淑仁義七篇秦漢以來斯道索
然有宋哲人挺生濂洛無欲太公真機活
潑天啓

皇明豪傑輩生卓哉真傳嶺南越中先生之出
真元會台適應昌期古道有托始過闕里
謂聖可師既見陽明授受良知載道而還

沛乎真樂孔孟正宗天民先學先生教人
樂學相因直指本體千聖同心魚躍鳶飛
脫去見聞太和元氣存之斯存嗚呼淵泉
溥博廣大無垠悅等生而異地未及樞趨
于先生之門頃以待罪逐居海濱密邇先
生之鄉縱觀滄海之深雖及門之士猶或
未盡得其彷彿矧鄙陋之人又何以知其
運用之神方與同志者日事討論其餘緒
妄欲泝流而窮先生之源

二十年辛丑春正月祭酒鄒公東廓守益憲副

王公 璣郎中王公龍溪畿奠文

嗚呼子貌昂藏忠信是依孝弟之行穆穆
熙熙賙窮矜愚化行於鄉人亦有言薰德
而良俯世寥寥尚友之志謂顏可學矯矯
遐企繫昔夫子倡道于洪子也法服徒步
以從曰既有聞自任彌力靈根是求大本
斯立夫子返越子復與俱携家負糗卒歲
離號召同人以廣善類子不云乎太陽

從地哲人云亡斯文未喪子有強力毅然
擔當萃我同盟保孤恤嫠嗟嗟師門子爲
白眉子善攝生謂能永年胡爲遘疾奄爾
化遷嗚呼傷哉超凡入聖之資龍馬海鶴
之性闔闢經綸之才篤實剛明之行名潛
布衣而風動縉紳迹避海濱而望隆遠近
粵堂堂其山立嗟古道之弗競衆方訾其
揮霍孰云諒其自任益等辱交于子幾二
十年相視莫逆永矢弗諼曠千古以遐覽

驅高誼于黃軒方大道以並馳慘中途而
失援嗚呼傷哉子有大志孰與就之子有
遠業孰與究之出入爲師孰云躋之上下
無常孰云試之豈氣化之適然將與時而
偕極旣逝者其如斯晝夜通于一息

禮部尚書歐陽公南野德奠文

嗚呼自先師倡道多士景馳中行不得狂
狷徒思兄海濱崛起天挺瓌奇千里之夜
航叩龍門而攝齊毅然任重餘力靡遺道

之云遠邁往不辭師嘗謂吾黨乃今得狂
者而與之逍遙歌竟哲人旣萎聲應氣求
者跂踵延頸望廬爲歸莫不虛往實還喜
溢顏眉猶之旅人瑣瑣忽卽次而懷資兄
廸德自身率作有機樂云尋孔志必慕伊
所以使民不倦與民咸宜者蓋出乎聲色
之外而今不可復追矣嗚呼哀哉憶昔豫
章客館接榻連帷都門執別携手挈衣相
期謂何兄心我知我官白下兄家近畿瞻

望伊適合併有時誨我切切眷我依依既而兄有倚廬之戚我奉先櫬而西謂自此以還林卧山棲且遲兄于匡麓或從兄於海湄兄駕可往我舟可維遽幽明今未隔將天道兮余欺嗚呼哀哉道之不明學者各是所習異路各岐躬行無實談說紛披慨頭顱之將老悟曩昔之既非方且會友輔仁畢力于斯神完氣守其殆庶幾所望於允者如舟舵師如沉疴之藥醫一朝流

忽嗟余特此其從誰誠摧裂悲愴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悵隙駒之飛驥感薤露之易晞競寸晷于尺璧儻朝聞其及茲惟屋漏之孔嚴信神觀而鬼窺靈爽不寐尚相我於冥冥也與

給事中黃公

直奠文

嗚呼惟吾友心齋資稟素剛任道之勇萬夫莫當世居安豐晦迹舟航讀書自悟不假句章聞我先師講道南邦千里來見老

萊衣裳先師曰吁厥服惟臧衣食男女吾道之常何必服此立異匪祥兄曰不然日侍親傍服乃自古豈某之狂先師開譬反覆救匡兄自超脫羣疑乃亡時借不肖周旋講堂南野立齋辯難不忘有過面折友誼克彰三月而旋兄亦南翔壬午北上再渡錢塘師教佩領藥言備嘗兄時在越蹤跡潛藏既聞兄歸欲見無方癸未之春會試舉場兄忽北來駕車徬徨隨處講學男

女奔忙至於都下見者倉黃事跡顯著驚動廟廊同志曰吁此豈可長再三勸諭下車解裝共寓京邸浩詞如常我輩登科兄樂未央別去數月受職于漳同志忽散離索自傷于時災旱民罹於殃兄乃不忍爰率富商出粟賑濟念切一腔事豈敢專逮白都堂彼曰咨爾惻隱結腸志必有爲道非可常郡守承之禮待有章兄歸奮勵道義自將內行日充外名日章遠近後學景

仰趨鏘隱隱卓立師門之光孔氏閔冉河
汾董常良知之學賴兄益昌離索既久舊
業愈荒奔走宦途宿志亡羊聞兄自樹惶
愧莫當中夜靜思道岍渺茫平生自許地
維天綱三才之責一身主張歲晚無成流
汗成漿幾欲就正淮水汪洋發棹未能閉
門退藏憶昔壬辰服闋卽祥促裝赴部泛
舟淝江瑤湖拉會白塔僧房兄亦與飲笑
吐衷腸謂我多言獲罪

君王語默隨時吐茹柔剛德言在耳余豈敢忘
時惟先師遺孤聰郎兄與瑤湖保孤念長
挾聰南行迺去故鄉宗伯婦翁卯翼是將
余亦往越小舟夜行晨抵會稽邦侯廻翔
我齋蔡君亦會于航保孤之舉盖曰否藏
余謂瑤湖計豈謬狂保孤大義合自主張
往拜師墓宿草已荒哀哭不盡涕淚沾裳
自此一別兩地杳茫惟兄聞望如珪如璋
吾道之寄舍兄孰當門下疎山按節于揚

慕兄道德有疏薦揚宇宙元氣邦家禎祥
康齊白沙異世相望疎山來歸謁我山莊
問兄起居曰惟安康問兄容貌曰已老蒼
知兄染病兩臂患僵告我疊疊如見羹墻
望兄多壽道脉無疆期兄有用福我家邦
云何一疾來音不祥吾道益孤善類凋傷
耿耿不寐含淚朗朗

春二月給事中戚公賢員外劉公魁尚書孫
公應魁郎中錢公德洪主事韓公柱郎中

尹公一仁祭酒敖公鏡都御史張公元迪
郎中陳公大綸廉使胡公堯時郎中張公
緒副使陳公邦修郎中裴公衍御史蕭公
祥耀郎中徐公珊僉事歐陽公瑜通判周
公子恭主事黃公弘綱莫文

良知之明萬古一日濂洛既遠此意幾熄
惟我陽明獨指其的吾黨信疑或未協一
惟我心齋克踐其跡志果而確功專而密
求志安豐匪徒隱逸勉仁樂道惇惇切切

卓爾心齋海濱豪傑同志依歸斯文羽翼
嗚呼已矣無窮之戚天喪斯文哲人歛跡
臨風一奠寫此衷臆

浙江副使洪都王公瑤湖臣奠文

斯道晦塞餘五百年至吾先師復究厥原
君昔庚辰謁師江藩扁舟江滸信宿言旋
一琴自隨望之如仙癸未之春予試春官
君時乘輿亦北其轅琅琅高論起懦廉頑
偕寓連牀忘寐以歡君旣南歸予官貴亡

師曰樂哉義聚仁輔公廬我詰時亦枉顧

真見實際頻親晤語惟時泰郡多士聿興

謬予問學莫知其旨予曰惟君宜主斯盟

師時越居靡君或違歸省旬餘輒予促之

先師鍾愛在君奚疑比予宦浙哲人云萎

見君之來良慰我思君來不數我亦荒遜

豐采雖隔獲嗣音問自君抱疾不殄我愠

靜默之規旣予嘉允曾未幾何奄爾殂殞

嗚呼哀哉君居東海四方景從龜山慈湖

繼序攸同惟君少年則古自好旣謁師門
盡棄其舊易簡欄柄一朝在手究君之學
闔闢宇宙究君之業伯仲伊周不假之年
數也何尤嗚呼心齋今也則亡保身之論
愛我孰踰翰跡在篋遺篋之增吁哭不臨棺
塋不拂輻緘辭寓莫泣涕漣如

詹事府贊善吉安羅公念菴洪先奠文

孔孟旣歿聖道若綫庶幾中行狂與狷焉
諸子之後孰匪聖訓以質爲學就其所近

莫或裁之源遠益分浩言則折衷哉斯

千載之後一元載啓有覺其修有君王工

惟于默悟不由見聞心輕百世氣奪千軍

陽明是師良知相授澗以自得擴以大受

四方之士雲集景從戶屨常滿河飲皆充

而我何知不量進取尚志問業嘗辱獎與

維歲己亥始獲樞趨子方卧疾據榻見余

勉仁之方明哲之論傾囊見遺錙銖分寸

大成作歌復以贈處自顧瓦缶莫和鍾呂

默成一語冀入虛聽幸子首肯諒我不佞
曾幾何時計音遽來往者不作今民之哀
孰能執德百折不挫孰能原性洞識真我
拘方守轍眩文飾義一經爐錘如醉酣寐
探子之志豈是遽休不徙不改聖人是憂
天若假年日進曷已嗚呼奈何遂至於此
心亦惟危道不易談善學柳下莫若魯男
子尚無忘啓佑來學咸自反求如子之學
士俚愚鄙亦獲瞻依大道爲公匪我

部郎中劉公

一山愈憲曾公

漢府同王公

宗尹奠文

孔孟既遠道喪言灑百家衆技珪噪蟬噪
迨乎濂洛始嗣其傳定性寡欲道我真源
有握其樞象山陸子直見本心世或詆訾
自時厥後士流異端天下貿貿易聽改觀
熙朝累洽慶協休徵應時名世先師陽明
陷危歷險精思心悟直揭良知開物成務
以邁江海以源洙泗以考二王以俟百世

卷五
維世學者蒸蒸如雲或牽文義終愧本根
先生于時有懷惻惻帝啓聰靈神凝淵默
始謁江西若信若疑忽然大覺雲霧俱披
不學匪樂不樂匪學胸次悠然塵滓灑脫
旣戒旣勤夜以繼日常覺常明不止不息
光風霽月飛鳶躍魚沛乎莫禦綽乎有餘
先師捐館築室稽山慨然身任主戎宗壇
貽爾海瀕彬彬鄒魯華扁金針開聾抉瞽
有教無隱本末兼該因病授藥成德

士風不應循循正路先師門墻煥然丹雘
遄陳薦剡聿來幣聘渭水桐江安常處分
不吊昊天國無典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夫人之生愧不聞道允矣先生深探道妙
夫士之生患不得師孰畀先生而遽奪之
嗚呼先生振古豪傑不患不夷光輝篤實
中等承教假官仙邦方資巨冶恐嘆空梁
絮酒一芻哀哀新廟匪慟同門實傷吾道
春三月江西瑞昌王宗室旣白榘遣祭文

孔孟既歿聖學不傳漢以詁訓磨濯唐以詩賦鑽研濂洛之青藜既出洙泗之宿火再燃我

太祖高皇帝重光日月

緝熙敬止神

聖相傳山川聿秀人物多賢

陽明翁契良知之妙

心齋翁會格物之全莫可上下蓋相後先親炙每懷靡及私淑亦幸有緣天胡不慙便哲人之竟委也曷爲而壽衣鉢以末年

嗚呼木摧太華珠沉虞淵吾道孤矣我心慘然青芻一束聊布寸虔心翁有靈夢寐永瞻

翰林院編修內江文肅趙公大洲貞吉撰墓銘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爲場百夫

長生仲仁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
生處士紀芳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
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
左一右二隆穎修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
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
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
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鶩盥
冷水乃痛哭曰某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

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
惟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
純心明性悟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
微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
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
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
失序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
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
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

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其談格物如其同也是

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其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某之罪也辭還家駕一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

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應之先生風格旣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其車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誠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捍戾不悅者

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嚮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酌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

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
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先
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
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
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嘉
靖庚子十二月八日卒於正寢配吳氏生
五子衣壁禊補雍以是月二十九日塋於
場東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

翰氏謂予之嚮往也勸先生之念予亦切
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彊銘曰

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
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二十一年壬寅春二月鹽臺南昌胡公象岡植崇
祀先生於場之精舍堂

冬十月立先生傳於揚州府志

王艮字汝止安豐場人少未學問年近三
十誦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聞陽明王

公守仁倡道洪都買舟兼程趨謁服古製冠服公訝之良曰此服堯之服也辯難屢日始師事焉盡得良知之說遂制輕車詣京師沿途講學人士羣聚聽之多所感發後歸時時如陽明門質正新得好誘引同志至不遑寢食四方薦紳道揚者多造其廬與論學總漕劉公節巡鹽吳公悌皆特疏薦聞侍御洪公垣爲構書屋以居來學之士自號心齋其徒稱爲心齋先生著有

勉仁等作

二十三年甲辰春二月督學蘄陽馮公午山天馭置精舍祠祭田定祀典

二十七年戊申秋八月鹽臺胡公督學南畿記先生於州之鄉賢祠

二十九年庚申冬十月督學海寧吳公初泉動學租修精舍祠扁云學由心悟教本躬行四十年辛酉秋九月鹽臺山西張公繼源九功纂修鹽法志載先生人物傳

四十二年癸亥春三月撫臺豐城李公克齋燧
修先生瑩域

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督學麻城耿公天臺定
向獨尊先生特祀吳陵書院撰春秋祭文
崛起海隅慨然寰宇體仁達道格物定矩
師立善多可出可處孔孟同心心齋夫子

四十四年乙丑秋九月撫臺

毛公介川愷

督學耿公贈先生扁云在田人龍

示莊皇帝元年丁卯夏五月耿公以學事竣

諸先生書院英文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立
天下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也夫焉有
所倚肫肫其仁也仁也者淵淵其淵也浩
浩其天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於戲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哉孔子
斯其至矣志孔子之所志學孔子之所學
於惟先生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也耶質之

而不疑俟之而不惑斯之謂與仰止茲山
用伸虔告先生有靈尚啓我後人也哉

三年己巳冬十月南京太常卿永豐郭公

汝霖撰先生精舍記

淮揚泰州安豐場心齋王先生里閭在焉
先生早有志於學自陽明公倡道東南先
生往師之間良知之說卽自信其心欲大
同于天下隨寓爲人吐談不倦一時朝野
名賢無不願交先生巡撫梅國劉公節巡

按疎山吳公梯首膺薦章乞陽明公歿門
人各以其說爲教先生亦開門授徒而四
方學者多趨先生舍隘不足以容柱史覺
山洪公垣乃爲先生築東陶精舍居之凡
若干楹前爲門中爲廳後爲勉仁堂東西
號房若干間先生常茲講誦閭閻乎有濂
洛遺風歲庚子先生棄世明年巡鹽象岡
胡公植肖先生像舍中而總督介川毛公
愷顏其上曰在田人龍督學午山馮公天

馭又爲置祭田定祀典有司歲時躬奠第
去州治稍遠未便象岡公來視學時因諸
生請祀先生鄉賢而精舍之祭以場官主
之嘉靖乙丑督學楚侗耿公定向按揚時
謂先生海內儒宗不止一方之賢遂特建
吳陵書院專祀先生而東河精舍仍舊焉
余嘗竊竊先生之爲人宦金陵時吳君疎
山爲余語其槩今先生仲子宗順君來乃
盡得其詳而精舍之建置尚未有紀宗順

君屬筆於余余惟聖門之學惟在求仁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意之也得之天
命之本然而自私自利之徒恒二之於是
天地萬物隔闔而不流通聖人者以天地
萬物視吾身而以吾身視天地萬物呼吸
動靜疾痛痒疴無不相與往來若乃隨機
應感則膺厯數者以之君天下膺左右者
以之相天下膺先覺者以之師天下聖人
無意也隨在而行其一體之心而兢業保

任皇皇惟恐是心之或間耳此千古相傳
學脉也先生之學其有見於是乎先生謂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而惓惓師天下自任
先生之意豈易云乎哉至以其安身爲大
機以知本爲大要以自反自責爲實務以
自樂自學爲成功而萬物依已天下歸仁
則其極致也先王之學豈易云乎哉嗚呼
居其鄉必思其人後之過精舍者可以知
諸公崇重先生之心觀諸公崇重之心可
以知先生一體之心是心也無古無今無
有無亡然則是精舍之大者謂與霄壤不
敝可也

並祀安定胡先生祠祭文

補遺

海陵門人陳芑撰

教諭

粵自孔孟旣沒道學失傳漢儒以訓詁爲
能得一董仲舒發憤正心而不能力任斯
文以弘其道唐人以詞章相尚得一王文
中河汾講學而未克容心著述以淆其真

幸而有宋開基五星奎聚先生適應期而
生居泰山以藏脩則明體以爲適用之本
仕蘇湖而教授則身死以爲多士之倡厥
後濂洛諸公大闡大振皆由先生開其源
而濬道之耳先生之功顧不偉歟而不知
者猶或指當時經義治事之科條以盡先
生之學術而於試伊川以顏子所好何學
之精蘊又湮沒而不彰者迄於今四百有

餘祀夫茲緣我

師心齋崛起海濱

明孔孟不傳之學而傳之者皆知以

爲宗以反身爲要於是仰先生之學者

繆迷於兩齋之設科而誦先生之功者祖

昔爲有加焉是先生之作殆先得我師之

同然於數百載之前我師之生實有以擴

先生未發之蘊於數百載之後非所謂異

世而同神者耶泰之前輩嘗建先生之祠

春秋報祀亦云知所重矣然而傾圯不葺

簡褻非宜頃因督學御史耿公議新立我

師之祠於泰山與先生并居以見道統相承之意於是遷先生之主於東講堂而以西堂奉祀我師一時群心鼓動各欲展誠乃鹽院朱公兵憲姜公暨州大夫及同志鄉官庠士布衣人等各捐財物合得百有餘金遂將兩祠撤新蓋造煥然可觀今擇本月十二日奉安神位異集四方多友共秉齋誠潔牲祭告尚賴先生在天之靈默相斯道底于有成則先生繼往開來之願

亦畢矣謹告

別傳

門人貴溪徐樾撰

雲南使

天下之生也久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在人曰性率性曰道脩道曰教堯舜孔孟先後傳授繼守以君師天下者也而古今賴以有覺日用共由之以自得其本心達道行而彝倫叙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稱有道之世三代已上聖人在位以此爲治者也孔孟以來以此爲教者也於穆不息之體賴是以運而天有顯道昭昭

乎宇宙之間故聖人盡心而曰爲天地立心聖人至命而曰爲生民立命著察於彝倫庶物常行之間依乎中庸而曰爲萬世開太平是則性者天命之本然惟聖人者正已而物正安其身而天下國家可保也是謂率性之謂道而純於人命無間然者也未嘗真知於天命之故也則與於堯舜文王孔子之學矣故孟軻氏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譬則巧也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伯夷伊惠之所深造可以語聖矣

而不可以喻巧者猶有議於斯焉者也樾固必承師訓仰稽三代已來諸儒勤苦懇惻於道固皆有所見亦皆有所至於孟軻氏大成之義罕聞焉而無以自開於天命之性是以其功或倍而無由得其門而入也是故有授受之義故曰若某則見而知之若某則聞而知之其不得與聞於斯焉者固古今通患也豈惟三代既降而已哉是道也大明於孔子矣其語性也曰天命其語中也曰喜怒哀樂未發是之謂無有

乎天人內外物我之間者也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三代既還學術漫散有王通氏曰無知無識濂溪氏曰一者無欲明道氏曰太公順應乃三代已來儒者深造而自得者也今三大儒之言行固昭昭可考也而於孔孟之學信之篤而樂之深而得其集大成也者豈可以俟後聖而無疑乎哉粵稽格致之旨聖學之要功也註疏以來儒者索之字義之表以求明吾盡性之學非其義也於是乎有心外之事矣有在物上

理矣而天命之性益隱訓詁支離之說日盛而孔孟之學荒矣體物不遺萬物備我漸托之空言也嗚呼非我大明之朝應五百年循復之理挺生先師陽明夫子深造斯道上契孔孟之傳何以自悟曰致知者致良知也良知之說明而學者始知反本之學心外無事無理而盡心知性以知天致知焉盡之矣而今而後仁義禮智始非由外鑠者也迨我先師心齋夫子生於濱海高明剛大自幼心事如青天白日愛人利

物既冠商於山東特謁孔廟卽嘆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歸卽奮然懷尚友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日用起居若與道合者心每閑靜得有樂地年二十時家務悉理于守菴翁翁勤儉寒暑不倦師竊傷而欲代不可得翁赴役詣官舍事急盥手持水師適見之愧泣汗下默坐小室潛思古人孝養求所謂溫清定省者而行之雞鳴盥櫛詣寢所問安大孺人不悅跪伏以俟至天明翁覺止之曰兒何爲是也昏視席

溫煖安寢始退旦夕夔夔於奉侍之常日有得焉而懽忻翼愉之意有潏潏焉忽然而克滿者幾於日月時常未喻於樂則生矣之旨旣覺復執以爲有而求之愈困於時亦未知其動念則非天行也乃番然脫落前念惟敦孝敬又期而美中暢外復自得焉作孝弟箴每讀書反身驗之躬行若啓若翼親切自得年二十八悟盡心知性之學精思力行至忘寢食一夜夢天墜壓萬姓驚號奮身以手支天而起見日月星辰殞

亂次第整頓如初民相權呼拜謝覺則汗淋漓
席起坐頓覺萬物一體視宇宙內一人一物不
得其所惻然思有以救之與物無間而前者渾
然不二於日用者今則自得而自喻也因題其
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乃毅然以先覺
爲己任而不忍斯人之無知也榜其門曰此道
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
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衆人大笑
心而師自任益力歷稽古訓驗諸身心自得昭

合無貳其或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得
之則躍然如忘每講學開明人心侃侃辯惑起
迷務令人自得而後已家庭鄰里之間皆愛慕
其至誠而樂與之親言行無不信悅守翁常患
痔久臥藥不起請視因吮之翁覺惻然曰兒爲
此吾何忍固止之痔亦尋瘥人嘆其孝感凡翁
有不裕者必以理曲喻之跪以隨之繼之以泣
必釋而後止翁天性本質厚日益寡過土俗家
祀佛翁因之師請曰庶人祀先分也據禮陳論

翁始感而竟焚之崇其先享祀焉師居常規矩
準繩憫兮瑟兮謂行堯之行言堯之言而不服
堯之服亦苟焉也按禮製古冠服自一念隱微
以至話言一出於正而望之者儼然起敬畏焉
告翁以啓行期翁曰江河險長將安之固請繼
以泣告曰學術之誤天下豈細故哉兒爲學十
年求友不可得無與言者今幸遇其人可無二
會乎翁許之夜卽趨舟懼翁意尚難焉臥舟中
夢夫子相見于亭中覺喜曰精神先交矣遡

溯湖七日而至服深衣五常冠垂紳執笏以求
見守門者難之賦二詩以爲請方坐高堂夫子
曰道人也來之師入卽止立于中門舉笏向之
不卽入夫子趨延之於禮賓亭如夢焉乃以告
之夫子曰真人無夢師曰孔子何以夢見周公
也夫子曰此正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
相與究明無不響答聲徹于大門之外伺者駭
焉遂言及天下事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帥曰某草茅匹夫而堯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

日而忘夫子曰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師
曰當時有堯在上夫子曰足見所學出夫子謂
弟子曰吾擒取寧濠一無所動今深爲斯人動
勇日入見論格致執論特久乃喜曰先生之論
一貫者也卽起拜以弟子禮師之三日而告
夫子曰何爲爾亟也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
必遠遊乎曰孟軻氏寡母居鄒遊學於魯七年
而學成我力量不如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
師曰然有聞命也弗友爽逾月且至矣夫子嘗

語門人曰吾今得見_{禮記}學聖人者諸賢其知之
平門人曰異服者與曰彼法服也吾將安友師
歸七日復往_{禮記}學聖人者諸賢其知之
人各_{禮記}難帥曰冬_{禮記}五經備在敬告以五
經總義可乎聽者_{禮記}成汪闢齋聞師言
忽入質問相見器其貌古而冠服不時乃問師
曰古言無所乖戾其義何如師曰不問無所偏
倚而問無所乖戾有無所偏倚方做得無所乖
戾出閑齋心敬而憚服焉

仲子襲曰我父平生問學年譜固已詳之即無傳焉可也然波石徐公為高第弟子於父之學得之最深所為別傳蓋因年譜未就欲有所發明耳惜未終篇而大難遽作故即其殘而錄之將以表其心也臨見者其毋異焉

祀典凡例

萬曆四年丙子四月望日祠成承
憲副程公 州尊蕭公奉 戶部

尚書賈公議
定春秋丁祭

祭日以下後二日為期先守祠者具牲滌俎豆

供租禮房辦祭品先一日委官省牲

祭器籩豆十九個銅爵盞三個酒海一尊大房

二面帛匣一個祝板一座供桌一張條桌二

張桌圍一條鼓一面鐘一口

祭品猪一羊一脯醢四豆祭果四豆祭餅四豆

祭菜四豆黍稷稻三豆羹三獻

物品規則

計開
每祭

猪一隻

羊一隻

帛一段

大紅燭一對

白小燭二對

雞一隻

末香

清酒一尊

菁芹韭

炭

牙松香

栗子

幘巾一條

肉脯

塊栢香

稿魚

炭

魚鱗

柴薪四束

白鹽

笋茹

儀

祭日五鼓或正堂或各廳或學博主祭守祠者肅迎大門外引贊引至本祠前堂更彩服

起鼓三通畢引贊引至正堂階下通贊

神瘞毛血引唱就位引至階上前簷通唱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通唱奠帛

行初獻禮引唱詣盥洗所盥洗授巾請酒尊

所司尊者舉簾酌酒請神位前跪奠帛進爵

俯伏興平身通引俱唱讀祝讀畢復位通唱

行亞獻禮引唱詣酒尊所如初禮終獻如亞

禮畢通唱辭神徹饌四拜畢通唱奠帛者捧

帛讀祝者捧祝各詣瘞望所引唱詣望所焚

指畢引唱復位對通唱禮畢

祭文式

維

○○某年歲次支干某八月朔支干某越祭某
日支干某直隸揚州府泰州知州某等敢昭
告于

明大儒 心齋王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
崛起海隅慨然寰宇體仁達道格物定矩師
立善多可出可處孔孟同心心齋夫子惟茲

仲春秋謹以牲帛醴芻粢盛庶品川仰常祭
以林子某某配尚

饗

陳設圖



尔田賣契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日

豐場灶民季存海今將自己成熟水田一段
 訂一百二十畝坐落丁堡庄東至溝西至溝南
 至溝北至朱昇界四至明白出賣與 本州克
 安豐場心齋祠堂作祭田憑中作時值價銀
 四十兩整其田每畝原科糧米一升一合六勺
 隨田辦納立此文契為証

祭田原無場基後續置場基一段

嘉靖三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東海

安豐場住人吳一純同弟吳一鳳今情愿立文約將自己續置陸地一段計地六畝坐落丁堡庄東止大河西止吳麟界南止河北止河四止明白出賣與同場住人王名下永遠在上爲業憑衆言議作當年時值價銀十一兩整其銀地立契之日兩相交領自賣之後如有子侄孫俱係立賣承當地上糧米每年歸貼完官無難憑立此文約爲照

分園地一所計地陸畝有零東止

路北至城四止明白寬窄在內盡行出

同州住人王名下在上耕種爲業憑衆言

作當年時值價銀一十二兩整其銀契下一錢完足並無分文懸欠亦無私債貨物準折其用上糧草隨買主辦納今恐無憑立此賣契爲照

崇儒祠祭園賣契

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泰州民人沈海今將自己續置園田一段計十

畝整坐落南山寺西隅石上草房三間門扇全
門樓一座門房全東南俱止溝北止官巷西止
吳宅界係在城東南隅一圖里長仇經下民地
每歲該辦納秋糧正米二斗六升七合五勺
願賣與 本州正堂遵奉

海道上司程 明文買克崇儒祠祭田憑經紀
嚴里等估時值價銀七十兩整當日當堂領足
有親房人等爭競為碍係出賣人自行理直

憑立此為證

優免帖文

嘉靖三十二年
二月初八日

告狀人王衣土襪王禔王肅各年甲不同俱係
安豐場灶籍狀為懇乞優免雜差以便遊學以
承先志事先父王良師事明翁力求聖道兩蒙
疏薦不幸早亡衣等四子勉續箕裘固敢放逸
節蒙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洪 欽差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胡 欽差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馮 建立祠堂定行祀典令衣等守奉祭祀

勿墜進脩因此感激愈切奮勵自知學未成章
海濱孤陋數年以來兄弟相率不時前往浙江
江西等處訪求師友究竟宗源以期不負上司
作養之恩不墜先人好古之志竊慮本場灶總
人等不諒鄙情或於編派差徭之際一槩將衣
等名字僉點在官比卽分身應役則初志盡隳
欲行告乞優容又急難理辨如蒙准告乞賜上
念先人志猶未泯下衾衣等情有可矜預給印
信明文執照許於本名應辦鹽課之外凡有點

身丁身剩移得與優免度衣等各得專心
不廢半途倘獲陶成皆爲恩惠千載奇逢
仰瞻爲此下情具狀投告

文移

東淘祠堂帖文

直隸揚州府泰州爲請祀先賢以崇道脉以
人心事抄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
御史馮 批據本州申前事蒙批心齋附祀
定先生終屬未便既有專祠仰州量置學田

歲於春秋二丁後遣有司或教官一員致祭此
帛儀式并置田通議報繳蒙此案照先據本州
儒學甲據本學廩增附武生員員或等呈稱切
緣孔孟沒而聖學湮心性漓而士青壞本州自
宋安定胡公倡明體用之學越今五百年來世
遠人亡迹熄澤竭訶章風靡功利波頽幸有
且易布衣王艮字汝止別號心齋崛起海濱
批流俗依書踐履毅然尚友於古人隨事精
資師於自得聞陽明之學則就

心花孟之心則尊崇以立其本明明易簡直
增迷途疊疊刊劇曲成善類近悅而遠服生榮
而克哀蓋非特一藝之才一鄉之士而已所謂
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求斯人豈多得哉先
是雖蒙 欽差巡按直隸鹽法御史老大人胡
准將先年 欽差巡按直隸鹽法御史老大人
洪 原建本場書舍改作祠堂令其門人春秋
致祭然特行於鹽場而不達於本州特私於門
徒而不公於守牧非所以致教化而示趨向也

茲遇 欽差巡按直隸學校御史老大人馮
善道先麾斯文正印時應有待遇豈無緣爲此
議該本州舊有泰山書院祀宋安定於中今思
本州人物擅文學之長雖號多士究理性之奧
實維二公況安定居此山而蕺儒心齋就此祠
而講學至今門徒聚講猶守舊規後學追宗咸
依故址倘蒙配享殊協輿情呈乞申州轉達本
院或論其心同道同而偶列於上或因其前輩
而配享於中道統相承協自源祖流之美

鄉邦先賢得崇德報功之宜有司無科費之
多士慰仰瞻之望士風攸係教化所先等情係
申到州已經具由申詳去後今蒙前因本州依
蒙措處銀四十兩買到本場灶戶季存海近高
賧熟田一百二十畝坐落地名丁堡莊前價當
官收領外合照前因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帖仰
已故處士王心齋親男王衣等收執將前置田
某承領管業永遠耕種收辦祭儀并隨田根草
俱毋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鹽課司帖文

嘉靖二十一年
閏五月十三日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泰州分司安豐場鹽課司
爲特彰善類以風學校事奉 直隸揚州府泰
州帖文奉 本府帖文該蒙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 批據本府經歷
司呈前事蒙批林選郎訪有鄉行但蓋棺未久
俟祥後附祀鄉祠王處士良亦海隅志士然
未經 題請例難行場專祀既舊有書屋其門
人願祀者聽通行該州知悉繳此案照先爲前

事已經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
州官吏照依來文備蒙批呈內事理待選郎大
祥之後刊刻木主率領該學師生以禮送入鄉
賢祠王處士良行令安豐場聽其門人子孫祀
于原設書院一體遵依施行奉此案照已查林
選郎送入鄉賢外及王處士於行場專祀緣由
俱經勘明具由申報去後今奉前因擬合就行
爲此合行帖仰本場官吏照事理除將林選郎
俟大祥之後本州刊刻木主行學送入鄉賢外

其王處士於原建書屋聽門人子孫願祀者遵
照施行具依准申來等因奉此除依奉遵行外
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帖仰王處士門人子孫照
帖事理卽照原設書院一體遵依查照仍聽其
門人子孫願祀者遵奉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下王處士門人子孫王衣等准此

建吳陵崇儒祠憲票

萬曆三年二月

欽差海防兵備副使程 爲督撫地方事抄蒙
欽差督撫軍門王 鈞牌前事查得撫屬境內

泰州分司安豐場有王心齋先生爲一代理學
之宗抱高蹈不仕之節歿後建有祠堂春秋設
有二祭然蓋造年久不無損壞且聞其子王璧
等頗有父風人所趨向所據祠宇合行咨議修
理仰道卽查王心齋原有祠堂卽今有無見存
如係損壞尚堪修葺者卽行估計修理如係倒
塌無存者亦卽計工建造此係境內高賢遺址
毋得因循泯滅況該道又爲理學正當興舉以
闡前賢者也等因蒙此爲照該州安豐場地方

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倡明理學直任斯文之
正統真爲昭代之鉅儒卷查雖蒙 各院於本
場建祠奉祀然州城原未設有專祠多士無所
觀感似非所以風世教也今蒙前因 相應特
建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選擇勝
地一區將本道發收恭興縣解到銀 支壹
百六十兩買料齊備候至秋間蓋 安設
神位每年春秋該州正官率同 生以禮
致祭

本院修舉之意且幸蒞儒者之邦竊開緒餘之
論一念向往表章之誠自不能已而況該州素
稱理學尤專父師之責正當與舉以闡揚先賢
開示後學者也牌具遵行及建舉過緣由申來
以憑轉報施行須至牌者

直隸揚州府泰州爲崇祀鉅儒以風世教事
抄蒙

欽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兼管河道浙江等處
提刑按察司副使程 批據本州申前事蒙批

據議甚是王氏子孫當且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俱如行以永保無斃此繳蒙此案照先該本州
查議得捐金建祠已隆一方之盛舉得人奉祀
攸關後代之禮文任用既宜於慎始需當要于
有終今勘得本祠爲儒者之居非淄衣黃髮之
流可以濫守徃編有一定之數其加增編派之
類難以速行況王氏子弟素稱謹厚以全祠而
付之其愛惜也必至兼本州民田今多典賣得
數畝而耕之其取給也有餘合無買附廓田二
十畝并以其祠托王氏則王先生廟食之需可
以安享於萬年而

本道作興之義亦庶幾永保於無斃矣未敢擅
便緣由申詳去後蒙批前因除行產業行經紀
綵買附廓田二十畝給付管業外擬合給帖執
照爲此合帖給付本宅前去管理本祠侍奉香
火如有間人在祠作踐許赴州口稟以憑究治

施行須至帖者

萬曆四年五月初一日給

直隸揚州府泰州爲給帖世守事據儒學生員

之垣稟稱先祖王心齋建祠本州城西春秋
祀祭田未備蒙前任

父母蕭 批斷趙方姜鳴告爭絕戶錢瑞田
十畝基地一畝給送本祠收租供祭卷証不
趙方抗法滅卷盜賣錢茂爲業得價七兩至
曆十五年垣知情告復蒙

父母斷給批云既經官斷不得私自盜賣合
前斷追送王公祠作祭田糧一石一斗四升
三合過與王生員辦納趙方追田價與錢茂取

領附卷切恐日後弊生奸民謀占難以憑照懇
恩給帖世守不許方民作踐霸占永遠爲業等
情到州據此擬合就行爲此合行帖給本生收
執卽將前田照舊佈種永爲祭田不許庄民霸
占其田上錢糧收入伊戶辦納俱毋違錯未便
須至帖者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倉埧園田帖文

萬曆十九年四月初九日給三十二年改爲包

嚴供

兩淮運司泰州分司爲設處祭田以隆祀典事

照得安豐場心齋王先生已經題

請建祠木場顧配享祭田未備近該分司周捐俸置買祭田一段計八畝四分坐落二倉埧東四至俱河相應給照管爲業此合行帖先生後裔收執卽將所置前田查照永爲管業歲收夏秋籽粒以供四時之資每年津貼王加珮名下鹽銀二錢不許分外多索如有豪強侵奪違者執此呈官治罪若本生擅自賣廢追奪還官俱每違悞未便湏至帖者

右帖給王氏子孫生員王之垣儒士王之等收執

薦辟考

肝貽馮應京撰

身憲

王良秦州人性朴茂才受孝經論語不甚解及長一日有感於事親之際忽大覺悟於前所讀書若或啓之者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於天下士證疑於孔氏書久之所得日遂其孝友忠信孚於鄉黨宗族教人隨材開導四方學者群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彌篤嘗著論曰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危其身於天
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
之遺末有以伊傅稱者良曰伊傅之事我不能
伊傅之學我不由云又曰曾黜童冠舞雩之
樂云又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云有問仲
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論學云樂學歌曰人
心本自樂云附陶樵二傳見前耿傳云
體道淑人有如此天臺耿定向曰嗚呼

心齋先生爲不鐸也與哉巡撫劉節

陽吳悌薦于朝嘉靖中與良前後並薦者

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徵明以書學名家生平跡

不入公府聲色纖毫不染有友人欲試之會飲

酒酣出妓侑觴卽拂衣起與幼學皆稱卓行俱

授翰林待詔先是建文中亦有一王良首江西

解額舉禮部廷試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

憤不食及兵渡淮閉門涕泣訣妻子服毒死

建文帝哀其忠遣官諭祭百餘年間名有偶符

而理學忠節俱不媿於世云

詩

簡心齋大老

陳讓 御史

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實踐率性初明覺非
智識語及經綸間萬象隨形色閉戶十秋沙頭
看潮汐逝者信如斯天下不與易曾讀勉仁方
憫世如嬰赤廓之何際涯俟之何所感仰止私
得師高山限咫尺寄語定貞盟天將微側

挽心齋先生

王芝山人法聚

碧霞池畔聽鳴韶善鳥遺音公獨寡命海不妨
麟鳳遠青山殊覺斗星高乾坤定處誰釣軸事
業輕來只羽毛下拜再瞻遺像肅清猶自滿
山袍

輓七言四句

鄒守益

涑溪又下鷺溪拜寡過相將了此生手載心齋
東海上好尋鼓瑟賡餘聲

哀輓一律

方穎門人

大河淡淡德星沉風落汪洋海自深壇上一從

停化雨琴中三合有遺音令終不昧盈虛理見
道誰如今古心獨向平原歌此調滿腔明月照
纓簪

哭心翁夫子

胃節門人

東海篤生豪傑士一時冠冕半交游瞻依孔孟
爲心印收拾乾坤入擔頭禮樂在躬猶自遜治
有術竟難酬久期卒業門墻下梁木先摧只
以流

心齋伯翁

五言
一律

韓

今已矣吾道竟何歸學闡先天秘行端後
覓依六經還羽翼一貫更精微海內謳歌處無
窮山斗思

謁心齋老先生祠

吉水劉天健

嘉靖癸
丑冬

絕學倡當代人稱有二王能來天下善不獨海
邊長豪杰推千古風流播四方平生山斗念遺
像儼空堂 其一

門墻朱氏子而亦是吾師道喪悲千載文明慶
一時至言倡簡易俗學破離支幸有遺編在猶

能慰所思 其二

謁吳陵祠像

濠上沈思聘諸生

吾身原至重萬物揔一肩任重道遠者豈宜貿
貿然所以聖賢學致知在所先不先知所往胡
能求至焉心齋王夫子沐浴得心傳明哲保身
論揭日月中天物我藩籬徹靈堂芥蒂捐昏昏
暴棄子觀此無汗顏愧予生也嗟蚤未能執鞭
茲適吳陵道齋宿拜祠前德容儼如生遺訓重
簡編三復卽命私淑效前賢

謁安豐祠

宛陵施弘猷諸生

東海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先生實應之益信言
有旨格物學為師修身天下紀反求立達兼萬
古還一體尼父如有作斯言不易矣往聖從此

承後處荷佑啓盱江

指近溪
羅先生

行長派新都

指光
庭陳

孰拓深址我因窺一班誰能忘自始吁嗟聖言
遠樂學亡實指相率事防檢失彼還守此形貌
豈不肖糟粕違神理何當決江梅耳目都一洗
我來謁先生匪直瞻拜耳微言按遺編觴盱濯

江汜雷雨忽東來先生如未死一鱗天上飛
鱸出泥滓

謂東淘祠

楚陽吳

雙諸生

眞儒欽海內廟貌柏森森
叅透古今理闢開天地
心遺編垂世久化雨潤人深
髣髴春風坐悠然抱膝吟

過安豐里

廣陵吳光先

諸生

淵源脉來洙泗千載人文海上開
巖荆勉仁成樂學功從格物育英材
是謂家會今猶在鳴

羽儀正未衰私淑遠人勤景仰承前啓後屬誰哉

過廣陵懷古

檇李岳元聲

郎中

落拓江山幾度憂廣陵重泛又驚秋
隋堤魏輦成何事贏得心齋號泰州

聖學宗傳詠古

剡谿周汝登

尚寶司卿

生來博地一凡夫寶藏親開萬用敷
滿界何人能證得擔囊直自往洪都

謁海陵祠像

山陰張全之

諸生

脩軀古貌掌心珠入座驚人氣可呼俎豆已參
廊廟議兒孫猶是聖賢徒蒼茫遠樹江淮色散
落寒星牛女區感激頽風誰振起高山空仰謾
嗟吁

春丁分祀有感

萬曆癸丑

光州張大有

泰州司訓

城隅仙院儼衣裳薰沐來登先哲堂惟仰清修
玉遜潔更瞻理學日爭光名賢望重鳳難侶樂
學歌聲琴可方竹素遺今饒燦爛崔巍廟貌萬
古香

弟子姓氏

四方從遊者世遠難悉始以錄所載莫軸所祀者開列于後

宦遊維揚門人

四人

周良相

字季翰號合川揚州府同知湖

朱 簞

字陰縣人北尺牘密證簡篇泰州知州浙江

林庭樟

字田人見尺牘密證簡篇泰州同知福建蕭

傅 珮

字贖密證簡篇興化縣知縣見尺

四方縉紳門人

九人

徐 樾

字子直號波石雲南左政江西貴溪縣人配享精舍祠

董 燧

字兆時號蓉山南京刑部郎中江西樂安縣人

聶靜

字子安號泉崖兵科給事中江西永豐縣人

張峯

字矢紀號玉屏江浦縣知縣江西泰和縣人

朱錫

字失紀號圖泉漳浦縣教諭鎮江府丹徒縣人

殷三聘

字失紀號覺庵某府通判本府江都縣人

孫雲

字失紀號淮鶴王子鄉科江都縣人

林春

字子仁號東城吏部文選司郎中州人兩配享精舍崇儒祠崇祀鄉

杉

字子材號方洲福同安縣知州人配享崇儒祠

濟化

字濟化號此庵山東范縣知州人配享崇儒祠

美齊

字美齊河南新鄉縣人配享崇儒祠

王棟

字隆吉號一庵江西豐城縣教諭擢深州學正先生族弟配享二祠

戴邦

字維新號奎泉江浦縣學訓本州人配享崇儒祠

陳淑

字汝嘉號白塘湖廣江陵縣縣丞本州人

劉啓元

字善甫號中橋湖廣松滋縣知縣本州人

黃鸚

字子薦號竹岡戶部員外本州人

宗部

字尚恩號九齋王府審理草堰場人配享精舍祠

朱軌

字惟實號平齋高陽縣知縣草堰場人配享精舍祠

耆儒修士門人

四十四人

羅楫

字汝用號濟川江西南昌縣人

程伊 字失紀號鹿坡南昌縣人

程俸 字號失紀鹿坡弟

喻人俊 字失紀號同川南昌縣人

喻人傑 字號失紀同川弟

黃文明 字號失紀南昌縣人

張士賢 字希聖號完初貴溪縣人

顏鈞 字子和號山農永新縣人羅近溪及門師事焉

胡太 字號失紀會昌縣人

丁惟寧 字懷德號明吾會昌縣人

董高 字號失紀徽州府婺源縣人

程弘忠 字雅音集行世號入津徽州府歙縣人著

陳應選 字號失紀歙縣人

汪廷相 字號失紀祁門人

王汝貞 字惟一號樂庵寧國府涇縣人配享精舍祠郝桐浦及門師事焉

吳標 字從本號竹山涇縣人

吳柄 字號失紀竹山弟

吳怡 字號失紀鎮江府丹徒縣人

陳佐 字號失紀丹徒縣人

盧先瑞 字號失紀新金人

王俊 字失紀號綠湖揚州府江都縣人

王志仁 字居淑號小山本州人

李珠 字明祥號天泉本州人配享精舍

田汝登 字薦甫號南園本州人

李才 字宗德號中庵住中村鎮

李瑤 字君祥號懷泉本州人天泉弟

李璽 字李祥號友泉天泉弟

蔣勤 字失紀號拙齋本州人

許鳳 字鳴周號竹圃如皋縣人

朱愬 字光信號樂齋草堰場人業樵配享精舍祠

崔贊 字國然號決濟富安場人

崔便 字邦濟號兩泉

崔殷 字邦實號北洋先生姻姪配享精舍祠著漁响集行世

梅月 字子恒號鶴臯州庠生先生姻姪配享精舍祠以上俱富安場人

周盤 字崇壽號西野本場人先生妹丈

周魁 字文魁號南泉配享精舍祠

季宦 字存海號東洲

周延年

字文長號近渠

徐相

字來聘號龍湖

周佐

字邦臣號小塘

季信

字存爵號渠釐以上俱本場人

王社

字宗宜號瀛槎山東魯府典膳先生從侄

王樞

字成之號懷堂先生族侄

王卿

字守爵號小山先生族侄孫

英軸紀遺門人

七十三人字號去者失紀

劉登瀛

朱相

朱

賢

陳

茂

王貞

袁楫

方

穎

鄭

子珞

鄭相

鄭潭

鄭

潔

鄭

璠

喻蘭

胡琇

龔

邦佐

盧

大旅

盧化

盧俾

周

鈞

字重夫號東沙

周侃

周鍾

崔

藻

崔

鵬

崔舜

周澄

崔

賀

崔

鵬

崔希孔

崔希麟

童

開堯

號靜軒

宦宗仁

宦宗義

王

紹

王

鳴鳳

王恭

王澡

王

得

王

樞

王式 陸位 陸儒 李彬

李敬 李棣 吳昱 吳承宗

韓章 韓登 方一純 雷泰

雷柯 朱露 朱克梯 涂卿

彭楫 永倫 馬恕 林曉字

號仰城馮濂 繆洧 高思

喻鳴鳳 戴恩 夏鵬 黃應龍

徐勳 劉世祿 唐實 梅值

丁榮 楊南金

私淑縉紳門人

羅汝芳 字惟德號近溪雲南左叅政江西建昌人師事永新縣顏山農

楊起元 字貞復號復所禮部侍郎湖廣人師事建昌府羅近溪

陳履祥 字光庭號文臺貢士徽州府祁門縣人師事羅近溪

郝繼可 字汝極號桐浦泰州學訓直隸和州人師事涇縣王樂庵

私淑耆儒門人

九人

韓貞 字以中號樂吾陶人本府興化縣人師事先生仲子東崖崇祀鄉賢

唐珊 字以珍號一橋後改靈臺平州人師事本州陳美齋

林訥 字公敏號白宇福建莆田縣人師事興化縣韓樂吾仲子東崖

周思兼

字紹旦號得齋郡庠主本場人師事仲子東厓

陳魁類

字明德號樂天江西清江縣人師事祁門縣陳文臺本州唐靈臺

吳士賢

字與齊號斗瞻本州人師事陳文臺岳石帆

汪有源

字維清號崑一寧國府人平縣人宣城縣籍師事陳文臺

施弘猷

字允昇號中明寧國府宣城縣庠生師事陳文臺

吳光先

字孝昭號天洪本府庠生休寧縣籍師事陳文臺

東洵精舍祠配享

十五人

林春

徐越

朱軌

朱恕

李珠

宗部

崔殷

梅月

王棟

弟

王爨

子

貞林

言

周魁

周思兼

王

禔

子

四

吳陵崇儒祠配享

十四人

林春

王棟

袁杉

陳芒

張淳

李珠

戴邦

王永

子

長

王爨

子

羅汝芳

陳履祥

郝繼可

王補

子

王之垣

孫

配享列傳

兩祠計二十五人倡學安豐則祀之精舍祠倡學泰州則祀之崇儒祠私淑者身先

生之道以開來學祀亦如之惟林子春玉
子棟及門最久闡著益大故兼祀之以至
為子若孫者必品粹論定或獨得家傳或
濬發宗旨或闡釋書易而恪遵庭訓或節
義自持而敦睦族人皆光先
之歸也併祀之以勵後人

林春字子仁泰州千戶所人登嘉靖壬
辰科會元為諸生時食貧織屨供

朝夕取與不苟遊師門心地大開任筆行
文不費思索羅南宮第一位至文經郎歸
養母三年未嘗以事干州郡餽遺非禮者
弗受歲人不能瞻而好賜與與鄉人處恂
恂如故能生也起卒十官得橐金四兩其
清介如此此畏陸唐荆川為之誌曰子仁為
人非心齋不師非能然不

友云所著東城文集行世
務歟子仁師門赤熾
清操非糜于仕
金烈斯

徐越字子直江西貴溪人由進士歷官
淮南執弟子禮倡師學風有位後

子瑩官兩淮運同師事仲子宗順父子不
挾貴如此嘗題師墓作別傳仕至雲南左
布政掄苗兵倡亂苗以象攻躡躒
焉悲夫所著日省仕學錄藏于家

嗟彼子直貴產之英官色都去有道是承
世不挾貴庭訓兢兢雲苗構崇無忝爾生
朱軌字惟實草堰場人由鄉貢仕高陽

暑不間必盡得師傳後已以故草堰斥
鹵皆知此面安豐其朱為之倡也哉
相彼惟實猶吾寵丁惟實人傑堰乃地靈
安豐一脉草堰與京朱氏之著令鳴學鳴

朱恕字光信草堰人受廩安豐日樵莛
易麥糶擇精者供母而裹糠糲為

糶以樵一日過師問而行吟日離山十里
薪在家里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師聞而奇

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
病不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也
味師語于心每往必詣門熟聽饑取水
糗以食倦委樵焚跌坐先師門有宗姓
惠數十金代其苦樵手其金徐大恚曰
非愛我我自此此裏經營憧憧起矣不
斷送我一生哉力卻之後成醇儒學使
植氏數欲召見之不得楚耿司馬為之
卓哉光信聞道尤奇一樵之子識者頗
偶吟過問天啓其機豁然而悟聖胎賢
李珠字明祥江西李樂庵仲子世居
大夫王公唾胡臣聞學有感遂棄吏遊
門勇決嗜學孝友異聞後精醫所受治
儀物悉奉母給諸昆婦年三十有九而
事親極孝母歿貧不能葬及期數日前
壙得天全錢百緡李號天泉
適與錢合人皆以為孝感

明祥李子芳行可傳蕭曹稟孔子孟
萬生友孝俗垢非擊其哉慈母壙錢天
宗部字尚因草履人業儒奉例某王府
一切世味不掛胸臆粗衣糲食有從道
方之志生平喜怒不形于色嘗贈金樵
朱麾之為之給衣食供朝夕
如常治家有法迄今凜然
審理尚恩是謂知務道德以榮祿爵非
贈金樵者麾之不顧贈者怡然友共忘
怒

崔殷字邦質富安場人業儒賦性剛毅
隨悟隨行不事口耳師稱以大器荷戶
歌誦讀暮年不倦離司周海門公造廬請
益旌其門曰篤學真修居士初與仲子
順友善順念良厚開家以子妻其子希
懋哉虎墩邦實彬彬師友姻婭一脉海濱
所謂大器惟崔是因淮南之緒豈曰無人

梅月 字子恒富安人年十八游郡庠聞

閣修鰥居半世行年八十一言一

動允協鄉評繼司周公推重之

少虎敦之丘乃生梅子占彼梅氏子恒之齒

身歷江西南豐豐城學訓陞山東深州學

正身明家學出處一心振鐸豫章兩聘主

鹿洞正學書院築講院于南臺士民興起

擢深州之休創歸我草堂倡族人建宗祠

明譜系年七十有九議入

鄉賢所著一庵遺集行世

斯文崛起毓秀吾寧東海祥發三水景從

一涇伯仲千載志同兄弟同第第掌握祥世

王 爨 字宗順先生字仲子傳事浙江龍

王公畿緒山錢公德洪年九

先公遊學江浙陽明見而奇之卜其有載

道器性敏慧五經群書靡不詳說冲和洒

落落粹中正倡明家學獨得其傳昭陽李

韓貞等諸子恍若先公輯先公語錄年譜

晚年倡族人立宗會明譜牒年七十有七

議入鄉賢所著 秣陵太史焦公贊

東厓遺集行世 夫君起東海高論鏘琳球陳義狎六籍浩

氣吞斗牛牛片言指顧間四座皆回頭

韓 貞 字以中興化縣人居蓬屋三間陶

雨壞負不能償并蓬屋失之居破室中聞

熊者朱氏風從之學卒業于仲子宗順漸

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

易安如也年三十始娶與其妻買蒲織鹽囊

易精給朝夕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為

已任無問工賈備隸咸從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數縣尹屢舉鄉飲錫深衣幅巾編額門閭年七十有七祠于鄉春秋特祀從祀鄉賢耿司馬為之傳所著樂吾詩集行世於維韓子崛起昭陽河濱是業陶覽生光聞樵風起作聖升堂於千配祀云胡可忘

林 訥 字公敏福建莆田人初卜賈淮南之遂往始事昭陽韓以中肆陶業食貧有韓氏風當嘉靖甲寅倭寇閩舉家就燼無所歸卒業于仲子宗順獨得其傳倡學海甸老而忘倦年八十有四卒于東臺場門人劉源宅門人王嘉第王元昂謀塋安豐里季子宗飭墓側所著有漁樵答問遺集行世

偉哉公敏毓秀莆閩海濱托跡狎王道盟豈曰無家道宅是憑寧曰無後弟子亭亭

周 魁

字文魁周公魯五代孫本場人業儒素性醇厚居鄉以和絕塵置教

子侄有禮聞師學啓任周思兼讀書當法孔孟幼多弱疾得道勿藥年九十有一件子宗順以詩輓之曰憶昔師門抱病趨躋年九十不筇扶應知此學能康壽不獨先生善保軀秋滿虛堂孤夜月林空萬木叫雙鳥一生消受終歸盡問爾行持今在無綽彼文魁混焉人類眾多不醒爾獨不醉周有孫才祀裡堪配登之俎豆受之無愧

周思兼 字紹旦周公魯六代孫文魁嫡侄師事仲子宗順主會精舍祠毅然以正已率物為已任處于侄和鄉人綽有叔父風闡格物宗旨禡時論不顧年六十有、所著遺集編校公魯詩行世

周有紹旦志亶姬公數千餘歲誰接厥宗續茲正學萬世攸同從今想像紹旦在躬

王 禔 字宗飭先生三子業儒師事浙江

俗激不能容有友目之曰宗順一個明道
宗飭一個伊川不虛云體父志蚤年鬻產
捐賑創義倉倡宗會得嗣最脫以妻妾姪
一時併去鄉人啖舌年六十有九所著遺

錄私繹詩
集行世

子賢父聖師友一堂伊川節柴宗飭多方
渾然明道宗順洋洋弟惟伊川明道增光

袁 杉 字子材泰州人年十二歲遊郡庠
投時好敦庶恥振士風孝繼母事獨兄墓
祭一遵古禮出宰同安留太思閩中推清

白吏歸隱材整崇節氣鄉評稱烈丈夫侶
帥學範澆俗年七十三歲卒鄉飲大夫
子材足法堪為後模剛直其性孝友居多
惠施可收筠節

陳 芑 字實夫本州千戶所人由歲貢
庠素厭温飽之志聞師道深探樂學之源
文行俱優生徒尤眾任官闢大儒體仁格
物于兩河居鄉啓唐瑯正已率物于奕世
蚤年與長子宗軋友善嘉其世克家學以
子妻其子王之垣焉年六十有一卒于官
新鄉諸生為之悲悼所著論孟類聚行世
吳陵毓秀問生實夫不侈稽古磊然蘇湖
一透師學醇乎其儒王處有貢居然蘇湖

張 淳 字濟化泰州人領嘉靖丙午鄉薦
貧嗜學孝親廬墓有朱鵲奇卉之瑞處弟
義讓泣不異居仕以國課未滿謫判河南
許州尋轉蘭陽縣令以允直忤當軸復調
山東范縣遺去思碑歸隱仕治士民時通
省訊明師學
得民心如此

心齋先生全集
卷之五 門人列傳
六十五 五十二

濟化張子青紫之英安貧樂道時流訝驚
當官亢直喜怒不形賢哉令尹勗我後生
戴邦字維新本州人由歲貢授應天府
端嚴律身和厚御眾善事兄見獎撫臺能
課士留芳浦庠恬退閭里扁稱林下一人
遺論贈

灸士口

相彼維新惟其知學貢髦云駭亦多寂寞
恥為鄉人必學先覺澹澹青瓊聲施灼灼

王衣字宗乾先生長子以師事父天性
剛方存心仁厚幼奉庭訓悟物有

本末之物啓先公之首肯長遊越中會知
必良知為良動陽明之契重不阿諂絕外

誘其恬退勵清修君子路上人也先公歿
率諸弟群聚講學會友四方不墮家聲

楷書法帖陽明督耕煎裕家計供父遊
之而後設曰之曰宗乾心齋一個孝子

順心齋一個肖子不虛云先公做公有本
末之學無宗乾是不治生而凍餒其身者

有之美年五十有五
弟宗順為之誌銘

格物一竅宗乾啓聰內顧弗厯熟慮以從
不有克孝克肖將庸卓哉宗乾孝友兼隆

羅汝芳字維德江西建昌人由進士歷官
寧國知府師事永新顏子和學宗

易簡發明孝弟慈兼善天下不問工賈傭
隸無一人不鼓盪飛躍時與講席同堂如

坐春風中仕至雲南左叅政謚文恭公傳
道楊貞復陳履祥祠祀金陵所著羅子全

集仁孝仕學
訓諸書行世

魚躍鳶飛生生趣味挺生羅子悠然獨會
甘雨和風祥雲日瑞耶江發源淮南之匯

陳履祥字光庭祁門人師事羅惟德學主
見性教著人成闡淮南一脉轍跡



幾徧宇內輯陳子九經門徒盈半尼丘自許再來東西南北一人人稱天學老人千秋素相居九龍山學者稱九龍先生由歲貢待選于部文江鄉爾瞻思聘主白鹿洞教未授年七十卒于京師歸塋于家門弟子携衣冠塋雲山洞祠之生前遺九經翼于金陵雨花創依仁齋于耿公祠所著九經翼四書會通龍華密證諸書行于世天生光庭新都突起接派盱江淮南其委大成之教九經翼紀關閩重開濂洛洞啓

郝繼可字汝極直隸和州人年十四師事人嚴教沉雄律身森然處世坦如取與不苟取混流俗學宗東越教本淮南由歲貢授泰州學訓立會崇儒同闡明師學視同志如父子辨學青若鞠訟官僅千日未嘗于瀆有司辭寒士之贊絕私交之饋吳陵貴噴稱曰郝公居官倡學階肖林東城公

也無何亦卒于官示訣之日遺訓同志兩子士林如喪考妣通國咸動悲哀鄉達劉公時雍私謚文節先生年六十有四太史焦公爲之墓表生前自題小像云粵惟郝生髮短心長氣雄性烈蚤志聖賢之學而獨得其宗壯抱匡濟之才而未酬其策不磷不緇無反無側節松僅比其堅剛寒潭僅似其清澈有英契而六菟之肯歸益明雙眸豁而百代之藩籬頓撤非佛非仙非揚非墨星斗在懷乾坤是握汪洋禹項朱泗一麻嗚呼生既無生去復何說獨徃獨來浩然與天地日月而常存是謂郝生之大歸結所著

桐浦集行世

咄咄汝極峻絕其操秋潭霜肅耳霖香膏介石之貞力砥波濤咄咄汝極水長山高

王補字宗完先生四子業儒師事鎮江朱公圖泉賦性敏捷器宇俊雅蚤

年撰安豐場城池圖請賑救荒纂族譜明
天文星宿圖考精易學閑詩歌享年五十

所著周易解

詩集行世
父作子述濟濟賢良兄明弟秀宗完通昌
地輿星宿撰纂精詳周易遺解述繼之光

王之垣 字得師先生宗孫父師仲子宗順
廩郡庠性生軒朗顧介不隨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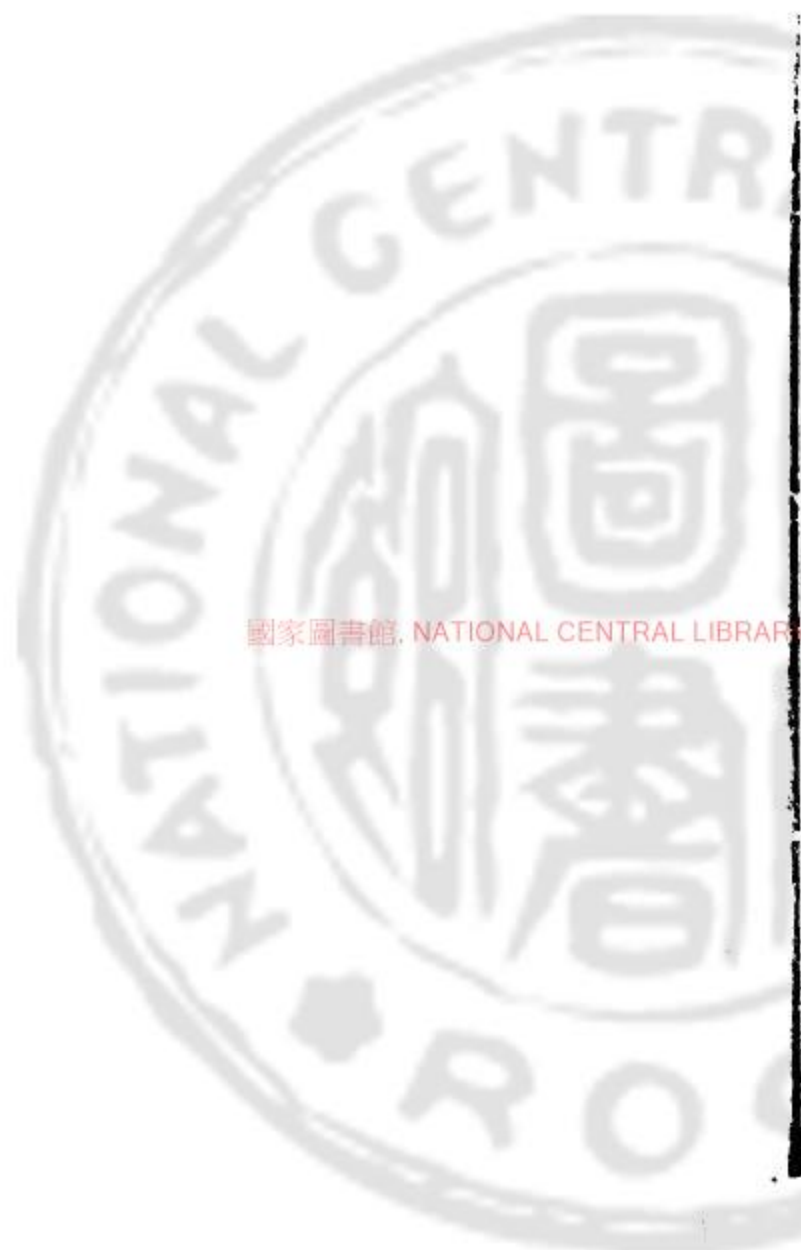
義不憚勢位敦倫紀力回澆風室瞽蚤世
鰥不再娶臨貢能讓薄視功名學使屢舉

行優當道交旌門額嘉其克紹道脉敦義
業讓暮年纂修族譜明世系以竟先志享

年七十會友吳公士賢私謚孝義先生所
著性鑑摘題了元詩為之印心行槩行世

粵維得師居然孔汲行多孝義蓋可思釋
梁鴻乏操恭叔可及用之光先後闕赫赫

心齋先生全集卷之五終



重鐫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之六

秣陵

焦竑

校政

古吳

錢化洪

翻輯

北平

孫道樸

海陵

四代孫王元鼎

全校

五代孫王衷

校政補遺

六代孫王

翻刻

續譜餘

諸當道作
典事遺

萬曆四年丙子夏四月准揚兵憲孝感程公少

浦學博建祠州西行祀先生祠成奠文



仰惟先生崛起海濱懿行天挺妙悟性成慨
 末學之影響探洙泗之遺真良知獨悟精義
 入神致知格物樂學勉仁誠需者之先覺
 聖代之偉人聞風斗仰遠邇儀刑學博等叨役茲
 土觀感益深挹芬芳丁東海夢建祠于西城
 用配往哲興起後人卜茲吉言遷玉妥靈敢
 潔儀禮恭薦明馨先生如在神其鑒臨
 夏五月蕭州尊仰堂景前贈瑞行于樂學堂中
 學問有本直造聖人之微
 俎豆無窮足徵君子之澤

學到樂處方

知須至時始為知

秋九月撫臺海鹽王公敬所宗沐南昌吳公
 自湖桂芳相繼獨贖金置崇儒祠祭田未

不擾有司之費

年巳卯夏西苑中極殿大學士昭陽李公

麓春其撰崇儒祠記

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希聖為歸
 少閱老萊子舞斑故事即衣斑爛日戲

母側父母訝而止之曰古人如此不止也
言笑不苟出必規圓矩方跬步不亂聞文
成王公講學洪都不遠數千里攝笈往謁
之衣斑直入坐上坐縱談移晷不屈及出
公語門弟子曰此載道器也明日又見復
縱論始屈出更野衣拜公執弟子禮始授
履致良知之學時公門下多四方知名之
士如文莊歐陽公德大司成鄒公年七十五
始歸而盡以

所聞告知鄉里後學於是東海始彬彬參
知學之士矣予初不知學嘉靖壬辰海陵
銓郎林君春始導予謁文簡湛公文莊歐
公而論學後數年於留都始晤先生於徐
氏東園時文成文簡二公門人各持師說
以求勝予質之先生先生曰豈有異哉天
理者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者致良知也
後偕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軌審理宗君
部造先生廬請益月餘見鄉中八若農若

賈暮必羣來論學時遜坐者先生口坐坐
勿過遜廢時嗟乎非實有諸已烏能誨人
如此喫緊耶予惟天下之治忽繫人心人
心之邪正繫學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欲
望天下治安難矣故學之不講孔子恒以
爲憂當其時問學洙泗之濱者踵相接也
然孔子雖憂學之不講尤耻躬之不逮教
人以文行忠信於謹言慎行三致意焉至
於性與天道子貢尤嘆其不可得聞況其

下者乎先生之學始於篤行終於心悟非
徒滋口說者雖選所著述如樂學歌大成
學歌諸作天趣灑然悉出胸中所自得至
評論夷齊三仁武王代紂等事皆精微至
論罔有蹈襲足垂千古君臣之鑒嗟乎若
先生者豈非一代之大儒哉先生修軀古
貌兩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
坤之象天之生德夫豈偶然俎豆於其鄉
誠非過也中丞耿公定向督學南畿時欲

專祈先生不果迺抵書海防程憲副學博
建祠州中祀先生俾後學有所觀感而興
起且以屬鄉中丞凌公儒經紀其事太守
王君陳策員外郎黃君鸞協贊之肇工萬
厯乙亥十一月丙子二月工成祠宇凡三
楹門垣整飭足垂永久巡撫大中丞王公
宗沐吳公桂芳爲置祭田二十畝屬先生
仲子璧管業以其祖供祀事有餘以給四
方來學者璧篤實高明克世其學予嘗見

先生之教因紀其事而繫以詩詩曰

孔孟正學曰致良知聞自東越淮南紹之
匪曰口耳躬行不息凡我後生敬承勿壞
秋八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陵凌公海樓
儒撰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
其興廢繫治道隆替至要矣漢唐影響支
離不絕如綫宋室伊洛間師友淵源得窺
堂奧

明興經術論士本衰華盛是故繪章句妙
悟難狗口耳實躋難去道遠矣卽學士大
夫專門名家談之終身猶毫釐千里矧海
濱無傳未嘗學問廼能超然默契確然允
蹈直與孔孟曠千載而流光也嗚呼難哉
吾鄉心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竈間年
三十纔可識字一旦見論語孟子伏而誦
之恍然曰是孔孟之學耶何舊說與吾相
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塾師商之遂勇於術

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悟隨
悟隨躋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迺遊南
潁謁陽明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
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物一體仁人之心
夫不向於善過在我也忘以其道易之
製輕車往京師異風動四方啓其聾瞶道
路觀者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日爲臣宜忠
爲子宜孝如呼寐者使之醒聞者罔不泫
然涕下旣歸益去矜持就渾化灑然日新

嘗自謂居仁三朔庶幾顏氏子夫學難於
妙悟實躋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
慕先生日輻輳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
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事虛寂說一
時神氣令人毛骨悚然去故卽新不遑暇
其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鷹之飲江河者
人人充其量也語曰然而識之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喜文詞所爲
樂學說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

生所心得不盡疑亦發之一人可垂之于
古者予嘗評諸里申曰好善人心之靈也
古與今一也儒不學何能窺見心齋先生
第自先生觀之其爲善也欲人之爲善也
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下後世
且無疑況里閭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
於里者非先生而誰也當先生存時撫院
梅谷劉公節按院疎山吳公悌交疏以薦
於

朝部寢不報追先生之歿學院午山馮公
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後追密
勅祠其鄉遣場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
祀德意自學院楚侗耿公定而舉之旋議
中罷夫用舍行藏惟命與時無論已獨一
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過蓋如此嘗慨之
世有徒以口耳章句微一第博一官跡其
平日在朝在鄉無毛髮舉其其人稍在
許可或布衣子孫顯貴歿後得古籍鄉

賢有司者不問其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
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聖之資妙悟實
躋有功孔孟奚啻什伯與千萬也迺懿典
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曆四
年憲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
廢墜推楚侗公雅意特建祠州之曰其知
州蕭景訓氏祇承惟謹凡兩月工竣扁其
祠曰崇儒屬祀事於州大夫主時獻享屬
祠宇於王氏子孫主時修葺子以風示鄉

人撫臺敬所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
繼移文申重復蠲贖金置祭田使不費有
司未無紛張蓋至是天廼定矣嗟乎豈人
心之良終不可泯先生之學久而益信也
歟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論學而里閭
中亦漸凌遲獨先生之子東厓璧能意氣
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志講明祠中人心
稍稍復振厲異時標轉轍換安知不有聞
風與起大能闡明孔孟之學如先生者出

乎是祠也固斯學之餽羊何可少也予固
因小蒲公乞言垂石爲述先生宜祀不宜
廢爲後來者告焉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韓
公敬堂世能工部都水司郎中蕭公景訓
題請先生從祀

孔廟奉

旨該部議

十四年丙戌秋八月鹽臺河東陳公岐岡遇文

修崇儒祠

十五年辛亥冬十月州尊仁化譚公見吾默扁
云真儒正派

十八年庚寅秋七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嶧郡
周公海門汝登脩精舍祠

十九年辛卯春三月撫臺安福周公山泉案修
先生崇儒祠
扁云默契心宗

冬十月州尊金浦游公振巖春霖贈扁云道
脉真悟

二十年壬辰夏四月禮部儀制司郎中海陵陳
公蘭臺應芳奠文

先生崛起海濱一從問學卽透性真得師
而事遂爲文成夫子之高第弟子而講學
明道一時仰止者謂爲東海先覺之天民
流風未遠遺訓若新芳也夙厯私淑茲者
歸里借二三同志期訂會以輔仁將紹明

先生之學奉爲依歸以對越先生之神特
申虔告仰冀陶鈞伏爲鑒之

秋八月泰州學訓房郡李公桂軒香置先生
祭器奠文

先生天植其英海濱托處邁迹自身人孰
不知其統一聖真耶其剛毅之資冲和之
氣靈睿之性默成之行奚待予言而後知
其備哉獨計學術所在有幾微毫髮之辨
者而先生能發之吾儒之與佛老判若黑

白兩端彼竄而入而遂爲吾道混先生則
曰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
則自是佛老之體體用分而正邪辨先生
何衛道之嚴也載籍極博學者猶考信于
六經先生則曰經明不用傳道明不用經
六經四書印證吾心夫舉經書而歸之道
舉道而歸之心先生何會道之約也出處
不同時隱見不同道先生旣以講學諒唐
虞之君臣又以孔子之不厭不倦卽位育

之功業先生其出處隱見一致者歟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一經委質終身不改先生始議武王不與三仁同易位之舉繼議武王不立微子安臣節之誼先生其扶天綱地維于不墜者歟凡此之類不可枚舉是皆發聖心之所未發而大有功于聖門者也自非心涵千聖之精見決萬古之疑者曷克臻此然則謂先生志孔之志以聞孔之道非耶不然先生何以見顏孟之未融

周程之匪時哉是宜其旅道化于當年而教後世於無窮也已香齋訓泰仰止景行絮酒生芻用展微忱庶來格來歆

冬十月撰先生真空贊

先生有真體不在耳目與口鼻身以備三才貌以借四序有手兮掌握天地有足兮東西南北是固非口舌之所能形亦豈盡工之所可悉我儀思之渾然太極

二十二年甲午秋九月戶部尚書耿公撰先生

傳文

先生姓王氏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
世隱約未顯先生生有異質隆顙修臙少
食貧父曰紀芳服戶役于公一日天甚寒
方急驚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觀之痛哭曰
爲人子令親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
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
漸以給尋同里人商販東魯聞經孔林先
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

耳胡萬世師之稱聖邪歸取論語孝經
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
孔門高第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
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昕夕手持而躬
踐之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思以
易之令墮佛像崇儒教

武廟南巡一日中貴矯

一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
故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謁中貴中

貴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嚴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于章句思國學爲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學諭司成司成使學徒問所治經先生答曰治總經也司成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也須遇越王先生始能成之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

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如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文成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十四年文成鎮撫虔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虔中人也聞先生論

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卽日之虔至則以詩爲贊踞然由中甬據上坐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久之嘆曰風之未遠道何由明製輕車詣

京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先是都司老叟夢昔龍無首行雨至崇文明化

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應之著書千餘言諄諄申孝弟擬伏

闕上然先生風格旣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是朝士多相顧愕聆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悔久之乃見嘉靖初文成復起制兩廣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越戊子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

授徒遠邇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
音歛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漏不
敢正以視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
他事以破木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嘗舉
魯論就正語悟呂仲本發大學止至善旨
于鄒謙之晚作大成學歌進羅達夫又作
勉仁方以勵同志深乎深乎可繹思也先
生自少不事文義鮮所著述乃其深造自
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徐子伯子直承其

學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其學傳宮洗
楊貞復它如敖司成張中丞尊信其學者
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
子璧猶能述其學余徒白下李士龍楊道
南吳伯恒焦弱侯俱與莫逆余因得私淑
云總漕劉公節鹽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
侍御洪公垣構舍居其徒趙文肅疏用真
儒意在先生也卒格不報嗚呼天篤生先
生儻亦第使爲木鐸邪先生誘進後學非

獨纓綏詩書士炙而速肖欽風興起下逮
堯器陶工一聞馨效若深雪其胸臆而牖
發其大機于時里有樵者朱姓名恕日樵
采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糲爲糗
以樵一日過先生門負墻竊聽有味于中
自是每往則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所裹糗
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
弛所負擔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
金石適然自得也先生門徒或覲其然轉

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
招而款語曰論子雅志顧若貧而勞生若
此願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今吾
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朱手其金俛而思
徐大憲曰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裏經營
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
卻之後學使胡植氏數招見之匿不見學
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
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

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樂
吾氏名貞居蓬屋三間陶甕爲生常假貸
于人爲甕甕坏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
屋失之居破窻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
朱氏卒業于先生仲子新習識字粗涉文
史嘗自味曰三閭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
是故人簞歌屨屨求古懸鵝晏如也年逾
三紀尚錄仲子倡義屬門徒贖錢助之婚
婦初歸月筭餘一二積亦盡分給所親

之約曰吾志如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
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令織
鹽囊易糶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已肅共
之如賓焉後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
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偏隸咸從之游隨機
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
穫畢羣弟子班荆跣坐論學數日興盡則
拏舟偕之賡歌互咏如別村聚所與講如
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交

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
洋洋與棹音款乃相應和覩聞者欣賞若
羣仙嬉游于瀛閩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
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鍤受米而還其金
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粲我領
一石瓶貯以給數月獲餘一石分給親
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
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輔左右第凡
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德所以報

明府也令檢案牘稱之某然益敬禮焉李
元宰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
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與學南畿時寓書
屬余嘉獎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且
執禮喻之令其必受渠乃受之買牲祭王
先生祠分胙于其同門後予巡校泰州謁
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
性無加損處曰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
臣矣一旦以網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

渠在傍不覺狂發拊膺歎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予莞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卽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間有譚及別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或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比豈學之謂耶諸名公咸爲悚

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不虛云

耿定向氏曰我

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不尠獨先生之學傳浸廣且遠何哉蓋學爲本諸身可徵諸庶民乃可法天下傳後世也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綜其學旨以悟性爲宗以孝弟爲實以九二見龍爲家舍得孔氏家法矣其旨歸以格物知本

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己爲勉仁廓彼
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悟不滯形器而
亦確然修證不墮 虛巋然孔氏正脉其
師表公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也或者疑
先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世師
語懼爲狂誕者口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自
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輔仁親親長長
天下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其是所謂有帝
者起必來取法說此等事庸行愚

愚婦可與知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
云耳非謂學者必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
嘗謂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
有不襲時位者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
所以自立者蓋甚嚴夷考其生平無葉言
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
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
世跡一二末學之狂逞而病先生學是懲
噎而糜食也先生之學乃民生日用之飲

食可廢乎哉洪惟

三祖龍蟠淮甸重造乾坤廓清寰宇維持佐命
元功邁雲龍風虎之會者多江北淮南產
也傳八葉而先生挺生于泰泰固淮甸委
也孟子嘗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又推堯舜湯武之相承咸有見知聞知
者然則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
作歌曰常得斯人繼斯道

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晦明故與

隆替願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爲異
我

明亶其無疆惟休哉余爲是述先生履
傳表而章之以詒諸同好云

冬十二月南京吏部右侍郎衡郡曾公植
朝節奠文

學有正緒肇開唐虞晦明明晦義存詩書
爰逮孔氏天縱弗試不厭不倦立則萬世
六經刪述孟氏紹明濂溪以來豈曰無人

際獨先生炳興淮海魂靈自悟幽通 解
大義數十遺教炳然知者世稀正學賴傳
節生晚質愚猶幸私淑垂三十年醒以餘
鐸來遊南國密邇宮墻啓予歆予歆此潔
芳

二十三年乙未春正月署秦州事刑部郎中
登州陸公鳴阜於真文
於乎克念作聖道心惟微人異會

幾希恒嗟主翁思向物移一當物交引

去之孑然立者血肉軀為墊勿讀父書
豈愛身拜官雲署實緣名淪已罔修求何
以治人沉綿疾瘧岐路波旬夢中醒喚良
知持循欽惟先覺不令恣泯莊敬持養仁
自諄諄斯未能信四十無聞瞻祠再拜氣
轉鴻鈞謝得此體七尺忍泪既往莫追乙
未正月青天白日私淑餘師盛德炳若流
風在茲裕孫繩武輔仁可資詣奠安豐箴

然泣下遺像儼然況親炙者泰山增高滄
海廣瀉百歲來今其和或寡愧匪文翁士
何爾雅魯有仲尼鄉多游夏於昭靈爽降

鑒爵尊

扁云東海大儒

夏四月撰先生樂學跋

先廣平君慮遠而願高其學與業合一
訓四十年始全其學嗚呼何開之晚也其二
爲德業者固讀書爲業者亦讀書

賢書良知良能人知同有存心以立我斯
讀書作文之大者故不易業而可以進於
聖賢之道者舉業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
助於舉業者聖學是也陽明往復諸書異
辭合旨海陵心齋王先生學陽明者也崛
起布衣恍然樂學其於舉子業深有裨故
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識得此心以莊敬
持養之終身立命更有何事而樂學一也
一簞勿受卽萬鍾何加小官不卑卽三公

弗易丹心可照正氣長歌韋編欲絕五十
學易學在我樂真我爾心齋先生語錄年
譜自傳於世茲歌與儒先互發明幸官茲
上拜瞻景德私淑欽風嘉與學者樂之亦
成已成物之大端謹跋

秋七月泰州學訓蜀峨眉彭公肖崖梅奠文
梅西蜀人也童稚時誦學學歌竟莫知所
自及分教泰州春丁公祭王先生祭畢覽
碑誌始知先生顛末先生崛起海濱人

始知向學手持論語逢人質問卽以道明
何用經經明何用傳了此大意頓悟宗源
觀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則先生之穎
悟立解聰明天授迥超上乘矣渠家所謂
頂門一開萬緣澄徹者非耶先生以孔孟
爲標準以六經爲證印以良知爲公案以
孝友爲根本以躬行爲實踐以修身見於
世爲功業故其言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
傳之學我不爲以伊傳無明道教人之意

也惓惓倡明道學汲引善類總之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致良之知外無餘術當時薰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樂吾韓真樵人不止樂齋朱恕一時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廬者任其往來啓迪不倦何異乎孔先師設教杏壇羣弟子四方畢至也哉先生旣沒教化益彰憲臺移檄建立祠宇春秋特祀用報厥施至今崇信而表揚之者歷歷不已則先生之澤豈止以

五世

斬乎夫以縉紳先生策名天府身死名者皆然間或功施一方享一時之祀事者有之先生布衣榮名盛世專祠血食與厠同休視夫取青紫博名高苑同腐草者奚啻雲泥也耶誠無位而貴無爵而尊儼然孔孟之家法猗與休哉行將與俎豆爭輝也已先生長孫之垣者會饌於庠篤夫婦之倫誓不續娶可謂繩其祖武有光於衣鉢也者先生有靈其默佑之

冬十二月泰州學正任丘王公尚齋立志奠
文

心齋夫子海涯崛起不階指授與道爲體
神解玄詣歸真契聖悟性覺迷千里響應
乾象手序人紀恢張夢符天授兆啓明昌
躬先孝弟陳常渤澥愍卹請災植僵甦憊
洞廓聖途披靡榛蕪見龍正位宅是太虛
孔孟同心勉仁樂學秘洩千古天民先覺
淮南格物越中致知異軌同趨胥百

譬彼上乘兩輪貫轂從祀後先不蔡可卜
志也夙懷嚮往景仰前修區分南北縮地
亡繇愧茲濫竽來游錦里勿煩介紹瞻跼
祠宇家有遺角博帶逢衣世業三傳風韻
猶伊耿光如存芳蹤可躡乃顯乃承對敷
懿烈遊門觀海不虛此生俎豆馨香昭格
寵靈

一十四年丙申春二月淮揚兵憲長山曲公帶
河遷喬奠文

天地晦明惟關一道道脉斷續惟係一心
慨自末學影響孰探先聖遺真濂溪而後
賴有文成疇能師事獨我先生淮海邁迹
天挺性靈箴先孝弟學重勉仁以經證悟
以悟釋經樂學著作大成振音整失序之
天文犁然如故啓聾聵之耳目爽然一新
揭良知而明炳日月倡格物而見徹古今
山斗氣象飛躍胸襟豈直道踪往哲丹亦
先後生洵也天民先覺展矣

昭代偉人喬生當晚學未由趨庭來役茲土歛
承若親悼芳軌今旣遠欣私淑兮有人茲
薄儼芻絮用攄悃忱薰蒿來格默藉陶鈞
秋八月私淑門人唐珊率門下同志奠文
唐虞中道孔孟仁心良知東越格物海濱
千古一脉元氣流行大哉

先師造物鍾靈一私不着萬善叢生闡述
前聖啓佑後人道握其樞德極其至匪玄
匪虛至簡至易卽事是六卽知是事按鐸

警愚定期爲會推重躬修敦崇孝弟切切
惻惻勉仁導義弟和兄歌子紹父志聚樂
一堂寒暑不置嗚呼

先師之門四方之歸居室出言千里應之
矧生茲土敢出範圍珊也晚學鄙夫不獲
仰步趨於親炙而拜瞻遺像猶得儼對越
於在茲敢偕二三同志聚祠下將紹明
先師之學以奉爲依歸

三爵布告伏惟鑒之

十五年丁酉春二月浮梁學訓海陵劉公西
郭清題句於樂學堂

崛起海陵接孔孟師模之正脉

潜心理窟等唐虞事業於

夏五月淮安推府河東曹公真予于汴莫文
於惟先生崛起海濱剛果真切必爲聖人
竟續斯文卓哉先覺不揣愚蒙謬懷聖學
風靡習積乍開乍昏趨踰祠下仰止芳芬
虔具牲醴再拜陳辭於惟先生躡之翼之

秋九月州尊浮梁張公樂衢驥莫文

今世學士靡匪以聖人爲宗聖人憂學不講以故講學之名昉於尼山而延於億禩所從來遠矣顧聖人不又曰耻躬之不逮乎夫講者講也躬行者所以講也於人爲實心於天地間爲實理於天下萬世爲實驗斯誼漸滅文成公繼濂洛而倡明良知之學實身體之淮之南有覺者崛起曰心齋先生初固亭子也一旦伏讀鄒

二書而超乘於物之旨因往事文成而遜志焉匪以資說而日論辨之而心證之而躬蹈之居恒以孝友爲根本以造就爲事業訓嚴四勿春滿一腔樂學有歌攄真趣也大成有詠識正諦也勉仁有方天理有說胥教誨而指其詮也鑿鑿躬行第曰講之云乎哉余伏干業先生家乘而識先生躬行之學其感俗有不可誣者無論四方縉紳學士千里雲從孔庭三千不啻焉

卽造次一語化及中貴化及不逞甚者天
風應禱霖雨隨祝此胡可口說冀哉誠之
不可掩也如此夫噫嘻先生逝矣至今俎
豆宮墻無減闕里又何令人久而益信若
斯也余生也晚夙慕先生躬行之學展拜
祠下撫先生後人而布二爵焉詩有之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今日之謂與至於稱述
之備綜理之周前人已悉具矣又奚余之
贅焉

冬十月吉水鄒公南臯元標贊語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
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子曰惟不事詩書
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
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
之學彼曰予旣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
皎皎旣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
之宜其爲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
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

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隣予于茲益信或曰
泰州主樂末世有猖狂自恣以爲樂體奈
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
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
也

二十八年庚子春三月揚州府太府楊公崑源
洵推府徐公躍玉鑾泰州知州張公樂衢
驥捐俸肖先生遺像

准泰州申文批云心齋先生倡道學於海

濱悟微言於千載學自得師照隣殆庶陽
明先生之後惟公一人而從祀大典尙爾
寥寥顧先生之道與山河日星同其悠久
遺文景行歷遠彌先況泰州乃先生桑梓
文獻未絕過留城者尚悽愴於子房游九
原者亦留連於隨會先生廟宇雖建遺像
未構恐繪事歲久松鉛剝落攝齊升堂烏
乎可仰本廳自捐俸一月克襄斯舉但興
起斯文惟本府所亟嘉意仍候牒堂施行

夏五月立先生傳於府志

揚州推府
徐公撰述

王心齋先生者初名銀逮事陽明先生爲
更名良字汝止其先姑蘇人祖伯壽者徙
居海陵遂世爲海陵人所居里爲文豐場
俗煮海爲生不事儒先生生而穎異隆準
廣顙長九尺自弱歲頗從塾師受大學章
句而家窶甚弗能竟學也弱冠先生父紀
芳使治商往來齊魯間已又業醫然皆弗
竟嘗從過闕里觀孔子廟及諸大儒從祀

瞻注久之太息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
同輩咸愕始所言乃歸取孝經大學論語
日誦讀置書袖中逢人質所疑義有所得
必見之行父役官府晨起以冷水盥先生
痛自責以人子不能服役而使父自苦也
遂請代父役而晨昏定省禮益虔自是人
稍知先生能事親孝矣居久之忽有所悟
若洞明於宇宙萬物一體之故動靜語默
俱在覺中先生益自信乃製古深衣服冠

五常冠緜經摺笏所至與人講論道學標
其門曰此道貫伏羲堯舜以來不以貴賤
賢愚惟有志者傳之鄉人始而駭漸而信
久而浸與俱化焉正德中內官佛以上命
捕鷹畋獵過海上所至騷動先生躬詣其
庭諭以理義佛矍然起敬約共獵則與偕
獵因勸以請上旋蹕毋馳騁以安天下內
官卒感悟徙去亡擾害里中蓋至誠感人
如此是時王陽明先生守仁鎮豫章以道

學爲海內宗先生從塾師黃文剛聞其說
詫曰海內士大夫亦有明聖人之道如某
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證乃辭二親往謁王
持海濱生刺謁上坐與語良知及堯舜君
民事業大悅服願爲弟子已稍疑則又卽
上坐反覆論難數日乃竟執弟子禮焉陽
明先生語人曰吾持萬衆擒宸濠未嘗動
心今日爲此生心動矣然先生益自任乃
辭陽明先生去製招搖車將遍遊天下遂

至京師都人士聚觀如堵顧以先生言多出獨解與傳託異且冠服車輪悉古製咸目攝之會陽明先生亦以書促還會稽乃復遊吳越間依陽明講業自是亦歛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而究極於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簡易徑截不爲枝葉學者有所疑難見先生多不問而解自大儒鄒公守益湛公若水呂公枬歐公南野咸尊重先生如陽明先生也陽明

先生卒于官先生迎喪桐廬營其家先生年五十餘學益深造門人董燧徐樾等與四方諸來學者日衆而巡撫劉公節御史吳公梯俱疏薦先生而御史陳公讓按維揚訪先生以事阻乃作詩呈先生稱海濱伊傅云亡何先生寢病夜有光燭地達旦先生語門人曰吾將逝乎然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懈諸子泣請後事先生顧仲子璧曰汝知學吾何憂又回顧諸子曰而兄

知此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遂卒年
五十有八門人爲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
人督學胡公植祀先生於鄉賢而麻城耿
公定向復專祠先生於吳陵書院有司以
春秋祭祀焉先生崛起海濱以先覺覺民
爲已任致良知之學陽明先生爲宗先生
爲輔乃一洗俗學支離之陋天之未喪斯
文其在茲乎學士大夫得先生指點開悟
者甚衆其示命純夫云只心有所向便是

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
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至簡至易不用
安排思索聖神所以經綸變化者本諸此
也示徐子直云良知卽性性焉安焉之謂
性知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
蘊矣示林子仁云物有本末是吾身爲天
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
知天地之化育示羅念菴云此學是愚夫

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不過欲人皆知皆
 行卽是位育不知此縱說得真不過一節
 善示門人云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
 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又魯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
 之末復復行常行故也又云君子不以養
 人者害八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
 害心問異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
 用異此異異端問節我曰危邦不入

亂邦不入入避避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然則
 何以三成仁取義曰處變之權也又示門
 人云口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而
 自知言言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己
 直樂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事
 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蓋誨人
 真切如此其詳在先生年譜及語錄中不
 具載先生築斗室于所居後坐息其間號
 心齋學者因稱爲心齋先生云

徐子鑿曰余觀心齋先生其未遇文成時
師心自悟見其大者殆孔子所謂狂歟晚
于致良知之學精微而易簡守約而施博
抑何超然獨詣也從文成學者幾半海內
惟先生絕離蹊徑蓋先生生長海隅無紛
華世味之染又少不爲俗學無言語文字
之障其得天全矣舊誌傳先生甚略余故
述其行事語略庶學者有所仰止爲列傳
焉

夏六月推府徐公撰像成奠文

猗歟先生崛起海隅師心獨悟宇宙爲徒
晚遇文成見道益卓廣入精微展也先覺
經綸未究哲人其萎遺文景行百代可師
廟貌有嚴德容孔粹入室升堂最我同志
猗歟休哉

夏六月泰州儒學學訓古范寇公惺予禰漆
園張公鶴臯鳴遠龍舒劉公衡澤咨益奠
文

濂洛之後賴有文成文成師事獨有先生
孔孟之道得濂洛常存濂洛之學得先生
常明直接洙泗軼起洛伊文成以來一人
而已禰等晚學叨訓多士得拜遺容敢不
正人心明正學以承先生之功先生其驪
之翼之

魯騶正脉

張鳴遠題

濂洛真傳

二十九年辛丑冬十一月翰林院太史曾公

齋朝節以先生傳考館課庶吉士王公聚
洲元翰撰文

越中陽明先生以良知之學倡道東南呼
醒世夢諸學者翕然宗之如衆流之赴壑
而羣鳥之歸鳳矣於時有龍谿先生心齋
先生號二王其最著云心齋先生名良字
汝止揚之泰州人也四世祖仲仁生文貴
文貴生公美公美生紀芳紀芳生先生生
于安豐里生而有異徵肉珠在手左一右

二隆穎修臞而聰警殊常見里俗多負鹽
故先生年二十餘未知學問近三十誦論
語孝經忽悟曰此入道之的也于是慨然
以古聖賢爲可學而至矣一日至親所見
親以急驚方盥冷水廼痛哭曰某爲人子
使親盥冷水而不知豈得爲人子乎遂竭
方代親役而朝夕省定一如古禮惟謹先
生孝出天性而行持益力久之心地豁然
開朗別契大學格物宗旨謂格物者格物

有本末之物也物有本末而身爲之本則
當以天地萬物依乎已而不以已依乎天
地萬物所謂知之至也此真是訂千古之
訛而補宋儒之所不及者也自此學有禱
柄獨修獨證而語默動靜皆在覺中嘗題
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蓋躬行
實踐之悟與口耳聞見之悟淺深不可同
年而語矣是時王先生巡撫江西極論良
知自性本體內足併知行合一之旨先生

方奉親家居皆不及聞有黃塾師者聞先生論說曰此極類陽明先生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論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即日買舟兼程趨造江西至則服古冠服止于門欲王先生親迓乃肯前左足王先生睹其衣冠訝之對曰此服堯之服也遂以所得辨難屢日卒稱王公先生者退就弟子列盡

得其致良知之說間出格物論質之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耳一日辭王先生還家製輕車詣京師沿途講學學人上羣聚聽之多虛往實歸以故競匿之勸而止之先生留一日竟諧衆心而返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還嘆曰先生之身旣沒追之不可得也先生之心在不可得而傳之乎于是開明授徒遠近皆至益闡明王先生之學每示

學者明哲保身論若曰明哲者良知也明
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則必愛身
知愛身則必愛人吾身保矣不然身且不
能保矣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先生從物
有本未透入保身政重本之實際也吁此
聖昧也一友疑之問以節義先生曰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
曰然則孔孟何以成仁取義答曰此應變
之權非教人家法也其貴保身蓋如此先

生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其引接人無
論隸僕皆令有省或問以中曰此童僕之
往來者卽中也又曰聖人經世只是家常
事機應嚮答精蘊畢露廓披蒙途使人速
進至于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嘗曰吾中
爲帝者師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
前此諸儒忽于此道至于入而後量是以
辱者多矣可不監哉其自重能如此又
曰聖賢用世步步皆有成筭毫髮不差又

曰聖人之學不費此子氣力故有心于輕
功名富貴其流弊必至于無父無君有心
于重功名富貴其流弊必至于弑父與君
妙論熏心名言破的多發前人所未發也
先生風格高古氣魄開大而音咳顧盼使
人意消雖顯貴至捍戾不悅者聞先生皆
對衆悔謝不及內江趙文肅撰志曰先生
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
實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

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
亞噫文肅知言矣先生平生不喜著述
應諸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道
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旨勉仁方樂學歌
諸篇行一世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紀
夢者乃謂先生自夢于八墜壓身于托日月
整理星辰知故而人爲先生言者皆龍無
首行雨至崇文門立變爲雲候而先
生適至云云

天地古今道脉已之
而星辰復燦此固日用中之
又何必神其說以爲先生重
矣四方縉紳過揚者想其
與其子孫論學焉時總漕劉公節
公懷香抗疏薦之不報侍御決公
屋居來此之士號心齋其徒遂稱
先生牛子五衣壁視補雍以

年片辰書三戶雲存

局公海門汝登題聯句于樂學前

取及隆師大家都爲何事須密密綿綿向
隱微處參求閒忙不昧自然有時透徹
盡心知性這個不是空譚務真真切切在
應感上磨鍊心境一如到此乃足承當

二十二年乙巳春三月新安私淑弟子陳履祥

聯維揚合郡大會率在門同志吳光先撒
玄嶽陳良方天民陳魁類吳士賢胡木

吳廷彥王元朝莫
文

於惟夫子崛起海濱承派良知統一聖真
哲人既往日十嶙嶙燕予小子肝江傳心
淵源有自迹迹藏音遠謁

庭下遺言欽承宗緒不謬落常有成殫異
歸同孔學大明兢兢皇皇

夫子攸

歆

冬十二月江北按臺繁陽黃公雲蛟吉士親

謁先生祠

致祭

三十四年丙午春二月整飭維揚憲副武林張
公雲臺鳴鸚親謁先生祠扁云性學真傳
冬十月南京操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楚黃
耿公叔臺定力移檄修葺先生祠宇重刊

譜錄

檄曰爲表揚先哲以勵世風事照得泰州
王心齋先生超悟魚鹽之中直承洙泗之

緒已經撫按累薦於朝迨先恭簡松學此
方建祠以祀久矣竊惟先生以契聖歸真
為血脉以修身立本為準繩佐文成如輔
車開後學之塗轍即今宇內羣賢所闡繹
尚多海方一脉之流傳間因源遠而溷其
流或以孫枝而戾厥祖譬若莊周之于子
夏李斯之于荀卿乃不遵前訓之所致未
可以為師咎也本院夙討論于家庭忝觀
風于圻甸念尊賢乃可以範俗而經治莫

急於明儒為此牌仰該州文到之日即動
支本院官銀量葺祠堂重刊譜錄羣多士
而時率之講習尋遺緒而益令其昌明不
惟先覺之道風無墜而於一時之文治有
光矣

冬十一月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奉 恩廕
子修崇儒祠未竣後操院嘉禾丁公改亭
賓以前院官銀不敷蠲贖重刊譜錄

三十五年丁未秋九月督學武林楊公淇園廷

筠親謁先生祠扁云先覺堂

冬十月私淑弟子陳履祥題聯句于樂學堂
匹夫百世師學樂樂學濟濟朋來都是時
習君子

片言千聖法格物物格蒸蒸義聚同然止
善大人

冬十二月海陵私淑弟子顧夢騏題聯句于

崇儒祠計二聯

樂學重光往學開來學世世被春溫至教

崇儒再振後儒繼先儒人人欣道脉流芳

衛先聖真傳道彌高而祀彌久

廣後人學脉身愈遠而教愈尊

三十六年戊申春正月翰林院修撰秣陵焦公
弱侯竝贈精舍祠扁云名世儒宗

春二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華陽尹公南臺
希孔繭俸量修精舍祠檄曰爲修名賢

祠宇以隆崇報事照得安豐塲王心齋先
生崛起海濱大明聖學本司嘗讀先生語

錄及闈名賢誌傳心竊嚮慕久矣茲幸分
理淮鹺督課該場得謁先生廟貌因行鄉
約士習民風居然醇雅蓋流風遺範猶有
存者名賢之有關於梓里如此興起後人
裨益風教豈淺淺也

二十七年己酉夏六月鹽臺夏邑彭公望螺端
吾親謁先生崇儒祠致祭扁云崛起真儒
檄曰照得該州先年有心齋王先生者資
性近乎天民心學播于淮海功不專乎著
述志惟切于世教俎豆一方允合祀興本
院觀風茲土例得闈揚合行置扁備禮以
伸追慕

卽月下旬彭公東巡駐節安豐場復謁先生
精舍祠諭士民講學爲善增光先哲目擊

祠宇倒塌議及修理

秋七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泰和郭公颺虞
隆平蠲俸量修精舍祠

三十八年庚戌春三月鹽臺彭公蠲贖重修精
舍祠建勉仁堂改東西舊號房爲報德堂
朋來館

秋七月四代孫王元鼎題聯句于精舍祠勉
仁堂

貫古貫今只此子勉仁念道奮乎百世之

上者興百世豪傑之想

包天包地惟這一段樂學真精應於千里之
外者動千里仰止之思

秋八月泰州學訓私淑弟子和州郝公桐浦
繼可會講崇儒祠致祭
後蠲俸置本祠銅鐘石磬

冬十月私淑弟子清江陳魁類奠文

仰惟先生崛起海濱透悟真宗家法以尼
山孔氏正位以九二見龍匹夫百世師明

德親民交止於至善兩言千古法樂學格
物悉合於大中獨計學術微有可辨者而
先生能發之則曰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
之用是徵衛道之嚴而不與異端混同又
曰經明不用傳道明不用經是徵會道之
約而無查滓之未融又以講學諒唐虞之
君臣孔子不厭不倦即位育之事功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即事之位是徵出處隱
顯一致於時中此皆發聖心之未發而爲

生知之俊雄先生冢嗣名衣遺有一聯友
直友諒友多聞勿正勿忘勿助長誠心尚
友允執厥中仲子名襃隨親出入贊化愚
蒙嫡孫之垣室失有後義不婚重當貢不
仕藉言目矇志於道德遠紹儒宗曾孫元
昂茸祠備譜繼述厥功潛心理學大振家
風寔由先生之德大以致後裔之事隆先
生高弟顏子山農深造自得復傳羅子明
德明德承其學傳貞復楊宮洗弱侯焦漪

園九龍陳光庭三公尊信明德建祠崇祀
金陵之東得與楊子道南吳子伯恒李子
士龍會學羅耿二師祠中門徒千數鱗鱗
雲從大明斯道如日天中遡源皆由海陵
發蹤萬歷乙巳光庭陳子同吳光先至泰
類與胡木得接隨侍拜謁 先生結會祠
下闡揚格物正宗人各領聽有味于衷行
將明先生之大道淑後世於無窮第類等
愚蒙敢不求仁自責反躬雖樂樂三十餘

稔奈胸次尚未空空再申虔台仰冀

冬十一月私淑弟子海陵吳士賢對聯

帝治統大在下位獨惺真我陶鎔俊傑

元德誠懋矣

聖言垂世迄當年專尚躬行鼓舞愚蒙向

一化功充偉哉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五月安豐場鹽課司

大使賈公錦副使葉公連奠文

補遺

嗚呼公今往矣而今德實行昭于斯世有

實木嘗往也嘗聞公也以道克爲貴以良
安爲富以心學爲多士倡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不爵祿而崇高者歟故海內英豪聞
其風以景從者益衆曲造人材豐豐罔倦
蓋有得于循循善誘之意也嗚呼天下善
類之得于甄陶者孰不欲其壽斯道之傳
也胡何天不假年遽爾殞歟噫非公之
實斯道之不幸也自予至場而先
定仰其風而慕其行

休是何遭逢之不偶也然仰慕之餘猶使
人惕然深省而況于親炙之者乎乃從而
歌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秋八月後學於越李公

大蘭壑奠文

補遺

嗟呼先生之學隨地隨時皆可以立成已
成物之實功不祿而富不爵而榮雖薦辟
屢及未嘗一日忘堯舜君民之志而度已

度人度時度勢知天下莫有傳岩卜相渭
水卜師之遇恐其一出而如前宋程伊川
氏之摧沮徒受文墨儼薄千之戲侮凌轢
而志不得行也寧終身布素高卧於海濱
隴畝之中我嘗想其動心四勿禱雨從師
改淫祠慕古禮化內豎於片言賑年凶於
運掌靈臺造化妙用不窮聞道淑人令全
泰知有孔孟之宗自及門東城林公以來
英賢濟濟超然爲維揚冠冕者皆先生振

修之流風其山實門

皆官先生之道蓋米嘗不行也願亦不
佩金紫而食萬鍾矣樂於先生讀其書
見其人自幼有心慕焉昔庚寅之歲特訪
遺踪乃有先生嗣孫之垣及青襟之士降
心揖志儼然問學而相從亦若樂之企仰
先生而渴欲瞻覲其儀容也樂於先生數
十年來神孚精契恍一堂一室之躬逢獨
自恨志同先生堯舜君民之志學同先生

孔孟授受之學而內輕信已外輕信世遂
謂天地間事無不可爲乘機邁會不幸而
偶叨一科又不幸而偶叨一第大步直前
不虞險阨曾未試其毫芒而智計腸腑皆
出時下彼方談笑藏刀我且不知其爲一
而傾情與之談笑彼方讌會設筵我且
知其爲筵而開誠與之讌會故知我者
一塵不染百折不回訓練胸富甲兵催
心存撫字而嫉之者曰矯而干譽也愛

者曰節操風裁並茂文章政事兼優一心
軫念民艱千方求拯差累而害之者曰迂
而無當也諸若此類不勝枚舉前者方揚
後者隨掇揚者十一掇者十九摧沮萬狀
讒言罔極我本乙也而庇甲之污者指之
爲乙何顧天理我本丁也而嫁丙之禍者
移之於丁何恤人言豉臼利嘴交啞叢喧
亂一時之皂白混萬世之真偽擠排掩抑
竟蒙非已之垢承不情之毀辱及父母之

遺體縱自信生平可不愧於神聰公是公
非久當自定如陰雲之去仍見清空而方
今吠影吠聲孰能遽自我之丹衷此槃所
以愈服先生之早見而終不肯輕出以犯
妬心讒舌之鋒也惜乎槃之輕信輕出而
一蹶至此不能豫學先生之早見耳撫今
追昔有懷冲冲自茲伊始方願一洗退從
吾好隨其日用成已成物一如先生當年
之措注講學開來使後生小子相從切磋

者以其所學出軌

聖王行堯舜孔孟之道則亦我之報効

天恩也而又何嘗不親見於我躬是乃槃之所
以矜式先生上證千萬世之既往下證千
萬世之將來諒此心此理之同也先生無
言矣精靈未泯幸有以默啓不肖而進之
大道哉

萬曆十一年癸未塑東澗像文

補遺

東海之濱篤生吾夫子天挺人豪其殆鍾

山岳之秀河海之靈者乎不待文王而興者法眼洪都抗督府之賓席琅琅出論蒲輪畿輔動縉紳之駭訐款款披懷負震蕩乾坤之氣有掀動宇宙之風夫豈偶然也哉竊仰吾夫子實爲天地立心實爲生民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孰不以夫子不與台輔之登庸庇生民而沐雍熙之化孰知吾夫子乃任本鐸之周流群諸弟而成造就之功慨逍遙之微歌遽

搜杖而觀化夫子寘天蓋四十四年于今矣廟貌尊崇春秋俎豆亦且四十三年于今幸切瞻依高山仰止今夏適毓吾蔡公以左遷來吾兩淮署泰州分司事拜夫子于祠下謂夫子倡明正學一代儒宗慨遺像之未設顧爲缺典出俸金命場司速爲募工修塑茲旣告成生等親儀容之儼然清輝凜凜宛磬欵之如聞傾心戀戀敬陳蘋藻之奠以慶盛典之遭逢伏惟尊靈默

佑生等頓開靈闔究極心傳衍夫子之道
脉億萬斯年永沾化雨不勝忻躍祈禱之
至

件男王襍等奠文

補遺

府君蒙國家俎豆之享殆四十四年于今
矣男等恭奉香火罔敢或懈日唯兢兢懼
不足以仰繼夫子之光而儀形在上謹服
膺詩禮之庭訓在上名公屢崇典禮今夏
蔡公臨祠展禮求遺像修塑昭示德輝以

隆瞻仰今慶告成謹潔牲脯三爵伸虔鱗
翔鳳舞耀庇後昆億萬斯年永享多福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夏維揚兵憲熊公思誠
尚文祀先生於維揚書院 後熊公轉陞
尚寶司卿復捐帑置崇儒祠祭田書扁云

孔孟正宗

四十年壬子秋工部郎中岳公石帆元聲致祭
四十一年癸丑冬本府同知蔣公少陽如莘
捐俸協刻全集親書樂學歌刊屏門上

四十二年甲寅夏尙寶司卿周公海門贈扁
云東海聖人又親撰先生全書序文

光州郡守尤公大治謹刊先生要語一帙以
示光士大夫分立本用中學樂證學願學
學易六款凡若干章

四十三年乙卯夏鹽臺謝公中吉正蒙捐資

修祠贈扁云一代醇儒

少詹事黃公道周贈聯云

東南間氣鍾天日鄒魯宗傳屬海陵

補刊

大清雍正七年己酉江蘇學政禮部侍郎山左

鄧公 鍾嶽按臨揚郡謁崇儒祠感心

齋先生兄弟父子理學相承贈扁云儒宗

蔚起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江蘇學政工部侍郎蕭

山湯公敦甫金釗按臨揚郡謁崇儒祠贈

扁云

淮海人豪

又書聯云

克已紹先賢遠宗泗水

良知開後學近接姚江



王心齋先生疏傳合編序

疏傳合編序

自放勲重華以執中相授受而孔
門衍之爲大人之學以模楷百世
意深遠矣漢雜之以訓詁而脈絡
不貫唐飾之以注疏而實履闕如
賢賢焉不知學之謂何有宋鉅儒



始從戴記中表而出之以爲六經
疇矢而晦菴所訓格物必欲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近於逐末
近儒所訓格物或以爲識仁或以
爲去欲則近於歸本唯心齋先生
直以格物者卽格物有本末之物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語卽格物
傳而挺然以修身立天下之大本
嘗語門弟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
物依已不以已依天地萬物又曰
出則必爲帝者師處則必爲天下
萬世師此其其志必欲明明德於

天下而其學必以止至善爲明德
親民之本蓋深明乎大學之道者
故以證之孔子則脩己以安百姓
居其所而衆星其之率此道也以
證之孟子則君子之守脩其身而
天下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此

道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審矣而
胡知本者之希耶不明乎至善故
也明善則格知天命造化自我而
出本不於吾身而誰本哉故知止
知本無兩知也止善執中無二學
也自宋以來垂五百年而大學本

旨始煥然大明於世則先生之功
不可泯也世儒能羽翼聖經有功
於後學者例得從祀
文廟謂其精神學脉足相聚一堂
周旋左右而無愧也

國朝從祀者四人乃白沙陽明洞

契道體人以爲明道象山之匹先
生固陽明高第弟子而時時稱引
白沙相與警策繼白沙陽明而議
從祀者當以先生爲最此亦天下
之公與也故當路諸君子謂宜祀
者謂宜謚者疏凡十餘上至館課

爲先生傳者復十餘篇均之可爲
議從祀張本先生曾孫元鼎慮其
取逸不可復稽遂備錄之以付諸
梓謂儀頗知先生學願一言弁於
首儀非能知先生近從何子某
赴海安之約入先生之里見先生

之遺風則聞先生丈夫子四人皆
知學而東厓最著東厓則焦澹園
韓樂吾所師事者其門人在布衣
以篤行稱者不可勝數而徐波石
林東城其錚錚者也再傳而孫守
其學不廢復傳而曾孫守其學不

廢蓋以孝弟爲學以樂學爲宗庶
幾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以是能久而不廢吾不知輓近從
祀諸賢能有是遺風否也入則孝
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孟氏以爲功今以四世守矣其

功何如尚與觀風者採焉嗣是吾
鄉黃岡時甫韋君以孝義當官不
愧清白復廣其傳以公宇內真無
忝於 之父母也惟楚有材豈
欺我哉

萬曆庚申孟夏之吉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南京禮部精
膳清吏司郎中南嶽山長曾鳳
儀舜徵父拜手書於邦江舟次

曾鳳儀

禮部

題王心齋先生疏傳合編

昔者澹園焦師之誨不肖儒也常
亟稱

心齋先生之學而仲子東厓之世
其學載在年譜語錄諸集可攷而
知也爲之服膺久矣先生齋孫元

鼎氏與儒同遊焦師之門茲復得
所爲疏傳類編而讀之蓋孝子慈
孫之用心苟有關於祖父者雖片
言隻字無不重爲拱璧故必搜而
聚之也夫先生起自布衣沒有年
所諸薦紳君子或伸于奏疏達之

彤庭或勒于編摩藏之石室若有
不能一日忘者摠之表章不遺餘
力真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人人
可由以入道也因道以知言因言
以知人斯編也謂先生之實錄可
也謂諸薦紳之實錄亦可也豈徒

王氏之私珍哉然而斯編賴元鼎
氏以傳王氏之世學亦從可窺也
已

萬厯庚申孟夏湖廣荊州府歸州
知州歷陽後學張尚儒謹識



三心齋先生疏傳合編題詞

余小子宗孔楚人也幼事鉛槧從
先君子遊廁聞淮南有王心齋
生學透根宗人倫師表不階青紫
甫躋聖域洵名世儒宗也其悟明
格物微旨發三千年未發之秘詳

載則言茲不具論嗣是管轄屢請
於

朝謂先生宜食我於鄉並配享

孔廟所列薦章言可覆按吾鄉先
達麻城天臺耿公叔臺仲公祠先
生於吳陵千秋尸祝後衡陽植

曾公傳先生於館課萬世揚芳
石首長石曾公列先生於首選後
先銓次又衡陽金簡曾公謁先生
於專祠闡明格物殆吾楚人之重
先生耶抑先生之重於吾楚人耶
宗孔筮仕兩雍奔走俗吏已未之

夏一麾白丁來守是邦所謂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下車首謁專祠睹禮樂之輝煌如儼遺顏之如在宗孔何幸得官先生之土也敢不滌
子丹持三尺作吳陵榜樣逮謁祠

之日聯師儒之濟瀼以群庶老之
鱗講解

聖諭不憚提撕由是奸者發悍者
馴黷柔者知所懲敗倫者知所愧
倘所稱遺風之未泯非耶無乃小
子邀幸於先生而身體格物以契

在天之靈者也。會先生裔孫諸生
王元鼎手奏疏館，傳若干編，請余
弁之首簡，而周龍諸筆足不朽先
生矣。余不獲辭風門下士葉生鳳
儀，蠲資以板其行，葉生新安產也。
土著海陵雅重先生，與余同好故

俛及之

皆

明飛天啓二年歲在辛酉孟春之

言

奉直大夫知泰

晴甫父拜手撰於

祖允從祀勅議綸音

大宗伯 湘潭四履李先

奏

禮部尚書李 一本為敬述先

賢等事奉

聖旨從祀大典必眾論僉同方是定
法今布衣王艮等仍着詹翰坊局



國子監等衙門嚴覈生平撰議進
 覽有遺漏者不妨量增但須各秉
 虛公確採證據勿得任臆毀譽有
 負崇儒重道之意該部衙門知道
 崇禎三年十月十二日邸報抄集
 心齋曾孫草莽之臣王元鼎曰
 吾先子之學問考之則言吾先
 子之學問考之則言吾先子之
 功業微之翼經吾先子之德澤

一之裡祀吾先子之證據參之
 列傳吾先子之公論形之奏章
 居鄉蒲鄉國滿國戴髮含齒
 聿有司企遐方僻邑互有同思
 是以公道協乎
 廟謨所繇幽光闡於
 斷嚴覈生語約四字
 宸斷嚴覈生語約四字
 魏魏乎嚴確採證據言居片要
 天語之森嚴確採證據言居片要
 凜凜然確用弁疏傳之簡端以
 王言之的確用弁疏傳之簡端以
 備周諮之虛公衆䟽章為之左券
 撰議之虛公衆䟽章為之左券
 諒不

進覽之遺漏諸館課樹之先資
藉循子之赴試於
神京彰
衆論之僉同於

關丁有
明崇禎四年龍集辛未六月之吉
心齋一孫臣王
薰沐繡輯



崇禎四年辛未科會試策題

大總裁
芝嶽何先生
全撰

第四問

文廟從祀之典何昉乎羽翼聖真表
章正學所關世道人心綦重肇於
漢延光而定於唐貞觀有自來矣

說者曰始之進漢儒也功取翼經未
遑核品故訓詁諸家率多與焉是
歟非歟洎晉流為清談唐溺為詞
賦至宋而真儒輩出理學大明侑
享斌斌彌盛或乃訾焉謂宋之腐
與漢之駁等耳然歟否歟洪惟我

二祖

列宗右文成治斟酌前代於兩廡

裡多新增損顧

本朝碩彥鴻儒獲登俎豆者四臣
而外寥寥罕儷何也豈希賢希聖
真難其繼耶抑慎重大典故不輕
畀正以作人而揚化耶邇來學媿
登堂家思樹幟議論煩多而功疎

幹濟是非燭亂而彙兆封疆始於
理學之不明致風會之日下甚而
忠孝節義之念哀於士林

之坊公行决裂若是者其初不
過一念之違於聖訓而未流遂至
於此不亟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也

皇上重道崇儒橫經範世思以從祀

之典廣示風勵因特諭司成所請
先臣王艮等十六人下部周咨以
俟
鑒定此自

熙朝盛事其間品隲衡量安所折衷
以為定論歟刻或索垢怨或濫竿
珠遺猶可復收貂續能無後議則

所謂廣搜精覈於以

奉

明綸翼真統而寓勵世磨鈍之微權

者抑何道之操也知諸生景行有

素當欣欣爭此筆矣

心齋曾孫草莽之臣王元鼎曰
吾先子之以辟召舉也諸部吃
登知薦於生前吾先子之以諸
與議

言揚淮於石室至若昭其公之
廟從祀有協題之慎然而棘關之
待疏之未定也昔翰林雷公
宗朝福建癸酉鄉場翰林雷公
思需以策試多士也數稱之曰
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
賢而其王不豪傑者也聖賢而
者其王不豪傑者也聖賢而
嫡派也餘則不敢言矣意喜
噫嘻兩淮之人於八閩相去幾何而
懿德之在人心已非一地淮南
之於東越未隔一已間而公評之

神

朝漢首錄

卷之上

六

炙人口已非一人識者業有定
 衡然而一隅之品題猶未廣也
 進而上之若維
 主之當陽幸際
 正人之在位擢我
 諸儒之彥議
 廟配享之典以
 文明衣冠理學諸儒之泰州簡介之布
 聖哉甚盛舉也
 天為之橫經範世於上
 大總裁為之虛品隘衡量於中
 二名之英傑於以訪輯周咨
 百定珉璠自不混於砥礪精
 鑒

廣搜山難馬得匹於鸞鷲司成
 之棟列豈曰濫竽許稔知無遺
 綸之嘆必不抱續貂之訾而
 球之嘆必不抱續貂之訾而
 人揚一化此盛事即繼美
 朝第加盛事即繼美
 四賢此以十人而多勵世
 磨鈍此制科第一美譚惟風示
 來茲揆之七子而可足斯一
 問也洋洋快論固
 代之清評灑灑名言寔千秋之
 金鏡之亟宜授之剗爰以質之
 同盟
 明崇禎四年龍集辛未六月之吉
 廟謨首錄
 卷之上
 七

心齋 孫 臣王 繡輯



新刻王心齋先生奏疏類編卷之上

附諸名家彙選標題

南京太僕少卿刻谿周汝登

校輯

兩淮鹽法御史吉州龍遇奇

南京禮部郎中衡陽曾鳳儀

全輯

維揚泰州知州古黃韋宗孔

海陵後學葉鳳儀繡梓

吳孫聖元鼎表孫玉

全輯

奏疏類編小引

王元鼎曰吾先子僻產海濱望隆朝野生於明成化之癸卯卒于嘉靖之庚子可謂

且哀矣當年徵辟身後交彩登... 爲者計十
有二疏有類請易名者有特題... 祀者載在
天府歷歷足徵愧鼎分且... 能閱邸報以
纂其全由薦辟而下... 僅獲其四何憾如之何
望如之敬... 補遺... 摻入
續刻猶脉脉繫吾思矣

薦辟疏

其一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劉節謹

題爲

開讀事據泰州申准知州任洵關訪得本州儒士

王良學問淵源孝友純篤淮揚南北魚見其

儔不以科舉文字做出身階梯每以聖賢義
理爲入道門戶杜門養素絕迹城闈淡然無
仕進之心確乎有尚友之志縉紳傾仰遐邇
聞名且狀貌魁梧春秋盛壯攄其所蘊大用
有餘誠滄海之遺珠一世之高士也輿論攸
歸理合薦舉關州轉達等因備申到 臣除批
仰揚州府再行查勘是實照例起送外 臣竊
惟人才難得自古爲然我

朝立法求賢網羅才俊百六十年于茲濟濟在

位可謂盛矣仰惟我

皇上孜孜圖治寤寐英豪既開三途竝用之例以旁求一時之人才尤恐薦辟有遺收錄未盡故又

特從大臣之請再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伏居巖穴者悉令有司薦舉臣等撫按官覈實送部考驗奏

請量才擢用此立賢無方誠近代所無之

盛典也士生斯世何其欣幸雖隱居草莽稍知

勵者孰不彈冠相慶以委質爲臣效忠圖報哉但三代以下人鮮全才取其長或棄其短責其實不徇其名則人皆可用而野無遺賢矣今據泰州儒士王良田野布衣不求聞達講學厲行篤志前脩庶幾海濱之善士

聖代之逸民也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朱孔陽議照前因相應舉薦欲候該府覆實至日具

奏恐違期限除再催督揚州府將王良查勘如

果學行可取素重鄉評徑自起送赴部聽候
今將前項緣由依限先行
奏報如蒙

皇上開薦辟之途

廣求賢之路乞

勅該部候起送至日考其德行而不責以文藝
才度能奏

請擢用則天下之士聞風興起者愈眾而世道
古大有裨益矣伏惟

明裁幸甚緣係

請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

親齎謹

請

嘉靖八年十二月刻
公號梅谷海鹽人

憲牌
嘉靖八年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朱陽孔陽為咨訪賢材事

竊惟聖賢中正之道存於人倫日用之間本
諸身心見諸事業光明通達平易和樂卑鄙

則流於污隱怪則失之異三代既往淳風漸
澆惟人心之不古俯塵莽之就空吁聖愚同
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盡無人以絕將來
之望也山林田野夫豈無格物窮理講學明
道修身治行爲振古之人豪者乎間一有之
同類者議其矯俗當道者議其好名豪俠者
嫌其迂鄙俗者忌其矜必欲同流合污苟隨
於世盡沒其平生與常人無異而後已至有
詞翰微長科名顯耀者則衆相標榜以爲間

世麟鳳不思詞翰罔切於身心舉業何關
理性何怪乎道脉之微而世俗之僞日益甚
耶縣設府所舉儒士名上良者修身篤行好
古敏求孝弟著於鄉邦道德聞於遐邇觀此
則潛光聖賢篤厚倫理匪獨一世之士尚餘
有用之才與本院所訪無異除按臨親詣拜
訪及會同巡撫另行外仰府行州卽查本院
無碍紙銀量支備買羊一牽果四盤米一石
酒一罇其本院姓名禮帖令州官親送及門

用表在廷意取回票入遞先行繳報

薦辟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臣吳悌謹

題爲舉逸民以昭

聖治寧歷觀古神聖之君凡制禮作樂以開一代
文明之治者莫不急登賢之舉勤旌車之招
鬼攬巖穴羅而致之示天下以不遐遺之意
而後休烈盛美輝耀天地雖深山窮谷海隅
絕漠之濱猶知興奮故曰舉逸民天下歸心

焉伏惟我

皇上撫運中興

躬致泰道天下豪傑之士彬彬嚮用十斯爲盛泰
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是之謂矣

臣

又聞之九二曰不遐遺言泰之時賢人衆多
其有退修靜養伏在僻陋者不可以遐而遺
之也夫衆賢方彙征而尤慮其遐之遺焉茲
非聖人保泰之心不自滿者歟稽諸古隆盛
之時罔不率由斯道暨宋司馬光呂公著

政當國首薦河南處士者其亦有見於此矣
矧惟我

皇上聖性夙成道存敬一臨御之初

親發德音以示天下固將與斯民胥入於道者而
謂四海之廣獨無伊人可與宋之邵雍程頤
暨

先朝吳與弼陳獻章輩後先相望以繫

當宁不遐遺之思則是厚誣天下之無人而

皇上立教之心亦孤矣臣實感焉始嘗聞人言

東海之濱秦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其選
者然尚竊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士驚虛
聲以欺世者亦時有之故惟藏之中心久矣
臣近因奉

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于衆庶聞其蚤歲僅受讀
孝經論語亦不甚解蓋本非業儒者比及三
十時一日偶有感於事親之際忽覺此心之
開明於前時所讀書若或啟之者遂從此一
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為必可至乃始論交于

天下之士證疑於孔氏之書久之而所得日以邃焉其孝友忠厚孚於鄉黨宗族臧否其歎其隨人開導務盡其材四方之欲問業辨惑者群至其門其好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其名實果亦符應然後就而訪之見其人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頃因執喪哀毀氣體稍弱而議論亶亶曲中心精誠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于自得不落於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

長不踐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工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就其所至其殆庶幾乎若玉之琢不復爲璞若金之鍊不復爲鏤視世之拘儒曲心斷非所可擬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

加三世逸民矣臣獲之實竊慶喜乃歎

聖王人闡道以先天天下天下必有應焉者殆不然也茲當竣事之期敢以上獻伏望

皇上弘保泰之道

軫不遐遺之思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言非謬查照

先朝典故將良致之

闕下惟所

簡用之於治道風教必有裨補臣叨承

命使與有觀風之責山林隱逸分宜薦揚抑聞之

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之

所知莫先於此固將舉之以爲天下兆也伏

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舉逸民以昭

聖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

親齎謹

題請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
吳公號疎山金谿人

從祀其疏

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臣韓世能工部都水司

郎中蕭景訓謹題請議從祀以崇

聖道事據禮部手本開稱該御史詹事講奏前
事請以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
孔廟該本部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該部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
品騭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該科道諸臣先後
具題吳與弼胡居仁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
仲昭鄒守益王艮等俱宜從祀臣等職列儒班
心存獻納何敢言及之而不言乎臣聞自古帝
王中天地而主神人必秩祀典以明教化蓋典

禮秩而教化明然後天地位而神人悅此不具
之道也人之言曰孔子之道在萬世宜孔子之
祀世萬世從祀隆禮談何容易臣以孔子之所
以萬世祀者以道存也而孔子之道所以萬世
存者以代有人之羽翼也往昔皆然何況

聖代然則惟其能羽翼孔子之道則當從祀孔
子之廟無容議矣所以議者顧所羽翼之人何
如耳臣聞之師曰議聖人之道易身聖人之道
寔爲難匪身聖人之道難而心聖人之心乃能

身聖人之道是爲難耳是說也非所責之漢唐
以來訓詁諸儒獨宋濂洛諸君子蓋庶幾焉由
今而後考其人品究其心術粹乎聖人之徒真
無愧於羽翼使有宋及明得接統於鄒魯諸君
子身道之力也自宋而下蓋寥寥矣幸我
明興開國斯道重光我

祖宗列聖親率表章於上而治化之美又以甄陶
長育於下故其人才在永樂天順間則有南海
陳獻章餘姚王守仁此三臣者皆能卓然振拔

於詞章成化嘉靖間身任乎聖道之傳雖其所
造就遇合不必皆同而要之契悟不詭於聖真
操行無媿於先哲訓迪有功於來學或爲之前
而先倡或爲之後而益大誠如諸臣所疏其爲
孔門之羽翼並無可議乃薛瑄旣得從祀而守
仁獻章之祀迄今未定所以言官因海內人心
久鬱之望而請之不置也語曰禮樂待時而興
衆言必折諸聖今日之謂矣臣請得竟其議考
之記曰有道有德者生長教焉沒則以爲祭於

鼓宗宗者學官也二臣所謂有道有德者非也
一宜祀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夫二臣之師世範俗皆曰法戡亂定難皆
曰勞二臣有焉二宜祀昔我

世宗皇帝於孔廟特進陸九淵而黜馬融二臣之
心學不媿九淵者也三宜祀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今之言者久而益多非二臣懿美素孚何
以得此當輿論以慰人心四宜祀昔者文武造
周壽考作人鎬京辟雍垂祚八百知所先也

陛下臨御於茲十有二年矣講學親賢

聖德不可殫述而獨盛典曠焉未舉人心
一不宜緩近世學術不明士心險頗饜饕功利
勇近浮華悖道者衆有司議煇賢祠徹講學舍
以消阻抑向學者之志今崇祀一舉使天下人
心曉然知

聖德所嚮以鼓舞而更新二不宜緩

世廟時議祀薛瑄止擇於一二臣之言遂令公論
不申而終正於

莊皇帝之獨斷今獻章守仁之議也已十七年其
人品已覈而愈真公論已久而愈定更復何待
三不宜緩大化之運也陽一陰二聖人之治也
扶陽抑陰重道盛節崇儒美事皆陽道也寧過
而扶之毋過而抑之四不宜緩耳目所覩記
聖朝理學之臣不止于楊濂所錄言官所舉如
吳與弼胡居仁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
鄒守益王良輩聖澤所濡賢哲嗣起超越前代
真表表爲後學師赫赫爲國朝重大者矣

陛下誠進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俎豆之末斯文

正色其餘諸臣或先議祀於其鄉或稍俟論定

而後進則教化行人心淑 聖治光盛美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

韓公號敬堂
蕭公號抑堂

江西泰和人

類請疏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臣方大鎮謹

題爲懇乞

聖恩褒崇理學以維風教事 臣聞世道之升降本

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乎學術

聖王在上哲相在列必講明學術以爲世道標必
褒崇名理之臣以爲學術標其人存則畀之
簡用之典其人沒則進之瞽宗之議蓋人心同然
風教攸關也

國朝繼宋諸儒之後誦讀孔孟人人爭日濯磨
號稱理學之臣斌斌輩出

先帝拔其一

皇上拔其二竝與從祀其不在從祀之班而載在
史冊如名臣錄者又若干人斯文之盛曷以

加焉然德本崇隆而位躋通顯例應贈謚其
表章於

朝爲力固易惟負盛德而居常布或抑在庶僚
例難以表章於

朝者則微顯闡幽不可不議褒崇爲風教地也臣

竊見今天下以理學稱如吉安之鄒元標廬
州之蔡悉紹興之周汝登此三臣者或抉性
命之奧造理入於精微或堅名節之藩清風
振乎流俗處江湖則高鴻儀之羽登廊廟則

溥龍見之施皆表表寰區而位不滿德所宜
及其身畀之

簡用之典者也茲不具論矣惟有身已沒而輿情
久孚德實幽而

特恩未及者臣愚得三人焉其一爲揚州之王良
本以布衣之微獨任斯道之重突起海濱講
學自標格物求師南國定宗一本良知謂日
用是中獨悟中體謂六經有總獨挈總歸謂
人心無見無向便是無極太極而冥會法象

之先謂博覽千卷萬卷不如獨覽一處而默
觀言詮之外人同一性滿街都是聖人萬物
一身不以萬物撓己自覺便消私欲則見於
樂學之歌隨懌節卽聖宗則徵於大成之味
一真徹天徹地自信無古無今此一臣者見
地高明學探大本蓋得聖道之易簡者也其
一爲建昌之羅汝芳幼懷作聖之志夙契性
天之精透悟良知益加闡發以孝弟慈爲實
用以敬天命爲實功不落言詮不煩防檢不

爲世局格套所束不爲物情好惡所染襟懷
光霽魚躍鳶飛度量汪涵天空海濶挈明德
之學直欲明其德於天下著識仁之編直欲
通天下爲一人自少壯而至沒齒無一日非
悟道之時自筮仕而及歸休無一處非講學
之地生平不見人過操怪不得三字爲待人
之符一切不與人爭執不敢二字爲持身之
券於人何所不愛於物何所不容此一臣者
性體虛圓涵養醇粹蓋得聖道之廣大者也

其一爲常州之顧憲成遯周程之道脉守朱
子之準繩立

朝則礪名節持身則樹清標抗時相而正論侃
侃領後進而師範巍巍挽無善無惡之波瀾
孟軻之傳丕振揭庸德庸言於齋壁子思之
旨復明表東林而祀楊時黜百家而崇孔氏
讀小心齋之劄記則窮理之功與經世之謨
井井如指諸掌讀虞山諸會之商語則多士
之雲集與支郡之風動翩翩聯袂同升此一

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精實蓋得聖道之正直者也之三臣者在維揚三吳向未有理學之幟而王良憲成崛起其間居然山斗其倡明吾道之功不可及也在豫章向稱爲理學之藪而羅汝芳繼紹其間昭然日月今學者稱爲明德先生其淵源吾道之功尤不可及也然皆非臣一人之私也昔撫臣劉節臺臣吳悌嘗疏薦王良以爲當應徵聘之典矣今臺臣左宗郢疏舉羅汝芳而徐縉芳疏舉顧憲

成俱以爲當予易名之典矣四臣之言豈其無見而云爾乎傳云鄉先生沒其人可祀於社者謂之瞽宗臣愚以爲王良三臣寔皆其人或令郡邑立祠祀之於鄉或如臺臣之議許其易名雖

國朝之制謚不及於小臣尤不及於布衣然臣前以從祀二臣陳獻章胡居仁爲請蒙

皇上主持道盟竝加特謚則亦今日之可援而推廣者矣大抵世間惟理學一途爲最嚴而世

人所責備於理學一途亦最不怨閔冉游夏之高弟僅得聖人之一體其在學士而下安能責以才德之兼全故識其大不苛其細據其實不問其華考其衷不累其迹且其人也行多方言多戇儀多迂用世多踈抱負足以自老榮問不求於時乃或棄其踈而指之嫌其迂而遠之忌其爲方爲戇而嫉之雖言病之語反出於浮沈愧仰或強有力者之下遂謂理學無完品無通才一切諱而不講薄

之如嚼蠟而寧知其爲生人之菽粟也鄙之若敗絮而寧知其爲生人之布帛也陋之若野處而寧知其爲生人之安宅也怨取於時情之所易而嚴責於理學之所難柰何世教不流而江河人心不趨而岐路也哉夫惟

聖主哲相察其要領挈其綱維推獎理學而賜之褒崇使先進之風獨振於叔季枝葉之論不勝其根本斯亦江河砥柱而岐路之指南也乎臣至駢淺至寡昧然竊聞臣父學漸庭聞

之訓諄諄在是日有槩於其中遂忘庸庸
效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皇上採擇

勅下吏禮二部查議施行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 該部知道方公號
魯嶽直隸桐城人

請謚疏 其五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臣 龍遇奇謹

題為海邦名宦遺伏謚典懇乞

勅部查議補謚以崇正學事照得世道所以不致
衰喪者全賴正學一脈為之維繫而正學所
以不致淪湮者更仗名儒代興為之羽翼故
生而倡道也斯文已任既以樹鵠於當年沒
而垂範也流風善俗自宜食報於千秋故上
之有從祀之典次之有褒謚之典所以彰盛
美勸來茲也按我

明興道化翔洽理學諸儒雲興顧獨惟薛瑄陳獻

章王守仁胡居仁四臣得與從祀之典亦甚
慎矣今按四臣中道同心一而擔當正學闡
道淑人法席半天下衣鉢傳世代則又惟守
仁爲最而當年桴荅篋應毅然師表同道相
營矢心皈依與守仁相終始者非今泰州安
豐場王艮耶艮以布衣契良知之旨因悟止
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
本其志誠大而夷考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
以自爲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取日月
通神明潛心自得直能挾二後而印奧妙今
試按其梗槩如樂學大成有歌則意徹象先
不落語言文字之迹也孝弟勉仁有訓則躬
體倫常不涉逃虛落空之見也王道有論則
實洞乎齊治均平之理非偏於獨善爲高也
嘗製行車周流四方爲引誘後學之圖則實
明乎成己成物之誼宛然萬物一體之懷也
故守仁於其初見時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
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最後又曰若王某鐵

漢是真欲學爲聖人者斯文道統非斯人吾誰與歸此亦覘其同道之契不啻口出矣查當年江北撫臣劉節鹺臣吳梯各以專疏特薦於

請效程頤陳獻章吳與弼之例踵行

聘召未之果生前之崇尚亦自可見沒後大儒亦未嘗私淑不可枚舉而按臣耿定向又爲特建顯祠祀之泰州當道更爲配享胡安定祠以彰幽潛身後追崇抑又可徵卽向者

廟堂之上廷議從祀大典有備舉科道諸臣薦疏以布衣王艮吳與弼胡居仁陳真晟俱應從祀見之禮臣韓世能

題疏可按也有摘舉王文成及門諸臣以先臣鄒守益與布衣王艮兩臣應祀見之禮臣劉元卿

題疏可按也則

廷議之僉同又非其一徵耶夫其深造自得既少弊夫宗門以道物身又克底乎純粹卽議

以從祀誰曰不宜但祀典非時常可議而公論非單詞可執則需之他日

廟堂彙議自有定評想純詣如良恐理學諸臣中亦未能或之先也若謚號五年一議當此淪逝之已久尚不一補議恐日久愈湮非所以重正學風後來也夫崇賢旌異褒勸臣工者明時特典也而微顯闡幽宣

德意者按部責在也職向者東巡海上每見風俗多澆惡不可言獨過安豐場謁良祠見其

家後裔雍肅知禮而一方父老多敦行孝弟後言禮讓皆良風所遺且江北自胡安定後理學寥寥獨良得奉宗傳承前啓後移風易俗大非細故故其初年夢中有天墜壓身萬人求救良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于自整布如故其爲斯文牛耳吾道主盟亦非偶然也此而不一表章將奉宣德意之謂何爲此不得不據見微聞特爲具

題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職言不謬將王艮卽議
補謚號庶足以維好修之風而示正學之的
矣抑職猶有感焉我

朝理學鼎相望於海內無慮十百而以布衣著名
者不過胡居仁王艮吳與弼陳真晟四人耳
居仁已與從祀無論矣此三臣與居仁志同
道同祀議旣難槩及謚典且皆未與夫王艮
固王守仁之徒而與弼則陳獻章之師也授
受源流同條共貫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

或源也或委也不求其源海孰與輪不求其
委海孰與衍二臣之論固當以師友益定若
陳真晟則又獻章所當年最相引重生念苑
哀見之各集記可攷也夫向者

廷議三臣皆居議祀之列豈今日一謚尚可遺
乎竊謂三臣不祀卽胡居仁有不能獨晏然
於廟廡之上者當事禮臣知必能辨此矣故
敢以王艮之故而并及之職可勝皇悚待

命之至謹

題請

旨奉

聖旨該部叅議來勘

龍公號紫海
江西永寧人

從祀疏其六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牲謹

題爲表章真儒乞議易名崇祀以明正學以光
文治事嘗考周禮士之有道德者沒爲樂祖
祭於瞽宗又古者士大夫死而易名以彰微
行爰有謚典雖褒崇各異其於表章先哲翊
揚風教均也而况闡明道術德在人心功垂
萬世者謚與祀固可緩乎哉溯自孔孟下迨
宋儒或稱千聖之真傳或名六經之羽翼有

功斯道俱隆是典至於我

朝

太祖開帝統於中原

列聖顯文謨於奕世淑氣所鍾名賢輩出如薛瑄
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等業採群議各予美
謚侑食孔廟崇儒重道於斯爲盛矣而臣竊
以爲未盡也其間名世間出真儒蔚起或以
歷世尙淺偶因公論之未定亦有潛見殊遭
苦於表章之無人雖洙泗一脉不乏繼統之

賢而俎豆千秋容多木舉之典然不墜者道
不晦者心今

聖明御宇正大道中天之會而禮官議謚乃微顯
闡幽之時所爲紹明聖統表章寔學經正民
興千載一日天蓋以開

陛下也以臣聞見最真私淑有年世未遠而居甚
近風猶在而澤未斬如故儒王良者臣謹據
實爲

陛下陳之良泰州安豐塲人塲俗故業塩無宿學

者而良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
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
用人子爲於是出代親役入洒掃定省如古
禮惟謹時

武宗朝嬖臣朱寧索鷹犬於塩塲有司派諸竈于
有良父名良毅然代父往極言利害事遂寢
久之謝役秉禮爲儒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
悟性無碍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行住語默皆
在覺體中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良

聞而造之往返問難悉其精微已而太息曰
是良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駕蒲車比謁
孔廟所至以道誨人留

京師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良骨剛氣和性靈朗徹
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接引人無間僕隸雖
貴顯悍戾聞言媿悟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
事使本疑頓釋機應響疾是時同講習者如
山陰王幾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皆海內
名儒從良學者甚衆而林春爲第一春亦泰

州人以會試舉首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尊信師說終身不懈蓋良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所著語錄及樂學歌孝弟箴勉仁方格物要旨鯁鱗賦仁以爲己任賦皆洞徹性理鼓吹聖經脫訓詁之筌蹄探孔子孟之精奧總之良得力處透悟似九淵而不鄰於禪窮理似朱熹而不滯於

迹先臣大學士趙貞吉稱其契聖歸真生之亞蓋實錄也洪御史垣構室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表其學海濱學者尊之爲夫子迄今宇內士大夫皆稱之爲心齋先生民歿而其子王襃最知名獨得其傳世儒亦稱爲東庄先生襃博問精討溯流窮源生平嚴取予敦孝弟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表嘗與門人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之風海內名卿鉅公如李文

定春芳陵中丞儒羅叅政汝芳聘迎無虛日
又如臣邑韓貞以村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
彬彬儒者今祀鄉賢有光邑乘益見良之風
教遠也

皇祖朝議良從祀未果今公論久而益定大道闡
而日章臣愚竊謂布衣易名從祀自胡居仁
而下無有右於王長者臣因是而知聖賢淑
世之功大也在昔韋布主盟斯道刪述之業
與平成之勩共茂空言之垂與典謨之訓命

傳何哉益道之不行其患大而道之不明
患尤大不行之患升沉猶在世運不明之患
晦觸遂在人心世衰道微異學蠡起邪說橫
議簧鼓世教其弊流爲乾竺老莊而其禍慘
於洪水猛獸所賴天生聖賢提醒聾聵振覺
世之金聲掃迷途之榛棘倡明絕學昭於大
道如夢者困而得覺醉者迷而得醒良知格
物之學真千聖之嫡派而儒者之正宗也議
者謂王守仁之功不在孟軻下臣亦謂良之

功不在守仁下蓋守仁之學得良而彰明於世守仁名位顯赫事業彪炳世皆知之而良之功在萬世之人心祇以隱處草澤表章無人未崇

大典臣生同里聞素得於聞見之真故收據實敷陳庶幾揚潛德之光翼文明之化云爾伏乞

勅下禮部會集群議如臣言不謬將先儒王良謚從祀孔廟併將良所著語錄諸書編於

聖大全之末列在賢宮

以示後世他如議祀儒臣尚有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等緒接真傳有功德統襲者

廷議以

祀典隆重姑俟論定若併議褒崇尤昭公論於以明正學而光文治臣所謂天以開

陛下者豈非

聖世第一美政哉臣不勝懇祈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四月初九日謹

題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謚揭帖

揚州府鄉官通政司參議李黃英太常寺少卿魏
應嘉南京太僕寺卿李思誠尚寶司司丞范
鳳翼翰林檢討倪啓祚乞刑部給事中趙時
用刑科給事中解學龍山乞監察御史吳
牲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謝上選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劉萬春武庫清吏司員外陳廷
策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王繼美福建清吏
司主事姜玉菓中書科中書舍人姜士望李

柄行人司行人

南京戶部福建清吏

司郎中張元芳山西清吏司員外李思敬吏

部進士喬可聘工部進士李之椿通政司進

士于志舒李化民等謹

揭為合闈應謚名賢乞

採擇以光大典以昭公

昔者士大夫歿

而易名以彰敏行爰有謚典雖褒崇各異其

於表章真備闡揚忠直風勸人心均也職

淮海一隅名賢輩出或出於一代大儒或

治或以兩間正氣莅任乾坤功業與文章並

茂實錄與清議齊芳而易名萬一掛漏此亦

熙朝一缺典也茲以職鄉諸賢之最著者與

舉朝高賢碩哲共評隲之一為秦州王心齋先生

名良先生少未學問讀論語孝經忽悟聖賢

可學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

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江西人有客安豐

者聞先生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

談學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賦二詩為贄上

坐論學辯難屢日始師事焉先生接引人無
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悔謝
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釋
雖村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儒者彬彬如也
所著有格物要旨勉仁方樂學歌并語錄等
書傳于世蓋前哲稱先生之學以太虛爲宅
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
見龍爲正位以易爲家法與越中並稱王
先生辛丑館選

未有逾於先生者也一爲興化胡心安先生
名獻先生事親敬謹人有戲之者曰汝父怒
汝卽日夜請罪父以戲解之再三方起居室
相敬如賓無惰容媒言中弘治丙辰進士選
庶常改試御史時戚曉張鶴齡兄弟恃勢橫
甚人莫敢撓先生以試職上疏直糾蒙

譴獄廷杖謫湖廣藍山縣丞尋陞河南宜陽縣知
縣剛峭神明一塵不染考課天下清官第一
歷提學僉事憲副卒於官有子一人赤貧骨

立亡何死無子邑士民立專祠尸祝之顏曰
仰止先生自幼至登第處家處官矩步不苟
言笑不妄窮顯不改節至今里人喜譚樂道
之一爲林東城先生名春亦泰州人先生家
貧甚嘗日中不能炊貫米於隣不得行歌自
若從王心齋先生遊聞致良知之說至夜中
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
之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唯所適則出
膏於筒燃火誦讀堅苦已如是歲嘉靖壬辰

會試第一選戶部主事調禮部主客又自禮
部調吏部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也而長
厚清苦惟繩墨自立以母安人病癱臥謝病
歸養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
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嘗
以間走安豐就王先生叩所疑義有海安死
檢逆之屢日先生一蹇一奚巡檢阿殿而過
其前先生爲遜立田畔物色之不得其起爲
選郎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

不亟謁供張又薄若不知爲吏部者後淮守
入

覲考下當遠調先生白太宰以過淮專薦其廉靜
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君無何病一夕
卒出其橐僅四金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
歸歸不能葬守刺賻之錢以葬蓋自束髮至
易簣未嘗一日不講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
齋說如是家只餘數椽蕭然四壁里人今猶
思之一爲宗方城先生名臣亦與化人先生

詩文絕世海內推爲才子至今騷人墨士幾
欲向百花洲而馮吊焉顧先生志行相尚不
獨文藝其在比部也時楊忠愍公橫死先生
與王弇州輩經紀其喪哭之以文柄臣切齒
特爲主爵者所知其在銓部也門無襍賓心
淡如水司功管外計所斥黜任怨秉公人莫
得見其面自是側目者衆柄臣乃擠之外其
叅閩臬也丁倭寇入會城諸監司各守一門
先生得西門會報寇至各門俱閉百姓號哭

不得入先生開西門坐詰而入之復檄壯士
有不肩薪穀而入吾西門者不得納蓋先生
度人聚無食用必亂故人各持所有以入所
全活以數萬計而又撤城上兵廬曰兵不雄
之行間而雄之屋上哉激守陴者決死戰鬥
竟以無恙尋卒於武夷止止庵中易簣時立
占三絕句而逝閩人歌思之不衰郡邑遍祠
於學宮武夷山專祠焉亦無子一爲通州顧
冲庵先生名養謙先生舉嘉靖乙丑淮士時

李文定公在政地館選且屬意矣先生頹雅
有劉忠宣張簡肅志考選日避居西山已乃
除計部歷滇閩粵浙勞勩爲多其部杭嚴會
陰賊馬文英煽搆辱撫臺率七隊陳德勝輩
橫行鼓亂衆莫敢誰何先生不動聲色密授
方畧於防訊不備時立捕文英等九人斬以
狗遂單騎入營召譁卒前語之曰等法當
死吾第坐首亂餘貫不問一軍懼伏後督遼
左撤封貢酌市款修屯置壘至親犯矢石擐

甲登陣以先將吏嘗從數十騎按小凌河猝
遇虜幾十萬先生開門張蓋手取卮酒飲不
輟虜驚愕逸去卒設伏擊斬無筭尋進位少
司馬以雄才大畧稱焉此外又有淮陰丘震
崗先生名度先生涵養深厚世味淡然自司
李迄光祿卿俱廉惠有善政而其矻然大節
尤在處御史劉臺一事旣忤江陵相旨深恤
劉御史之父復絕口之言德其古誼有爲人
所難者先生雖非揚產乎第淮紳已蹙然●

敢並及之



新刻王心齋先生別傳類編卷之下

卷之下

翰林館課座師

植齋曾朝節

龍華教文禎

南京太僕少卿海門周汝登

編輯

兩淮鹽法御史紫海龍遇奇

南京禮部郎中金簡曾鳳儀

全編

維揚泰州知州太和韋宗孔

同郡私淑門人文峰強大經授業

海陵後學葉鳳儀



別傳類編小引

王元鼎曰吾先子學脈寄之遺錄吾先子之品槩之年譜雖然猶未足以悉吾先子也嗣是有鉅卿椽筆既編國史復採別傳類加編譯班班可思惟萬歷辛丑一科翰林館課最盛以曾放二公之師命因集殫淮南之大全計十有六傳尚闕其四路二十年已未孟夏始獲館刻于父之執友文峯強翁由粵西宦歸授是藁于元鼎乃不勝為之慶不勝為之慶云

館課傳

其一 編修曾可前

號長石湖廣人探花

心齋王先生成化中真儒而陽明子之所歸人也盱

江趙公誌銘詳哉其言之懿行具足按矣予小子

奉

師命復為之傳傳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

物為要以太虛為宅以孝弟為實以明學啓後為

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而直以孔子為家法少

不習鉛槧不多撰著間有作道其意所欲言而止

然先生要言不煩而旨自了了語錄中如云危其

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察其身于天地萬物

者謂之遺未則物有本末之旨也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則知行合一之旨也云吾身猶距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則修齊治平之旨也云惟其不慮而知所以爲天然自有之理惟其爲天然自有之理所以爲不慮而知則天理良知之旨也云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自是佛老之體則體用一原之旨也云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則人性上不

添一物之旨也蓋其從學在陽明之門而其互相發明似有不同陽明者語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遇于師方堪傳授其先生之謂乎非耶先生生而珠在其手左一右二隆穎修靡識者知其爲異人嘗一次夢天墜壓身萬人奔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謝比醒汗浹頓覺心明自此于天地萬物同體之理豁然也斯先生悟入之妙竟以卽證道妙詎偶然哉余又聞先生侍養時人有以陽明子良知自性本

體內足之說語先生者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其卓見不惑類此夫尼父聖人猶以學之不講爲憂本朝真儒不乏若先生之學之粹卽以視河東新會諸君子吾未敢左右其祖語錄具在有志于學者奉爲心印可矣先生名良字汝止別號心齋門人稱心齋先生維揚之安豐場人

其二

庶吉士曾六德

號心齋福建浦城人庚子舉人辛丑進士

王先生心齋者初名銀其父祖四代負鹽世居泰州之安豐場少業儒者不知所謂聖人之學先生生有異質貌樸而堅生穎而信六七歲爲群兒遊一塾中見所書未徹者輒執問爲何解師稍剖析其義卽聲應曰是可得而學也于是卽有大人之志矣已漸知塾之可遊知學問之有益輒往塾中得孝經聆其響歸卽思之遂通貫欲踐諸躬希古人定省之儀忽晨興適親寢所推戶而入長跼問安否親曠見以病狂詫之然先生必行之自是夙

農昏勿輟久而親益感其篤誠矣作先王法服執木簡終日擎手端坐不少倚隨修隨證忽悟大學格物之旨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謂天地萬物依于已而位育之功有不待時位而可致旋以魯論周易更相參究以無行不與自任以見龍在田自居或有語先生所論與陽明王先生同音先生實不知陽明何如人嘆曰天下亦有是人哉果其旨之同也是天以我予陽明而以予天下萬世也遂問途往謁時陽明方間府洪都異先生狀貌下而

禮之先生據上坐抗辯不屈凡三易拜而始就弟子列陽明先生因謂之曰汝今止矣名之曰良字之曰汝止先生遂盡得大學止至善之說洞然無疑自號心齋乘輕車北行樹標于車上曰醫心人追而觀之輒爲講學聽者多所激發迨歸家來游者日衆先生引掖不勒作樂學歌孝弟箴皆發以庸言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四方薦紳乎契既深有特疏勸入仕者先生曰以我爲隱哉吾之學安身而動者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世師

此予素位之職業也吾何隱哉因詳師道之大謂師道立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故先生所擔當者師道所實體者格物所提挈者知本所變用者六陽所宗法者孔子孔子之學自秦漢唐宋以來能稱其妙鮮得其真唯先生獨透聖關幾爲天啟世或謂先生見稱陽明之門殆附青雲而著者不知先生正以布衣修身見于世乃所謂自天子至庶人壹以修身爲本乃所謂物有本末物格知至大學所以爲經世全書先生所以爲曠世絕學也

素悲學者之不察猥以螭觸之見角勝而忽之故爲之傳以快緩學之士知所取焉

其三

庚吉士賈石

號東蓀丹陽籍越州人辛卯舉人辛丑進士

余間讀王心齋先生所謂求仁方格物要旨厥義超著詞廼簡明矣總之不離陽明先生致良知說云而一時講學士爲之大聳尸宗之且與陽明先生分庭此何修也至以其夢身托天整布日月列星徵悟入以都門老人夢黃龍無首行雨變形人立徵化道幾無實矣非所以徵先生名良字汝止

泰州安豐場人也安豐人群役于場無知學者先生夙有異質粗識論語孝經章句輒以意談解無敢難一日寒甚至親所視所用盥水冷伏地痛哭曰安有爲人子親天寒盥冷水不知者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哺二老定省如古禮迄三十餘廼謝役爲儒服先生學本天成行純心明隨處覺天地萬物爲一體卽悟証經卽行証悟洞如也而是時陽明先生方盛談知行合一良知本體內足之旨學者始而駭終乃信從先生顧歎

居侍 親不及問久之廼造陽明先生于江西卒稱弟子問出格物論質之陽明先生曰久當自明旣而歸則駕蒲車北行所至以其學爲教先生學剛而氣和靈襟澄徹接人眉睫知其心有所答必旁以它事以破彼疑鋒應嚮絕令人意消一時聞風附影之士幾遍天下先後御史洪垣爲構精舍居其徒吳悌爲疏薦之

朝嘗兩救海濱之荒全活萬計先生丰格卓朗機神穎爍不位而尊不令而孚所繇動入人者故深

遠矣生平不喜著述今其遺錄率口占記授語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本孝弟爲實諸所自得不落語言自沫泗來漢話專承宋學精討我

明河東余于篤踐新會潛契至先生翼陽明而興可謂躬闢宗門清廓聖途者也

論曰世所翕然先生以其特起不緣陽明先生而合卒之大行則合陽明先生故夫學時習時敏蓋舉念措躬皆是矣第以講乎卽陽明先生節氣文章功勛揭天地此學之大者第以其講則傳習諸

書具在

別寒寒片語所爲口占授記者又烏

足定先生而且以株寸之與陽明先生論離合也若先生敦孝貞隱瞻人風世其意識脩然百世之表此其爲先生也已予生不逮先生然居相近風相聞爰取諸論述先生詮叢其語作王心齋先生傳贊之師門以貽同好

其四

編修許

號鍾川福建同安人丁酉舉人辛丑會元

玉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陽明子之高徒也少

有至性事父孝父豪放

以孝聞長益潛心務學往往有悟入過人陽明撫
江西聚徒講學首揭良知之旨疑信者半人以語
良良曰吾弟往觀彼語良知我語格物天以我賜
先生不可不往至則直署其刺曰泰州男子王某

見陽明愕然攝衣迎之軍門外良直入抗禮上坐
一座盡驚辯論往復數次俱不服至明德親民數
語躍然曰真良之師也天以先生賜良敢不敬承
自是北面稱弟子陽明沒復聚徒講學如陽明學
者稱爲心齋先生或以配陽明稱二王良之學以
孝爲要以格物爲功不喜仕進及著述然所著格
物要旨求仁方諸篇俱爲學者所宗近有于鄒守
益俱欲議從祀云

其五

唐吉吉邦耀

號九如北直錦衣衛籍麗水
縣人丁酉舉人辛丑進士

心齋王先生者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以布衣終雖以布衣終而實以布衣立教于天下後世者也先生居安豐里俗負鹽無學者父兄無所傳師友無所授偶讀論語孝經卽恍然有悟若身在聖賢之側此謂鍾于氣而穎于資世之學者卑者溺實真高者慕功名先生獨曰出則爲帝王師處則爲天下萬世師此謂詘于時而伸于理晨昏定省色養無二卽與南都友人書責其致君于堯舜澤民于唐虞亦不過孝之一字此謂離于詭而寓

于庸甫悟格物卽自信曰天下無知是學者也及聞陽明良知之說復自驚曰天下亦有同吾志者也往從講究辯難反覆此謂要于同而正于道初就陽明未遽許可及至不遑寢食窮詰無遺之時然後知宗旨無二如師事焉此謂覈于辨而歸于通悟徹良知萬行俱徹不妄生見解亦不僂立門戶馮飛魚躍之境在在昭昭此謂根于宗而純于識先生嘗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若其未改可遽止乎無遠無近無貴無賤必欲引之同歸于學

此謂善于造而廣于收之人也之學也可以爲帝
者師其在茲乎可爲天下萬世師其在茲乎信非
大言而無當者也其學之 余不及論姑傳其要
如此

其六

編修王衡

號緹山南直太倉州人
戊子解元辛丑榜眼

先生泰州人也名良字汝止家世居泰州安豐場
以煮鹽爲業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三傳而爲
處士良配湯氏實生公有文在其手環如珠左一
右二額隆而骨癯里人異之俗故負鹽不知學也

中習孝經論語句讀爲他日書筭計先生稍習之
毅然以古聖賢爲期失口談解里之人不知也蓋
天授之矣一日天甚寒候其親親迫于急務以冷
水盥先生痛哭曰良爲人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
而不知也尚得爲人子乎哉晨昏掃滌悉秉古禮
孝友天成醇行篤志久之朗徹一夕夢天墜億萬
人號呼震地先生身自撐之日月星宿行次相錯
而先生理之燦如也億萬人稽首歡舞則汗下如
雨覺五藏澄明洞徹融融然天地萬物爲一體而

行止語默無之非是矣故自扁之曰正德六年間
居仁三月半其覺悟如此當是時越中王先生以
良知之學倡于越中而格物致知之論學者翕然
信之先生以奉親里居初不知其名已黃塾師盛
稱王開府之學先生慨然曰有是哉王公論良知
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
如其異也安知不以良與王公乎卽徒步造江西
與陽明相質先生曰陽明吾師也退居弟子位質
之明曰先生曰陽明非吾師也再進賓位久之先

生若有得也曰陽明終吾師也乃執弟子禮而以
格物論就正陽明曰待他日君自解不須僕也先
生自有萬物一體窮達一致爲吾行無不與之道
駕小蒲車北行以周流化導丰格高整其語皆切
于家庭孝友人入爲感動先生留都門一月竟回
教授于里中戊子王先生卒于江西先生迎哭于
桐廬經紀其喪及歸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而先生
宛轉開諭因機嚮應學者皆能自見其本體精蘊
畢露以爲聖賢具在咫尺可到先生之力也蓋先

才骨剛氣恬性靈透悟轉盼音響使人意徹平居
閉戶自怡顯達貴人望之鄙吝頓消而機可有啟
卽僕隸不棄也御史吳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月
日卒于正寢善乎趙文肅之評之也曰先生之學
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
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
龍爲立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
亞也嗚呼自訓詁之習溺于枝葉而越中以良知
喚醒世迷自見本體可兄援本尋源矣而未流不

競馳于空虛寡聞者托之近照蕩檢者以爲自得
陽明一宗旨鬱而不暢而先生稱陽明高弟子實
行實詣乃啟實悟行誼卓然蓋良知之獨直者也
先生之學得陽明而始超陽明之傳借先生而始
不虛云蓋觀于先生勉仁之論愍愍以示人者孝
弟信愛反求諸己乃爲萬物一體嗚呼此之謂不
慮之知良知也視彼虛蕩以爲悟而實不至者霄
壤矣

其七

鹿吉士李胤昌

號集虛南直崑山人
庚子解元辛丑進士

王先生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也號心齋學者尊稱之曰心齋先生先生負異姿望之知爲非常人安豐人習煮鹽爲生計無宿學者先生稍長窺論語孝經心獨慕說之自以其意解剝大指了了里中童子師皆避席矣而是時先生之尊人政于場一日寒甚迫赴他事盥冷水而出先生適見之痛哭曰某則非人哉何以使親至此而不知也所慕說之謂何因請得代役入掃舍捧席侍哺七人朝夕定省夔夔如也而陰爲學不輟居久之

謝役不復稱鹽策矣先生之于學一切從悟入以悟徵經以行徵悟忽一夕寤寐中示奇徵醒而通身汗下如雨遂矚然覺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元初如是枝葉一脫光景一新其于大學格物之旨不爲宋儒先舊解所束而自爲之說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爲本乃所謂格物者也于是所以反己爲格物工夫卽不知于孔魯何如而其旨深遠矣會王文成公以致良知之學倡于越中繼及江右學者翕然宗師之

先生晚而得聞謂何可當吾世而失王公卽日詣江右謁文成公初持論嶽嶽不相下卒乃歎服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文成公曰待君他日自明之已而從越中辭歸驅車北行一時學者皆延頸願從遊留都下僅浹月遽旋軌于其鄉帷中弟子曰益進先生接引不倦指點直捷使人人意得出卽素貴侶及有心相難者旣聞先生言皆悔謝不及蓋先生骨剛氣和神機瑩徹徃徃能識人意中事旁引微旨不待辭畢而本疑劃然矣獨不喜者述

以爲經傳亦止取印正吾心而止故其書僅得遺教一錄乃其弟子所私輯而貽之同好者若夫格物與旨與勉仁方諸篇則晚年所作此乃所以爲先生者也侍御史吳悌曾薦先生于朝不報旣歿而未得與文成公並俎豆于孔廟之廡世竟未能明先生者耶如有能明先生者雖一人焉可矣論曰世多稱餘姚之學以爲宗門捷于考亭予未敢謂也夫聖道正如中衢置尊多少惟人所酌安在竄取聖賢一語獨開門戶徧天下之學者于其

中而曰必爲此毋爲彼也耶且孔子豈獨自愛其
聖賢者一貫之傳必晚而施之曾氏若人人告之
以良知便可立證聖地是何曾氏者之多也故考
亭自爲考亭餘姚自爲餘姚皆酌于聖人之道而
取適焉者耳拾已唾之核而更薦之以爲珠卽何
以合餘姚先生餘姚高弟子也跡所論著不盡傳
依其說世卒稱二王先生有以也夫子故宗其槩
爲之傳私有以考焉若夫格物致知之離合則請

天後聖

其八 庶吉士蔡毅中

號中山河南光山人
巳卯舉人辛丑進士

余嘗傳明興正學大宗者二十八人心齋王先生
與焉其事行蓋考諸趙文肅志銘及先生教言中
未悉也越在庚寅偕李子登過秦州晤其子若孫
及先生門下士乃詳其志學始末云先生原名銀
更名良秦州安豐場人處士紀芳子也先生生而
異質有珠生手掌中左一右二隆顙修臞迥出風
塵物表然安豐俗不事詩書人多以負鹽爲業先
生麓知論語一日獨行寺中問黃冠者誦老經就

而問所宗旨黃冠者曰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
因歸靜坐數月不出戶庭偶塾師講孝經喟然歎
曰此非天地生人之根歟時遇冬寒處士以公役
將出用冷水盥面先生乃動曰爲人子可令老親
天寒盥冰雪乎自是出代親役入歸舍奉饘粥晨
昏定省如古禮問所欲必備而以色養得二親歡
先生時年二十矣孝日篤行日純內行人無間言
乃謝役秉禮爲儒者冠服里中少年多咲之先生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世人皆目障耳于是戴冠披

服遊閭巷以遍群兒咲者止矣道固貴常也常寧
有異乎于是與塾師講論語則油然而解書然而
嚮以經微悟以悟微經行卽悟悟卽行于此十有
五年人未之識也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
救先生手托天起整布星辰如故萬人歡舞拜謝
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通明天地萬物一體自
是行住語默皆在悟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三月
望日是卽先生悟入之始已是時文成自龍陽謫
歸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體用一原泥者紛然

不定至四十年文成巡撫又極言良知之旨學者
翕然從信而先以鷓居奉親未之聞也有塾師者
自江西來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撫台公談學也
先生曰渠論良知余論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
公與天下後世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卽自
造江西文成于豫章城著古冠服入登上坐抑讓
怡然文成曰子何冠曰有虞氏之冠子何服曰老
萊子之服曰子爾學老萊子戲跌堂下呱呱啼乎
徒著其服乎先生默然而退允講席必坐客上辨

難 心片始曰王公先覺乃就弟子列文成與更
名艮字汝止一日與董羅石辨難不相下執見文
成文成方食執著問曰碗在卓上卓在物上口在
地上先生倏然曰惟下乃能載物也又逾月

始慨然謂王公其

吾師矣間書格物論以請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
之久從文成居越曰風之未遠艮之責也辭還駕
蒲車北上所至化導人聽者如堵聞其論者如飲
醇飽粟無不心悅將至都門有叟夜夢黃龍無首

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至叟
異其象與立談則風至冷冷動人寃其志又不勝
駭異乃挽之歸家約同志者數十人與晤講勸止
之居一月竟諧衆心而還然其意終遠矣以何文
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時文成子幼先生經
紀其家繕保其孤而歸開門授徒遠近來學者復
滿戶外先生立教不由文字直指根宗而性靈澄
徹馨咳矜顧使人意消學者意識踈漏不敢正以
視也其接引人童僕下走皆令省卽貴倖通顯者

悍戾不悅聞其論亦爲之解頰而謝過見人眉

睫卽知其心機應響疾

精蘊

畢露聞者速肖更不白

知其由也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
以孝弟爲實以明學爲後爲已任以孔氏爲家法
獨不喜著述或應酬有作皆授意門人子弟口
把筆得所欲言而止晚年始有格物要旨求仁方
諸篇有題天下江山一覽詩若干首皆百世不易
之語也部使者洪公垣搏令居其徒吳公慤抗疏
薦之不報年五十有八考終正寢卒稱越中二王

學者尊稱心齋先生云

汝南蔡氏曰自精一之統肇于黃虞禹湯文王繼之孔孟大明至濂洛關閩衍其緒以迄我

明薛吳陳王諸君子繼其宗稱授心法而先生格物之說獨悟性宗所謂精一者非耶夫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欲明明德于天下格物也物有本末而身爲本知先本而後末可治此致知之在格物也先生得之矣文成寧有異乎嗚呼身以道尊道以身尊孔子之不厭不倦九二之見龍在田斯

至耳非格物之實際耶乃先生以心悟得之說以爲生知之亞其然乎其然乎

其九 虔吉士薛三省

號天谷浙江處海人
庚子舉人辛丑進士

當越王先生倡道江西時江以北蓋稱王心齋先生云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名良字汝止悟

之旨自號心齋學者亦因以稱焉安豐負海俗以煮鹽爲業少儒卽有之亦斤斤舉子業明經取科第爲文史儒非儒也而先生家又世貧父處士紀芳隸場役其于學內無所承外無所師蓋天牖

也先生生而異狀臞形修幹顙隆起有珠在其手
其左則纍纍雙也幼而穎異絕人讀書粗識字卽
尾尾能談說大義矢口而傳心塾師無能難者而
志趣邁越雖處儕俗邈然卽希如古聖賢人一日
天寒甚其父鶩急熱而沃冷水自快先生見之痛
哭曰是不幾傷乎有子不任勞令吾父寒而沃冷
水吾不得比人數矣自此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
問寢饋如古禮惟謹盖久之始謝役服儒衣冠爲
儒者人二識也而先生闇然增修究心徃籍潔

以証性漸啟悟門時或皇皇若有所求而弗得又
時或沾沾然若拾重寶而喜不自勝見者咸怪其
不常則謂之先生狂盖世以喪心者爲狂故以病
先生先生曰噫汝不自病病而予之病予病者乎
則今爲愈焉者乎盖先生于時潛詣嘿証精通神
喻心靈洞開夢寐皆覺因怡然自信爲古聖賢中
人非俗儕俗中人也嘗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春
仁三月半盖其任也嘗是時王先生方自龍場謫
歸與其徒論知行合一之學從是透悟本宗闡發

良知謂孔門博文約禮一貫之旨不出于此而王先生時已起巡撫江西其事功節義足以傾倒一世而獨倡之旨直裁簡易又足以破俗學之支離天下翕然宗師之而先生起布衣名不出其鄉故王先生之名藉甚天下視天下亡如也而先生獨持格物之說以自信其所學人亦無舉王先生之說以相証者先生亦視王先生亡如也會有執師來者江西人聞先生所持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論也始乃知王先生而嘿自喜其合也沂然曰有

是哉已究得王先生所論良知稍異同則又起自喜曰果若是何知天不以其畀王公而因以畀天下後世哉卽納履往造江西時造王先生者皆執弟子禮先生獨以容見踰兩月王先生行部豫章卽從王先生豫章間出格物論以示王先生亦無以難也第曰他日君當自明蓋先生與王先生持論雖殊意非爲異也直所從入各有所獨省耳至先生初習舉子業牽于訓詁支葉晚自解脫漸廢斷葛獨尋根株則于良知爲得方而先生幼眇聞

見成心自師從修得聞從聞得悟彌悟彌修修日以密而悟日以深則于格物之功爲多故先生之論精而王先生超一著矣先生雖不以自易其所學然卒稱王先生覺退就北面執弟子之禮焉云何時王先生還越又從而之越一夕嘆曰風之未廣也是某之罪也夫乃辭還家以二僕將小蒲車北行所至化導人以千百數至京師留一月乃返蓋先生以乾之見龍爲正位意在文明比至而先生之意又翻然終遠在漸之遠矣居久之王先生

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爲經紀其喪歸乃開門授徒四方從遊者日至御史洪某爲築室以待來者而先生之徒貴州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福清林子仁氏最有聞日以先生之教喻于四方于以廣其風焉先生骨剛氣和表裡洞達問難響應精蘊畢露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滯不敢以正視苟心有所懷又徃徃得之眉睫之間旁喻曲譬令不覺自釋故凡被接引雖僕隸皆能有省卽顯貴悍戾素不悅先生者及聞其說皆

媿悔歎服謝不盡也方先生北行時或謂先生風格高其所爲又卓犖不諧世咸止無往乃先生竟往亦竟諧衆意而返時趙文肅公貞吉者爲骯髒于王先生外意少所與可乃獨心嚮往先生嘗稱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悌爲實以明學啟後爲堦任以孔孟氏爲宗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其見推服如此然先生之名終壓于王先生差與王汝中相伯仲王汝中者正先生之高弟也及先生沒而楚植齋曾先生者始

折衷前學謂先生真悟天啟獨契千載其學已與孔孟之大推而比于宋明道先生故先生之學得與王先生並明于世云先生不喜爲註述今所傳獨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能易也先生生乎多備行然皆其餘姑畧而不次爲次述所學之論論之曰予觀先生所爲學問最高明及讀所論著抑何精微也雖與王先生異指卒善下之自成其廣大方之朱陸紛紜隘矣夫士患不修行行修矣又患不聞道然未有不修而聞者若先生篤

于事親可謂敦厚崇禮者矣其得聞大道基也夫
贊曰彼珍者玉乃固以璞彼明者珠乃襲以殼有
覺德行爲道郭廓敦之篤之爰及大覺實乃出虛
如聲傳谷良知超超格物匪逐伊美作者殊途同
宿天開斯文爲世耳目

其十

庶吉士文在茲

號少元陝西三水人甲午舉人辛丑進士

余嘗博觀載籍濂洛閩閩之道所藉以復續者惟
餘姚之學餘姚而後獨得其傳則有心齋先生予
蓋讀先生之書私淑先生之風而末由親炙其門

先生傳傳曰先生姓

以字汝止

成化間北脫胎時

中而生而隆額彭眉不作凡相先生

豐里人少煮海爲生故無老宿而先生奮然

曰習論語者經章句有千古聖賢之思口所以講

鮮甚或啟之一時從學四方塾師俱無敢難者及

長遂儼然以儒者自任一夕忽夢天墜三光失

先生以身支之手爲整頓日月星如初覺而自無

性天頓明大地萬物若我一體者焉是時餘姚公

論致良知學者相率往從而先生家居未之聞偶
客有聆先生談學恠之曰此絕類餘姚公之說也
謂即爲其述餘姚所論之旨先生于是大喜而自
信益確矣即日買舟詣餘姚公執弟子北面禮公
在豫章先生亦豫章公返越先生亦越間出所著
格物論示餘姚公公曰待君他日自明之先生深
細曰餘姚公之風未之遠也罪在其躬小子何敢
焉于是辭還家渡大江舉其所謂格物之說
然姚所謂致良知之旨所至循循誘人北

翕然風動爭師事之五年餘姚公卒

上迎哭于桐江而歸喟然歎曰文王旣沒文不
心乎乃大授生徒無遠近皆至至是先生之學將
大易一世之昏昏而登之昭昭矣先生心味道腴
獨不喜工修辭或有所著述多令門弟子執筆以
口授之大率能道其意所欲言即止不加點焉最
後作格物勉仁諸篇詳言理學皆出自手筆百世
不易之書也先生丰骨剴勁而氣量和平見之暴
戾可消漢汝南黃叔度人謂若汪汪千頃波澄之

才清滑之不濁三日不見然使人鄙吝復生竊以
方先生是耶非耶或有謂先生爲隱先生曰吾每
往而不與二三子某則何敢隱也或又問先生何
以不仕先生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則何
也嗟乎此可與淺見寡聞道哉嘗觀先生所
爲大荒先生以奇策救之動活數千萬人功
且非用世之至仁與先生體仁之功
何必析圭擔爵而後稱
而莫大乎仁也

以親親爲大孝悌之道不講而徒言仁以斯知物
有本末宜格也先生少時冬至親所見親往役
急以冷水盥先生大哭曰某爲人子使其親寒日
盥冷水而不知是安得爲人乎遂從此代親役晨
昏省視唯謹焉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
今出陽明之門者盡若先生則致良知之學自可
以繼往開來千萬世而無弊此作傳意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